



三國志演義

五


 伊
 2,159
 5





伊 21
補 2.159
卷 5

曹操班師



於斜谷

義興 即北 陝西 府 上庸 即今 湖廣 即今 山陽 竹

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卷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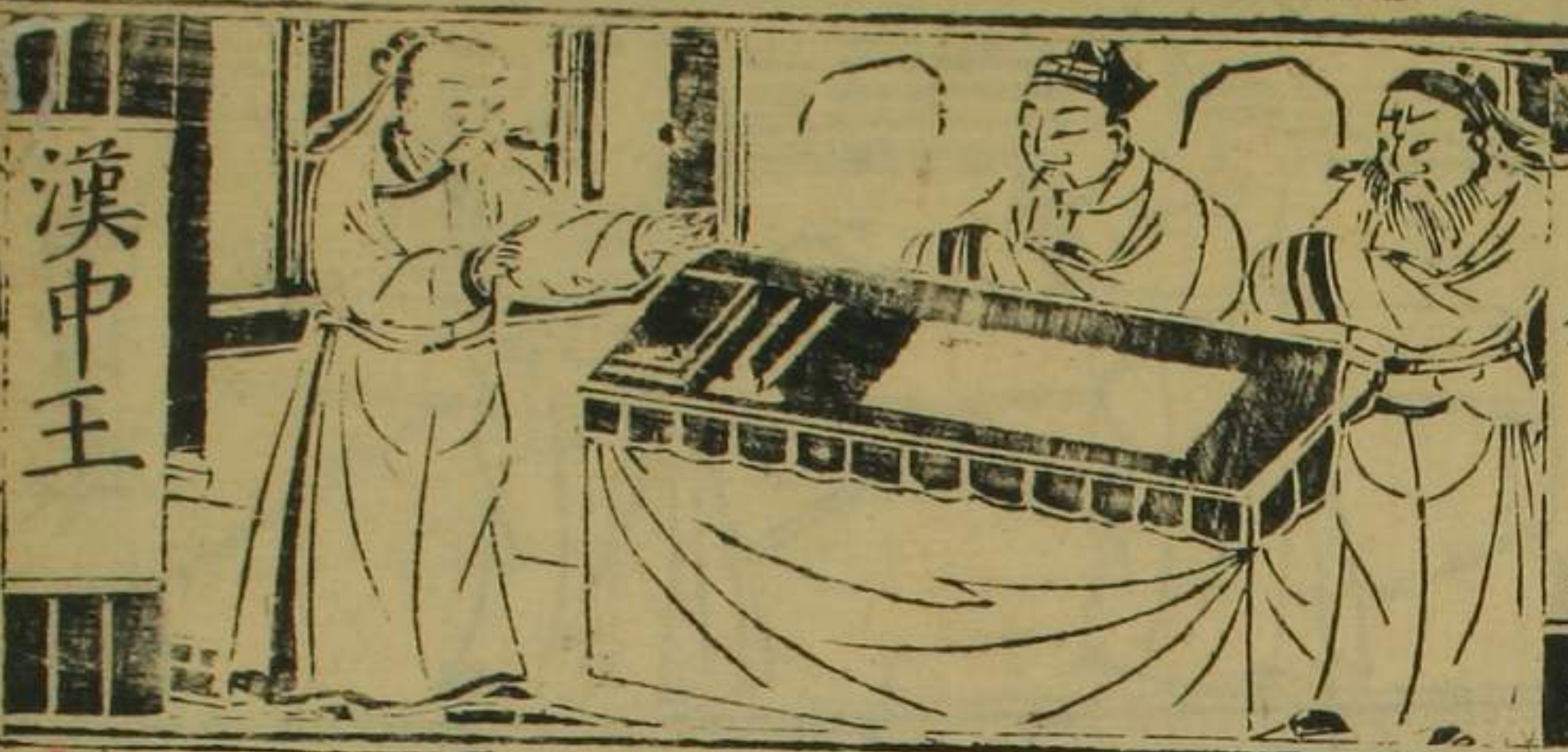
亭文庫

晉平陽侯 陳壽 史傳

劉玄德進位漢中王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魏王曹操兵自斜谷欲還又被魏延一箭射傷人眾因此收兵班師比及三軍起行元來諸葛孔明見操退於斜谷操必自漢中而走故差馬超等將分十餘路如常攻擊因此不能久住遂議回兵殺到軍前方起兩下火起乃是馬超施放曹操緊行三軍陣上盡銳氣又聽火起人喪膽個個亡魂只管逃生安能拒敵連更徹夜匍匐而走背後蜀兵不住追趕軍至長安京兆却才放心却說玄德分命劉封孟達王平攻取上庸諸郡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去遂皆投降玄德大喜於東川之地遍勞三軍諸將皆有尊玄德為帝之意未敢擅便遂稟諸葛軍師孔明曰五意已定奪了也遂引法正等以見玄德孔明曰方今漢室衰弱曹賊專權天下百姓無主主公年

玄德尊為



漢中王

過半百德及四海東除西蕩奄有天下有可以應天順人法光武中興即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此合天理事不且遲便請擇日玄德大驚曰軍師言者差矣劉備雖然忝居皇族乃臣下之臣若為此事則反漢也孔明曰方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有才德之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捨死忘生而事其主非為名即為利也今主公苟避嫌疑守義不舉手下之士皆無所望其心皆怠不又自去矣願主公熟思之玄德曰僭居尊位五賢不敢汝等各宜商議諸將一齊曰主公若是推却三軍心變矣孔明止之曰主公平生以義為重未肯便居尊號今有荆襄兩川之地可暫為藩王以正其位方可用人玄德曰汝等欲尊吾為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稱也孔明曰離亂之時宜從權變若守常道必誤大事張飛大叫曰異姓者皆欲為君况哥乃漢朝宗派若不如此半世辛勤成一夢矣孔明曰主公可進位漢中王五等自作表章申奏天子玄德

釋義 四凶 者其 工驩 兇三 也其 後舜 流共 幽州 放驩 堯于 崇山 殺三 苗子 三危

諸將聽

用進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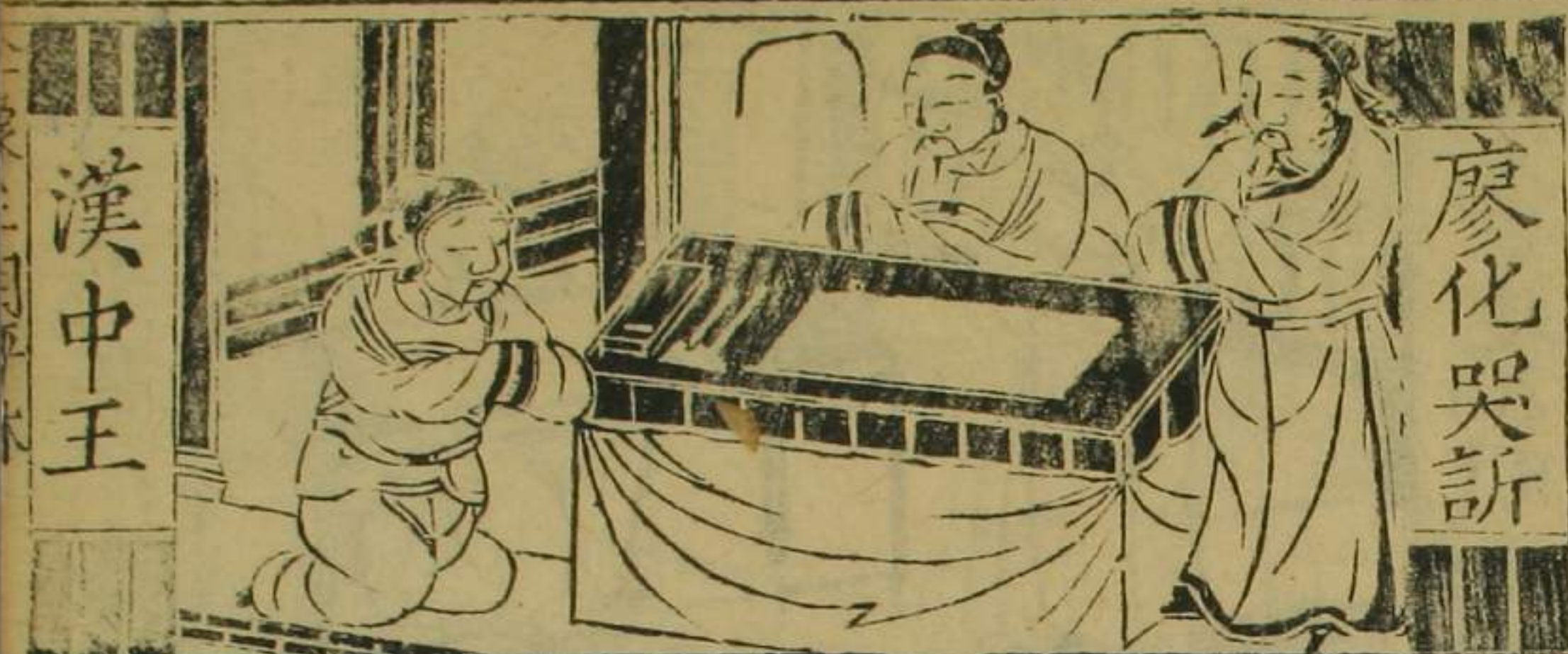


再三推阻不過恐軍心變只得依允孔明遂命譙周作表

申奏漢獻皇帝其表曰
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
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鎮東將
軍臣趙雲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唐虞至聖而四凶在
朝周成任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專命孝昭
冲幼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竊國權窮惡極亂社稷
丘墟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擒討安危定
傾伏惟 陛下神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
難董卓首禍蕩覆京畿曹操階亂竊託天衡皇后太子
倪首醜弑戕亂天下殘毀民物又致 陛下蒙塵憂危
並起劫遷聖駕人神無主過絕主命壓握皇極欲盜神
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
朝爵秩思竭心殫力以徇國難東西馳驅赫然奮發與
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復舊都會承機

廖化哭訴

漢中王



論地談天口若開

須知子建文章盛

噴珠撰玉洗塵埃

萬古傳揚七步才

又言子建七步成章以免其禍

五車書傳藏心腹

七步才能動鬼神

不是當時能對答
殺前骨肉化為塵
曹不自登魏王之位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於其父却說
人至成都報知漢中王言曹操已死曹丕已即王位東吳
孫權拱手稱臣威逼漢帝過於其父漢中王大驚盡會文
武商議要伐吳與雲長報仇廖化伏地而哭曰昨送了關
公父子乃劉封孟達之罪乞先問之漢中王曰吾已忘了
便差人去喚劉封孟達前來究治孔明曰不可急則生變
先當除二人為兩郡然後擒之漢中王從其言遣人除劉
封回守綿竹使未及行有彭素與孟達甚厚便回家作
書遣心腹人報知孟達其人出成都南門被馬超軍士捉
見超上問盡得其情迺來見彭素以酒待之酒酣超以言



桃之曰超見漢中王待公甚厚近日何薄耶美乘酒指而罵曰革荒悖豈足道耶車者老也超乃深知又曰超亦怒又矣美曰將軍引軍結連孟達為外應美引川民為內應天下不足定也超曰先生之言者甚當來日再議即時辭別將書并人來見漢中王細陳此事漢中王大怒即時便收彭美下獄勘問一欵招成美在獄中悔之無及作書令人送達諸葛孔明祈哀請命孔明觀其書云
 今僕者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扶閣弱其惟王公有王霸之器可與興王者之治故乃翻然有輕故主之意會公西來僕回法孝直自銜驚龍統對酌其詞遂得請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請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相慮明定即然替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九層憂於羅網得尊尚之微於久困之中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公子之厚誰復過此美一時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孝之鬼



者言分文
 主分
 兒厚
 之厚
 施于
 已故
 其後
 語云
 負我
 慈父
 罪有
 百死
 也

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之吮愚夫不為也况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鮮薄之論不辭主公之意卒感激頗以彼酒色况失老語比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道實耄老也且夫立業豈在長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知於內外之言欲使孟達立功此州効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有他意耶孟達談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庸人心耳昔母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記足下發縱盡心於主公之殊遇期與古人載動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兆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為主公計濟其大猷天地鑒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實使足下明僕本心耳當努力自愛美頓首
 漢中王問彭美之事孔明以書告之漢中王問此人如何孔明曰狂士也必生禍漢中王命於獄內誅之彭美死後已有奸細報知孟達大驚商議不定次早使命至調

釋義 趙國 大夫 吳越 王勾 踐謀 滅三 王夫 差之 後逐 乘扁 舟泛 五湖

申耽兄弟



議降魏國

劉封回綿竹，達慌與上庸都尉申耽、申儀兄弟二人商議。申耽曰：「吾有一計，使漢中王便不能加害於公也。」孟達未脫身之計，還是如何。

漢中王怒殺劉封

申耽曰：「吾弟兄亦欲投魏久矣，公何不作一表辭漢中王去投魏？」王曰：「必得重用，續後吾弟兄二人亦歸降矣。」孟達如醉方醒，即時密寫表一道付與來使，當晚帶隨行五十騎投魏去了。劉封追之不及，自守上庸。使者帶表回成都，見漢中王，奏言：「孟達帶親隨投魏去了。」漢中王大驚，覽其表云：

臣伏惟陛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慕歸趨。臣自承恩以來，墮淚山積，臣猶在知，况為君乎？今王朝以為興復，臣內無輔佐之意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遊於五湖；吳起謝罪，遂巡於河上。見机而作，請命

再下 反臣 咎犯 晉公 子狐 偃字 子犯 文公 時出 亡在 外生 申文 晉文 公之 子至 孝遭 驪姬 譏毀 而死 子昏

孟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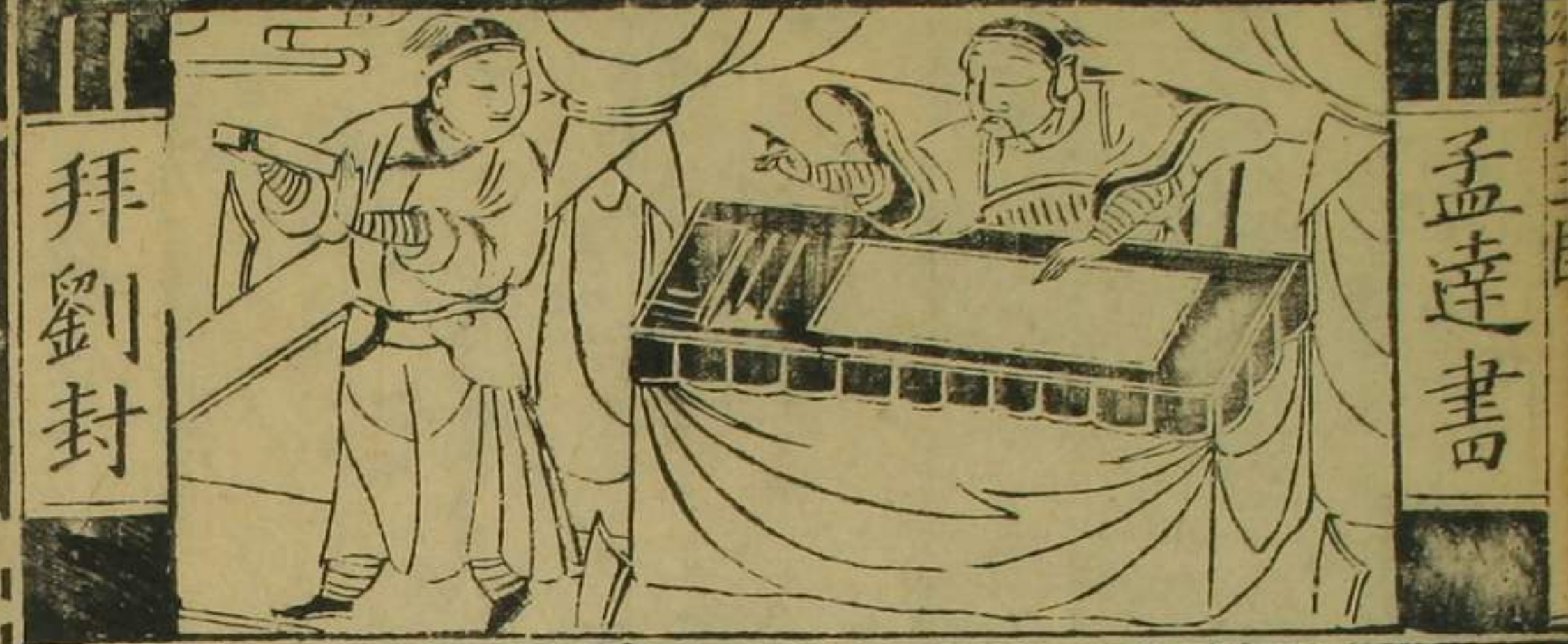


降魏

乞身何則？欲紮去就之分也。况臣早苗無元，臣功勳日擊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害。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其親當厄，事益有傷。向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陛下聖恩感吾臣民之心，悼臣之牽，臣誠小人不能終始為之，敢謂非罪。臣每問文德，無惡聲去，臣無怨辭。過奉教於君子，愿君王克之。臣不勝惶惧戰慄之至。

漢中王覽畢，大怒曰：「匹夫背我而去，敢以文辭我便令孔明起兵擒此背國之賊！」孔明曰：「未可。但就令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然後待劉封成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漢中王便遣使到上庸，令劉封討不義，却說孟達來投魏。曹丕曰：「汝此來莫非詐乎？」達曰：「臣為不救，聞公漢中王要殺臣，因此歸降，並無異心。」曹丕未肯深信，忽

姓伍 吳國 忠臣 吳王 夫差 欲威 越王 勾踐 吳王 信託 乃賜 劍而 死曰 快吾 目懸 東門 以觀 越滅 吳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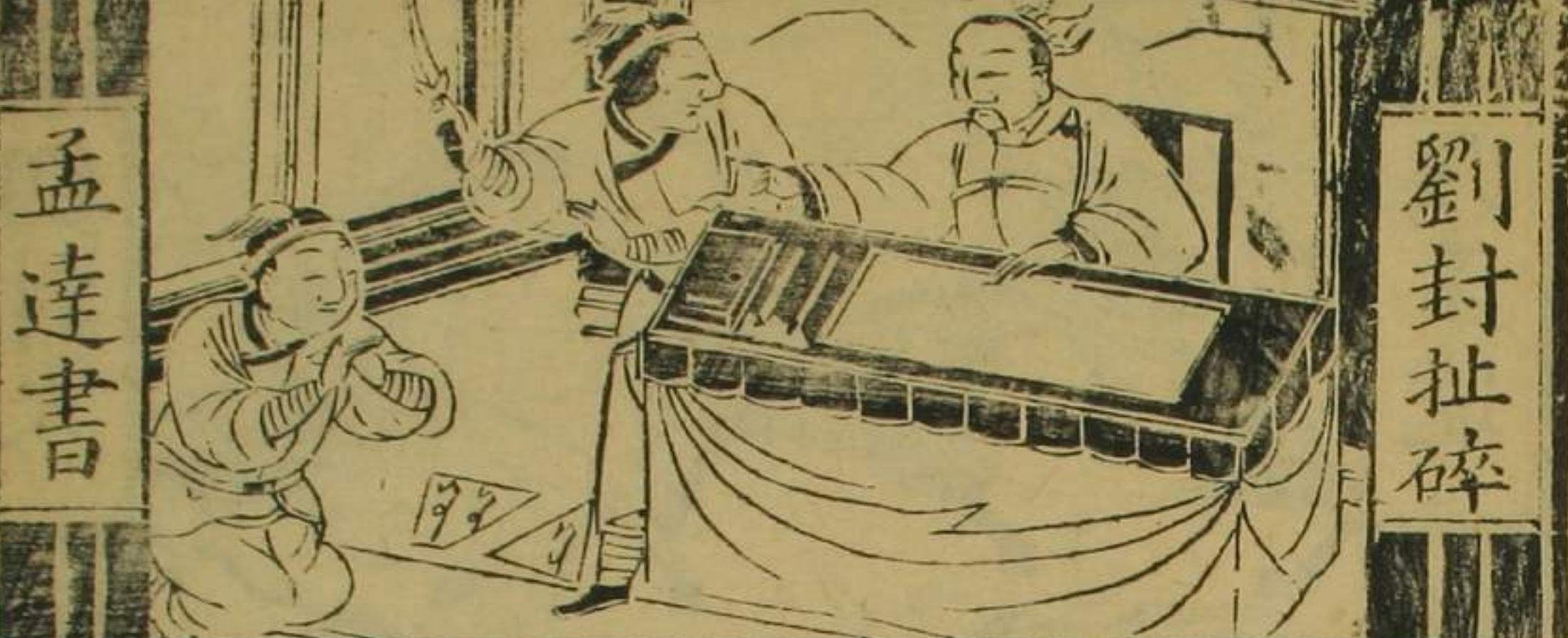
孟達書

拜劉封

報劉封引五萬軍來取襄陽軍搦孟達斷殺曹丕曰汝既真心可便去襄陽取劉封首級前來孤方準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劉封亦自來降丕大喜加達為建威將軍便令與守襄陽夏侯尚徐晃一同取上庸諸郡孟達到襄陽見了二將听知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修書一封選一能言快話之人前到劉封寨下覽書云

達致書于副將軍麾下伏聞古人有言疎不聞親新不比舊此謂上明下直誤隱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也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誤問其中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仇况非親也乎故申生衛徹禦寇楚建受形之氣當嗣君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

果 秦始 夫始 皇命 監軍 北築 長城 以拒 萬里 胡人 樂毅 燕國 名將 出軍 六月 下齊 餘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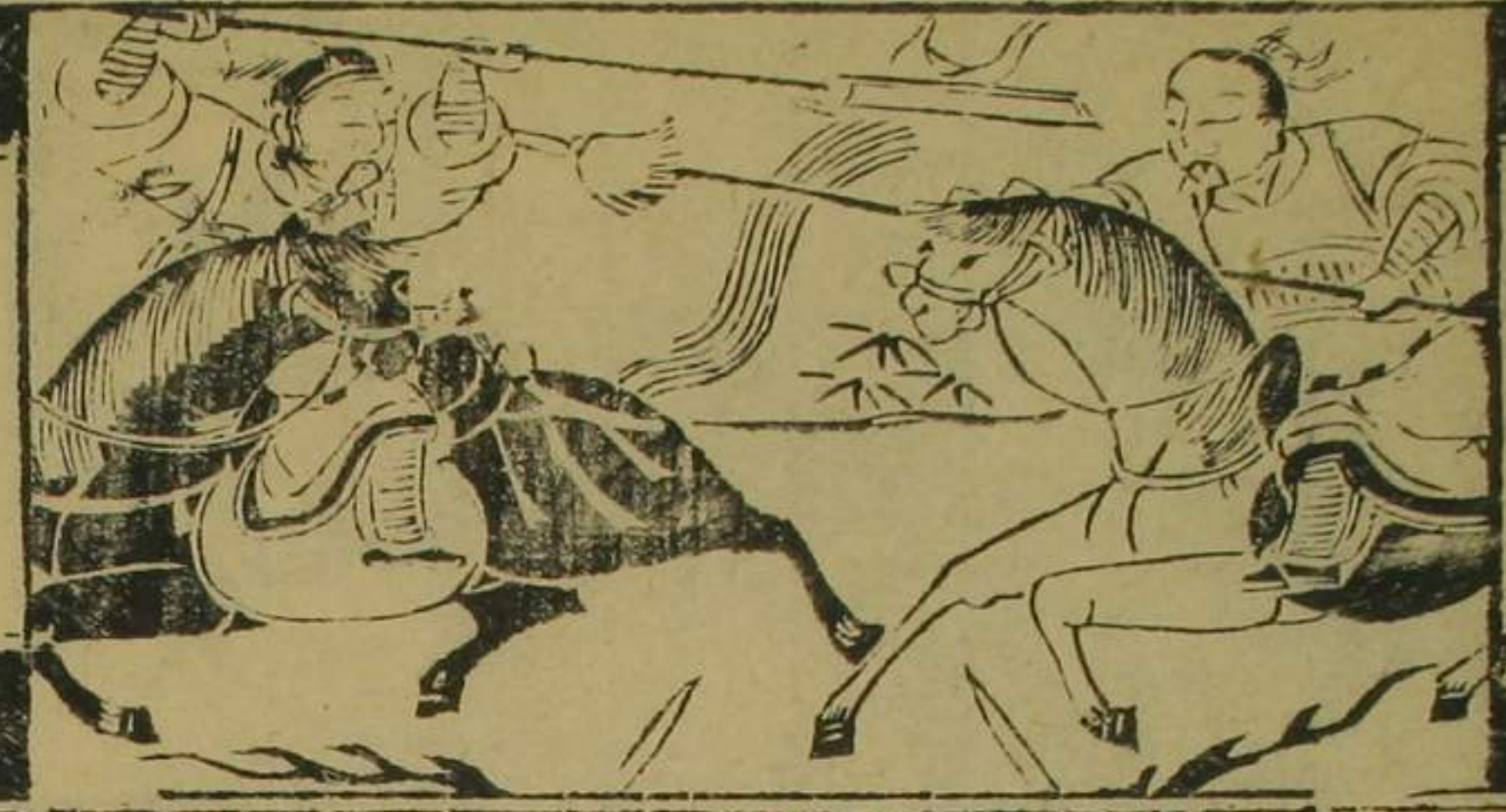


劉封扯碎

孟達書曰

何君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以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晉申生從子與之言必太霸衛彼所之謀死彰父之說也且小白出奔入為霸重耳踰垣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富貴之道必履危履險漢中王慮定於外疑生於內矣慮定則心俱亂禍之興作未必不由公私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免恐左右必有以聞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生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边上可假心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大據而還竊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速離背禍有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大丈夫非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才能棄身速來繼嗣羅僕不為皆親也地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庶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如漢王親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論受三百戶封總統列國

劉封大



戰孟達

而以當更剖符大帥為始封之君則漢大軍今古以振
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无遠慮足下不宜因此時
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云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
勉之無使孤獨閉門不出宜早决之達再拜
劉封看罷大怒曰此賊悞吾叔姪之義今又來間吾父子
之親情欲使我為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碎其書斬訖來
使次日引軍前進孟達知碎書斬使亦引軍來兩陣對圓
劉封孟達皆出馬於陣前劉封大罵孟達反賊未雪吾恨
敢使間謀計耶孟達曰汝死已臨頭尚自愚迷不省禽獸
何別劉封大怒拍馬舞刀直取孟達二將戰不多合孟達
敗走劉封引軍趕去走不二十里兩勢下伏兵尽起左道
領軍征南將軍徐晃右道是右將軍夏侯尚孟達軍回三
路夾攻劉封火速連夜奔走回上庸時魏兵不分星夜隨
後趕來劉封回到上庸城下時軍馬三停去二荒叫開門
城上箭如雨下申耽在敵樓上大叫吾已先使人降了魏

徐晃追



劉封

王也劉封大罵欲要攻城背後夏侯尚孟達兩路軍到劉
封停札不住引了軍走到房陵只見城上盡插旗號劉封
看時只見申耽在城上把旗一招城背後一彪軍出其上
大書左將軍徐晃劉封抵敵不住荒望西川而走徐晃追
殺劉封止存百餘人到成都入內見漢中王哭拜于地玄
德大怒曰辱子有何顏見吾耶封告曰叔父之難非封不
救乃孟達阻之也玄德轉怒曰汝原食人之食穿人之衣
非土木之物安可為說人所使封曰一時被孟達以利害
說之致獲大罪玄德猶未决忽孔明入玄德問曰辱子如
此何法處之孔明於玄德耳边曰此子極其剛強今不除
之後必為子孫之禍殃耳玄德隨喝武士推出斬之及隨
問封將士已將孟達之言一一告訖就將出扯碎孟達書
呈上玄德覽之急回心曰吾兒雖剛強忠義之心凜然可
愛便呼番入時已斬訖獻首級於前玄德抱首級而哭曰
吾一時之造次廢股肱矣孔明曰若欲嗣子久遠之計殺

釋義 石邑 縣今屬陝西 安府 也 臨澧 縣今屬山東 臨淄 州府 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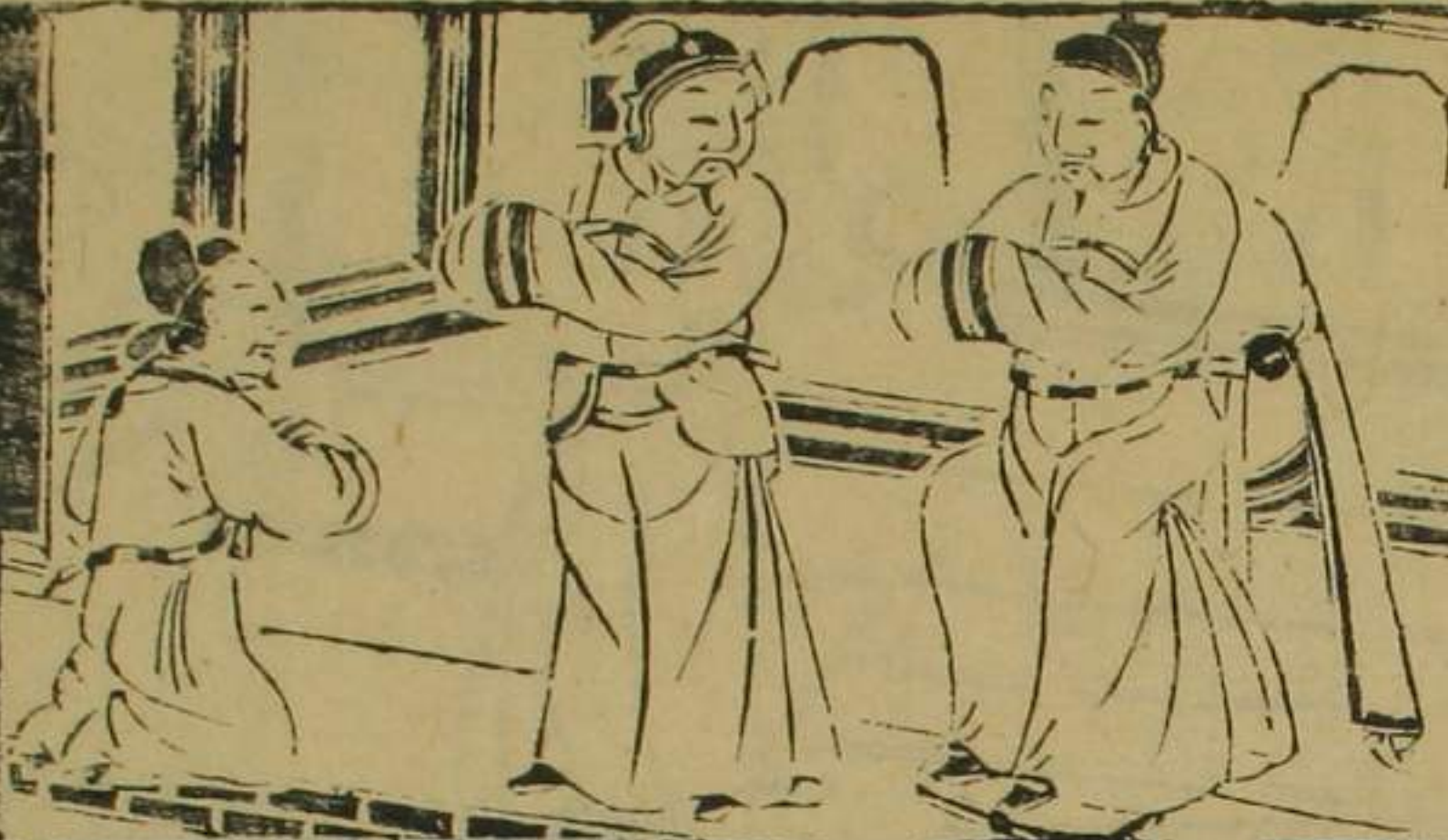
漢中王悔



斬劉封

之何足惜哉作業者何生兒女子情也玄德曰縱使他日殺吾之子孫吾亦不忍今日廢忠義之人也眾官聞之無不下淚武士言劉封臨死但言悔不聽孟達之言致有今日之苦玄德曰吾兒於九泉之下必痛恨於吾也遂命厚葬之一者煩惱關公二者為憶劉封玄德染病却說魏王曹丕同官遂乃引甲兵三十萬南征至沛國譙縣大饗六軍鄉中父老望塵遮道捧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意七月間大將軍夏侯惇病危遂引軍還鄴惇已死曹丕親自掛孝殯送於東門之外厚禮葬焉八月報稱石邑縣鳳凰來臨舊城麒麟出黃龍見於勒城魏王集官商議今天景景魏當代漢可安排受禪之禮今漢天子將天下讓與魏王時有侍中南陽安平人劉虞字恭嗣侍中潁川陽翟人辛毗字左治侍中淮南人劉曄字子陽尚書令長沙臨襄人桓楷字伯緒尚書令廣陵東陽人陳矯字秀弼尚書令潁川許昌人陳震字長文一班人四十餘人皆來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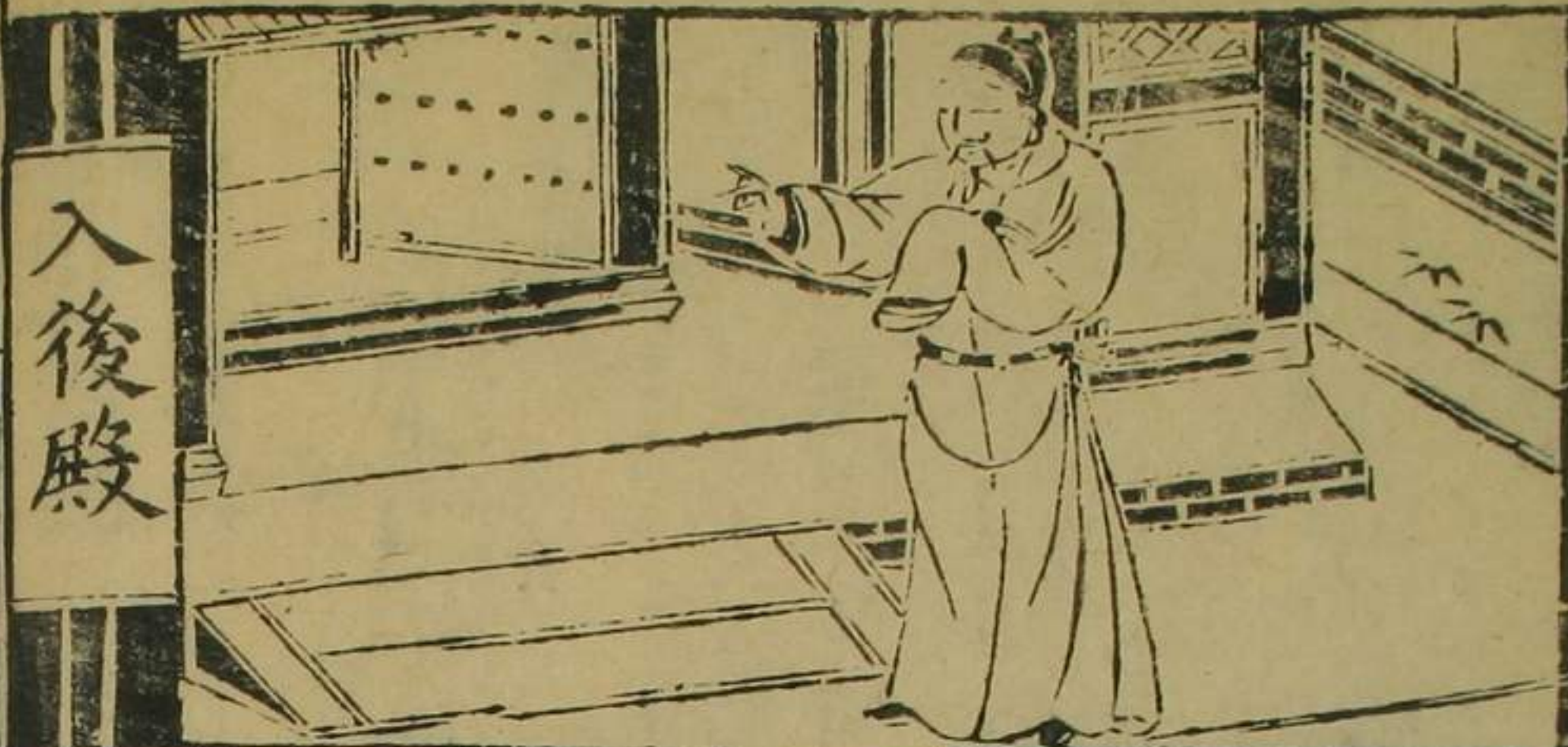
眾臣勸獻



帝讓位

翊相國華歆御史大夫王朗共言此事翊曰正合吾意皆來見漢獻帝要交割天下還是如何
發獻帝曹丕篡漢
時建安改延康冬十月朔文武官僚引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直入內殿來見天子華歆奏曰伏觀魏王自登位以來德布四方仁可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群臣會議言漢祚已終伏望陛下效堯帝之道將江山社稷傳位與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誠陛下祖宗幸甚臣等議定今乃奏知獻帝大驚汗流滿面半响不能言魏百官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劍平秦滅楚而有天下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惠又無罪惡爭忍以祖宗之基并開棄之汝百官再宜從公商議華歆引李伏許芝出班奏曰陛下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登位以來祥瑞累現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嘉禾瑞草慶雲甘露不時而得皇天垂象當代漢禪也奏未畢許芝奏曰臣職掌司天

獻帝哭



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及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王之氣極天際地言之難及更兼之應圖識合主魏受漢禪其圖識曰

鬼在邊

委相連

當代漢

無可言

言在東

午在西

兩日無光上下移

以此論之陛下可禪位鬼在邊委相連是箇魏字言在東午在西是箇許字兩日無光上下移是箇昌字也應魏在許昌合受漢禪也請陛下思之獻帝曰祥瑞圖識皆虛言之事也奈何以虛言之事而捨萬世不毀之基業乎華歆曰陛下差矣昔日三皇五帝互相推讓無德讓有德次後三皇各傳子孫至於桀紂無道天下伐之春秋雖霸各相吞併入秦方歸與漢以此論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須不是陛下祖宗自傳到今陛下早決去就勿令生變御史大夫王朗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安有不敗之家陛下漢朝相

曹后說



傳四百餘年氣運已極不可違勢而惹禍也獻帝哭入後殿百官皆哂笑而退次日百官又聚於大殿令宦官欲請獻帝懼不敢出皇后曹氏曰今百官請陛下設朝問政何故推耶帝曰汝兄欲篡奪漢室故令百官相逼朕故不敢出也曹后大怒曰汝以吾兄子桓為篡國之賊汝祖高皇乃豐沛一嗜酒匹夫无藉小輩尚自倚強奪却大秦之天下吾父累有大功吾父掃清海內有何不可為君建安二十餘年若无吾父汝為糞粉矣言訖便欲上車出外獻帝大驚荒束不出前殿華歆奏曰陛下終夜尋思臣等之言是否帝泣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多有漢朝子孫直無一人與朕分憂耶華歆曰陛下之意不肯以天下禪於魏王旦夕有蕭牆之禍一時有變非臣等為不恕於陛下帝曰誰敢欲殺朕耶歆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海大亂非武王在朝戕殺陛下之人已塞滿宮庭矣矣陛下尚不知息以報其德直欲令天下之人共伐之

献帝奉王



曹丕與聖

耶帝曰昔日桀紂無道殘暴生靈故天下伐之朕即位以來兢兢業業未常敢行半點非礼之事天下之人誰忍伐之歎曰陛下无福无德而居天位甚於殘暴之道也帝拂袖而起王朗曰視華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衣袍曰陛下與不與許不許早乞一言帝戰慄不能答忽塔下曹洪曹休二人各帶劍上殿厉聲問曰符玺郎何在班部后一人出曰符玺郎在此洪曰王玺何在符玺郎祖游應之曰王玺乃天子之寶汝問何為洪大怒叱武士牽出斬之祖弼大罵不絕口而死靜軒有詩曰

姦宄專權漢室亡
滿朝百辟皆尊魏

詐稱禪位效虞唐
僅見忠臣符玺郎

帝見殿階之下擺甲持戈數百人皆兵士也帝乃流涕出血嘆曰祖宗天下何期今日廢之朕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先帝乎泣告群臣曰朕天下願禪與魏幸留殘喘以終天年大夫賈翊曰臣等安有負陛下事已至此可急降詔以

眾臣



安眾心帝乃令桓楫陳群草詔願禪國於魏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稷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得曹氏父子力為輔政今仰瞻天運俯察民心炎精之數已尽大曆合歸于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今王又有光輝明德以應昌期曆數昭然已可知矣夫人道相繼為賢為能故唐虞不私於厥子而名无窮羨而慕之今願為臣献上國玺追前堯典禪位於丞相魏王無致辭焉

是日百官贊冊詔并王玺詣魏王宮献納曹丕便欲受之司馬懿曰陛下不可輕易雖然詔玺已至可以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之謗曹丕於是從司馬之言令王朗作表虛辭謙諫表曰

臣不昨奉受詔伏惟陛下以垂世之詔禪无功之臣使人聞知肝摧膽裂不知所措昔以堯遜大賢巢由避迹后世稱之臣力鮮薄安敢奉命請於盛世別求大賢以

魏王假辭



王璽不受

釋義 放上 音放 動唐 堯帝 名也 重華

禮讓之則免万年之議論也臣謹納璽綬待罪門下不
惶怖戰慄之至
帝覽表頌群臣曰魏王謙讓不受當如之何相國華歆奏
曰陛下欲為堯舜乎帝曰何也歆曰昔唐堯有二女長曰
娥皇次曰女英遂因與舜七堅辭不受送此二女妻之后
世稱大賢之德今陛下亦有二公主何不效唐堯亦以女
妻於魏王做古跡也帝不得已再命桓楷草詔令高廟使
張音持節捧璽并載二公主至魏王宮下開讀其詔曰
惟延康元年十月己酉皇帝詔曰咨爾魏王書謙朕躬
為漢朝陵遲為日已久幸賴武王德應符運奮揚神武
芟夷凶暴清寧區夏今王續承前緒至德光昭聖教被
四海仁風偏兜區弘具天子之福歷數實在尔躬昔唐
堯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禹有疏通之蹟
而重華禪以帝焉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皆賴神祇受
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於魏使行御史張音持節奉天

張音持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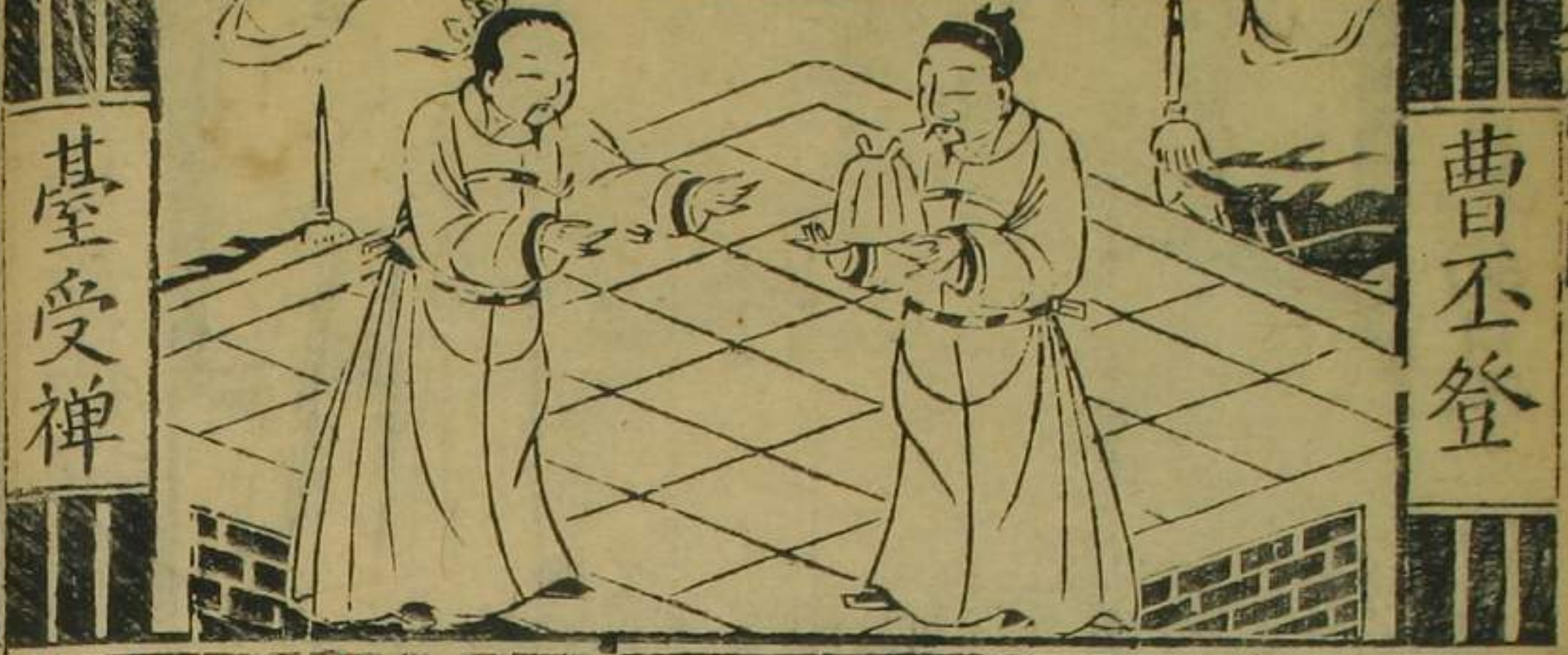


見曹丕

子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仰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
敬之哉

張音持詔至曹丕與賈翊曰雖二次有詔命孤恐天下不
能除篡逆之名翊曰此事至易令張音再捧王璽回却交
歆命築一臺名受禪臺選吉日良時聚集内外公卿并四
夷八方之人尽至臺下令漢帝親捧璽綬以禪天下於大
王可以絕群謗之言也不大喜令張音捧璽還宮再作表
以辭帝曰魏王無意禪位卿等若何歆曰陛下可築一臺
名受禪臺对公卿士民明白禪位則陛下子孫世世必蒙
魏恩矣帝到此時不容不行太常院官已卜地於繁陽各
築起三層高臺選十月庚午日聚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
武將御林虎衛禁軍二十餘万及匈奴單于四夷化外之
人亦有數萬至日寅時請魏王不登臺受禪歆帝親捧王
璽以與曹丕既受命臺下群臣跪听讀勅曰
咨尔魏王昔者帝堯禪位於虞舜亦以命於禹天命

於戲音呼 釋義 山陽今陝西 安府



曹丕登

臺受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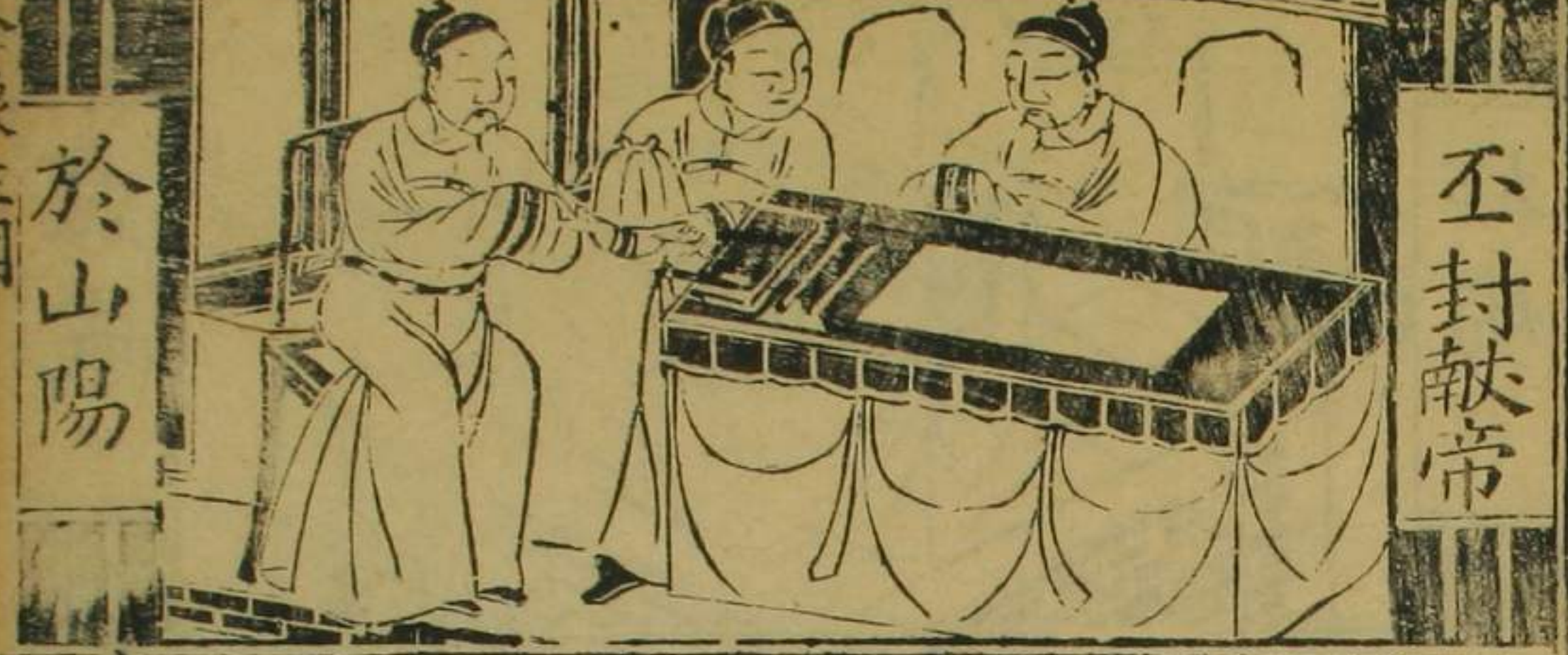
不於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及朕躬大亂茲昏群兇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大難於四方清區夏以保護我宗廟豈予一人遐荒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業昭示皇考之弘烈英靈降瑞大神告徵延惟亮築師賜朕命曰爾唐堯協于虞舜周率我唐典敬遜尔位於戲天之歷數在尔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亂享茲萬國以淵承大命

延康元年冬十月

日詔

讀勅已罷受八般大札賈翊率公卿行大札罷改延康為黃初元年大赦天下國號大魏謚曹操為太祖武皇帝華歆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既已交割天下可以令劉氏安置何地歆乃扶獻帝下臺听詔遂乃跪於臺下賈翊曰可以封之為公令即日便行魏王曹丕封獻帝為山陽公華歆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理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

商山縣其地



丕封獻帝

於山陽

為山陽公今日便往彼處歇馬非宣喚不許入朝聖旨了當拜舞謝恩獻帝拜在壇下百姓觀者無不感傷曹丕故與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群臣呼萬歲後人觀受禪臺事有詩嘆曰

為鴟櫻鼠擅腥臊 鬼吹野火燒蓬蒿
此臺名禪人不禪 斯地雖高道不高
黃土一堆真可耻 虛在魏、半浮裏
壞却唐虞推讓風 奸臣賊子從此起

又詩曰

兩漢經營四百年 小平津畔獨潛然
當初不改唐虞意 築土成臺教晉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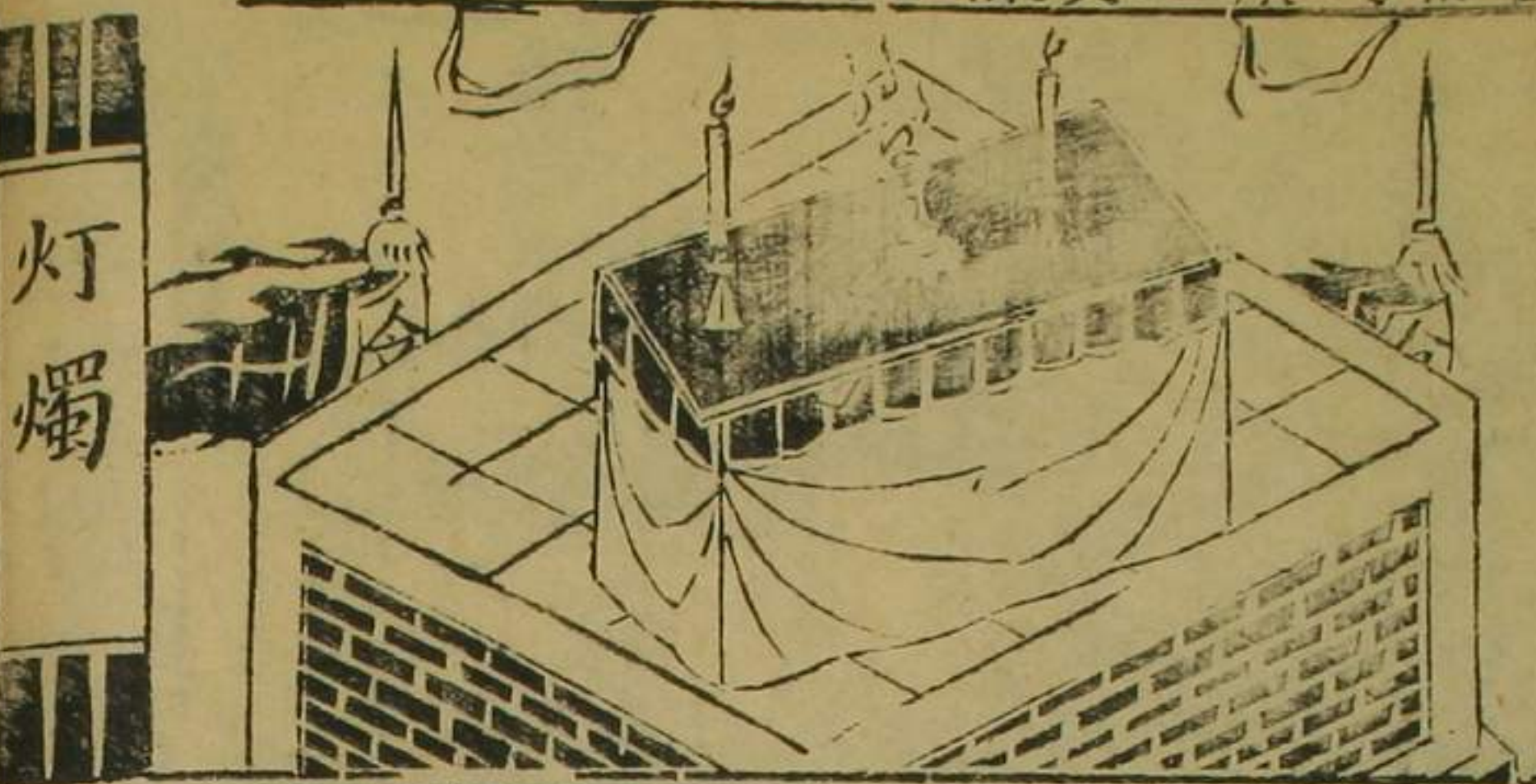
又有宋賢詩為証

壘土曾堆受禪臺 欺凌漢帝若櫻孩
誰知天地無私曲 不久依然換主來
又詩勅諷曹丕曰

考証

後晉武帝司馬炎廢魏王曹奂為陳留王乃天報也

風滅



燈燭

當年曹氏強吞劉 自為兒孫樂萬秋
受禪臺還司馬事 山陽仍改作陳留
獻帝望山陽而去百官請曹丕答謝皇天后土丕方欲下拜忽於臺前起一陣怪風飛砂走石對面皆不相見將臺下燈燭盡皆吹滅把丕驚倒於地性命如何

漢中王成都即位

眾官救曹丕下臺半晌方醒數日不語後病稍可及將文武百官一一加封華歆為司徒王粲為司空其餘不能及示曹不在許昌染驚氣疾遂排車駕幸洛陽大建宮室却說有人來成都報知曹丕殺了獻帝今自立為大魏皇帝見今調棟軍馬遠出洛陽漢中王所知大哭終日遂命百官發喪掛孝望許昌而哭祭之謚曰孝懷皇帝是年冬漢中王憂愁過傷不能理事乃政務皆決於孔明次年辛丑春有襄陽人氏姓張名加於漢水內捕魚為生忽見水底起一道紅光上衝碧漢加乃網捕之但見金光散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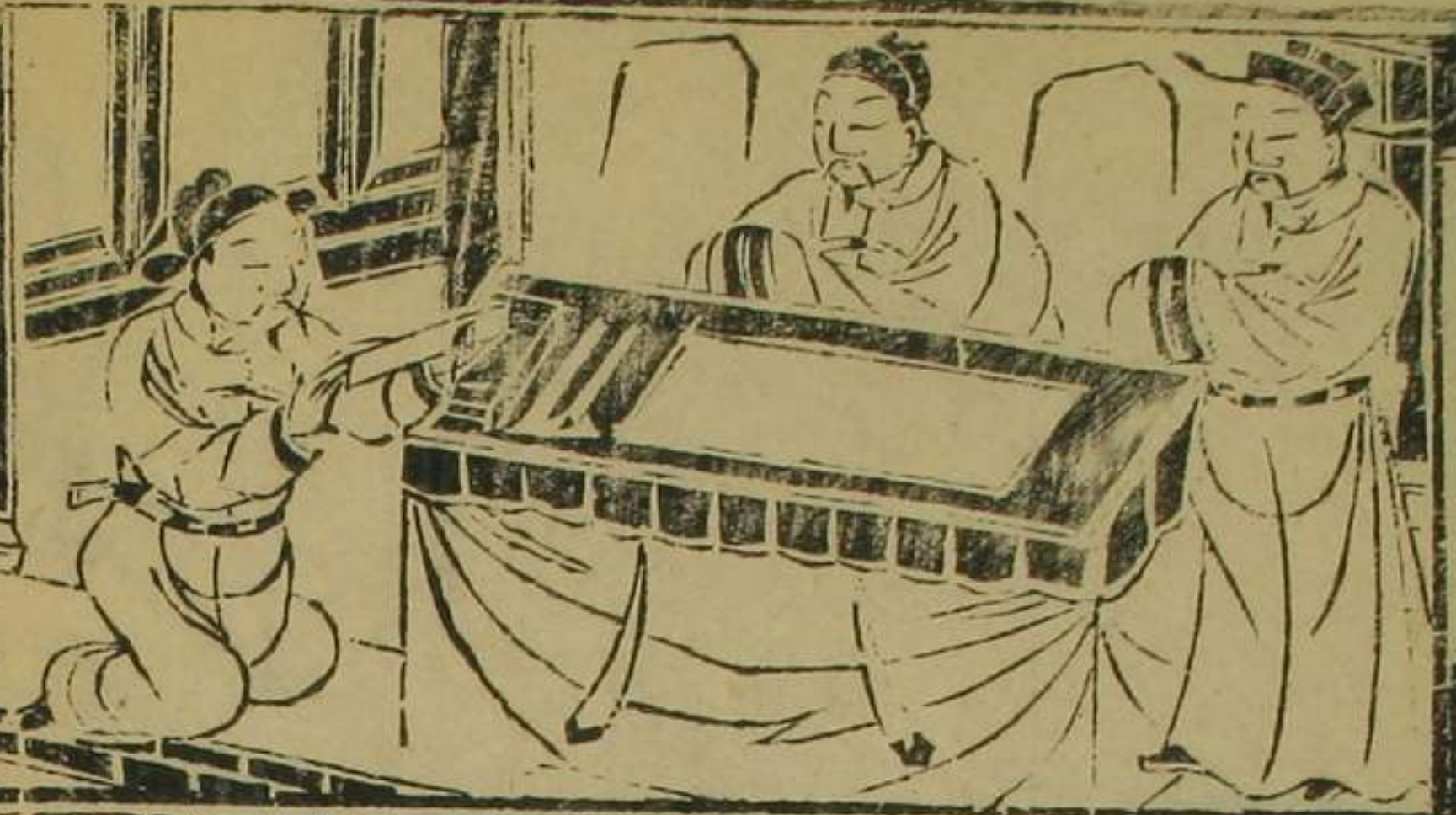
張加捕魚



得玉璽

得一玉璽大篆文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乃素知漢中王仁德潛入成都詣孔明府獻此璽孔明請大傅許靖等商議時有譙周曰近聞時有景雲祥風從瑤瑤下來成都西北角有黃氣高數十丈衝霄而起帝星見於眉鼎畢之間分烟七如月此所以漢中王宜即帝位以繼漢統今得玉璽乃天賜也更復何疑於是孔明與許靖等一班上表勸漢中王即帝位其表曰
臣亮等言近者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仁斯民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違亡靡所仰戴群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撥述符瑞齋識名徵黃龍見武陽出水九日乃云孝經授神契曰德去淵泉則黃龍見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帝位也近襄陽張加時獻玉璽七潛漢水伏於淵泉曄景耀靈光徵天下漢高祖本初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祚輒興於漢水也今天子玉璽神

孔明表立



玄德為帝

光先現奎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者周有火鳥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書先著以為徵應今上天告祥群儒英傑並進河洛孔子識記咸悉其至伏惟大王裔自孝景帝中山靖王之胃本枝百世綿亙承繼聖姿碩茂神武在宮仁覆德積愛民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若省靈畝故發誠諱神明之表名義昭著宜即帝位以慕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

諸臣听



宣詔

熟思之漢中王曰吾雖漢景帝之孫實乃涿州一村夫耳今普天率土之濱並不曾有半分德澤以及万民今立為帝是篡逆也吾寧死誓不為不忠不孝之事汝等欲陷孤萬代罵名乎孔明等苦諫又並不聽從次後凡奏請立位時玄德並無半分應允因此孔明遂托病不出漢中王听知孔明病乃自駕到孔明府下車直至卧榻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孔明答曰憂心如焚恐命不久矣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事孔明推托幾番不肯言漢中王堅執詰問孔明喟然嘆曰亮自草庐之中得遇主上相從到今言計從幸主上有兩川之地不負亮夙昔也今文武數百員皆欲主上為君共圖爵祿以耀祖宗不期主上堅執如是則文武皆有怨心不久皆當散去矣文武一散吳魏來攻兩川休矣亮安得不憂也漢中王曰非是推阻但恐惹天下之議論耳孔明曰聖人有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主上名正言順有何不可豈不聞天與不取反

孔明詐病



玄德問安

受其咎漢中王曰待軍師病起行之未遲孔明把屏風一擊外面一班兒大臣皆入拜曰大王既允便請擇日以受大札漢中王視之乃是

大傳許靖

安漢將軍糜竺 青衣侯尚舉

陽泉侯劉豹

別駕從事趙林 治中從事楊洪

儀曹從事杜瓊

太常卿賴恭 光祿卿黃權

偏將軍法濟

昭文博士伊籍 勸孝從事張爽

祭酒何瑛

學士尹勳 從事中郎秦宓

司業譙周

司馬殷純 少府王謀

漢中王曰陷吾罵名者皆汝等也孔明奮然起曰大事已定便可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內在成都西北乾位上先送漢中王還宮孔明便遣博士許英理築臺之事大儀已定百官具龍旗金輅整排鸞駕迎請漢中王登之訖侍臣譙用於壇上讀文曰

維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牲敢昭告

行舟



力戰

懼法關公將舡分撥四面圍繞令軍士一齊放箭射之死者大半董衡董超見勢危急乃告龐德曰軍士損折大半四面無路不如請降以免其死龐德大怒曰吾受國家大恩豈可屈膝于他人耶言罷斬二董於前厲聲言曰如有再言降者腰斬自平旦戰至日午勇氣倍增關公催四面急攻之矢石如雨龐德亦令人對射矢盡用伍兵罷接戰龐德回顧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惧死以圖利烈士不毀節而求生今日我死也汝等可乘勢力戰氣益壯而水浸盛成何被關平一箭射死眾軍皆降止有龐德與伍伯二人力戰正值荆州兵數人駕小舟近堤龐德持刀踢身一跳早上小舡將數人盡殺下水伍伯拖弓矢下舡二人乘駕小舡欲拔樊城上流頭一將即乘棧而來當頭一衝把小舡衝翻龐德伍伯墮於水中棧上將跳下水生擒龐德上棧伍伯甲重沉於水底而亡棧上擒龐德者乃關公手下健將周倉深知水性龐德不會水因此被擒于禁所領七

舟上擒龐



德見關公

軍皆沒于水中其會水者得命亦無去路只得投降者
二萬餘衆後來史官有詩為證

夜半征鼙響震天

襄陽平地作深淵

怪氣怒拔漢江水

巨浪齊吞滑口川

八月靈霖飛萬里

七軍偃仰喪黃泉

關公神美誰能及

威振華夏萬古傳

關公將七軍淹死收軍回高阜寨中升帳而坐唱群刀手
押過于禁來禁乃拜伏於地曰願降關公曰汝何敢領兵
敵吾耶禁曰上命所差身不由己望君侯憐之誓留死報
關公冷咲曰吾若殺汝空污刀斧押送荊州人守監收待
吾回下別作區區發落去訖

後來于禁轉在東吳送還魏文帝將于禁此一節事
畫于武祖家廟却令于禁往謁之禁見壁間所畫關公
坐于帳上于禁拜伏于地龐德立而不跪抗拒之狀于
禁大愧因此服毒而亡

龐德不屈



收誅

當時推龐德過來揚眉怒目立而不跪關公曰汝兄見在
漢中為官汝故主馬孟起尚事吾兄為將佐我欲招汝汝
何不早降被吾擒却德罵曰豎子何謂降耶吾魏王帶甲
兵百餘萬威鎮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及我我寧為國
家鬼不降賊將也罵不絕口關公大怒叱令推出斬之龐
德引頸受刑關公怜而墜之後來史官有廟贊云

威武不能屈

節操不能改

生當立金臺

死尚披鐵鎧

烈似大丈夫

垂名昭萬載

南安龐令明

日月爭光彩

關公乘水勢未退再上戰艇率大軍來攻樊城却說樊城
外白浪滔天關公軍在艇上直望城中曹仁手下軍將無
喪膽城垣皆崩壞男女負土搬磚填塞不住衆將心荒來
告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敵趁關公軍圍未合乘輕舟
夜走雖棄城尚可全身曹仁從其言便安排船棹要走一
人聞知荒忙諫曰不可乃是滿寵曹仁曰城已將破何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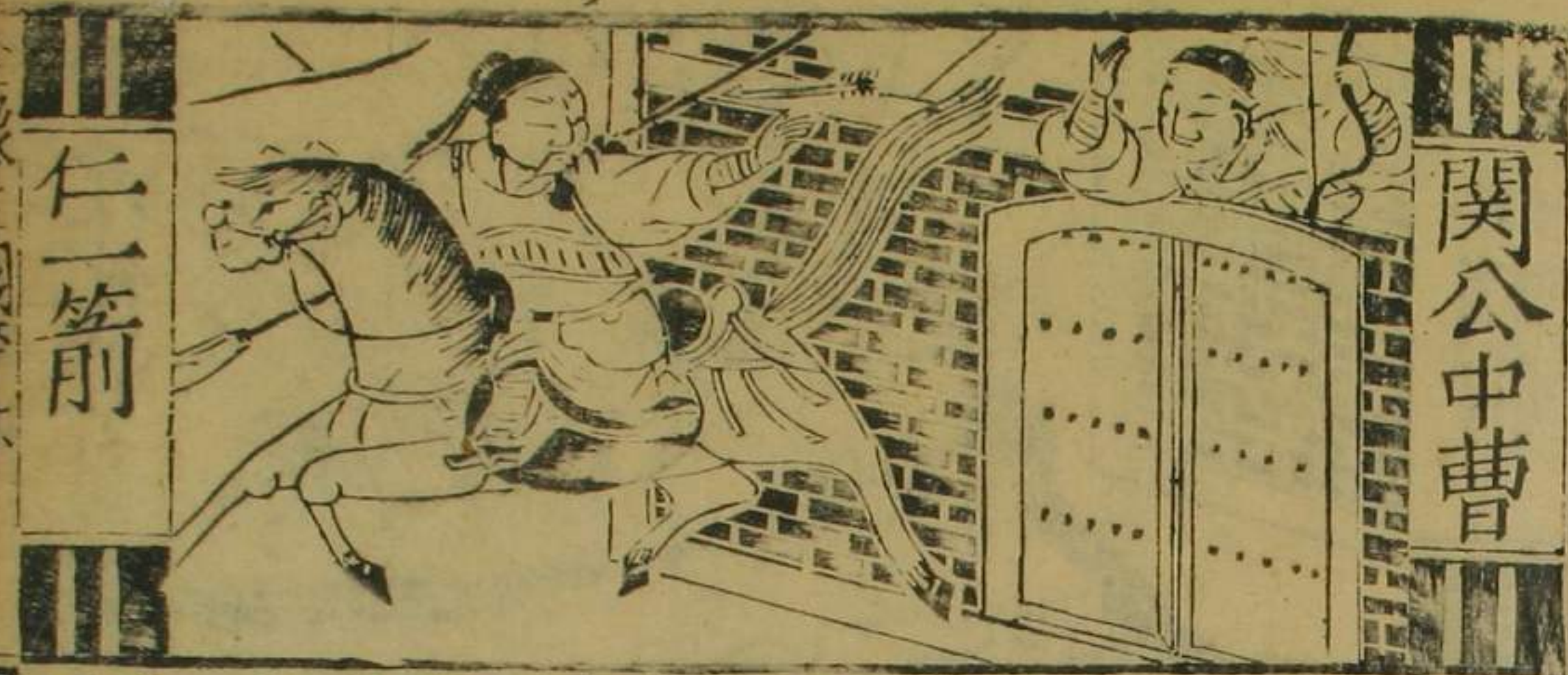
表 下 河 南 知 縣 也



軍士

逃走

又守乎龍曰山水驟長豈能久乎不數日自退矣關羽雖
米攻城遣別將已在如下自許以南百姓擾關公所以
不敢輕進軍慮吾軍襲其後也今若棄此黃河以南非復
國家之有也願將軍戡守為國家之保障曹仁拱謝言曰
非滿伯寧幾誤大事遂乃牽白馬一疋上城乃聚眾將而
言曰吾受國家厚恩今守此城但有敢言棄此城者以白
馬為例言訖斬馬沉於水中互相告戒願以死守城多設
伏弩數百張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暫離老小各負土塞城
崩之處數日之內水勢尽退却說關公自獲于禁威聲大
振遠近皆驚忽親子關索來寨省親道漢中王着令鎮雲
南事關公曰伯漢王既有令旨汝即可去索曰兒欲在
此夾攻樊城俟功成而去關公曰樊城一彈丸耳何足慮
哉且伯王命不可違也汝可往荆州同弟關興賈衆將
立功文簿親往成都奏漢王各擢升用關索拜辭就往荆
州去訖却說關公分兵一半前抵如下關公自領軍馬



關公中曹

仁一箭

打發樊城當日關公自至北門下立馬揚鞭指城上而言
曰汝等鼠輩不早歸降更待何時吾若打破城池寸草不
留正說間曹仁在敵樓上張見關公在麾蓋之下傍若無
人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綠袍欲催士卒攻城曹仁交招
呼弩手一箭望麾蓋之下而射雲長大驚急勒回馬時右
臂中一箭翻身落馬未知性命何如
關公刮骨療毒 (第九十五回)
城上曹仁見關公落馬急欲引軍出城衝出却被關平引
軍殺回救關公回寨拔出弩箭血流不止右臂青腫不能
舉動關平心荒與眾將商議曰父親損其右臂安能拒敵
不如且退軍回荆州將息司馬王甫曰斯言正合吾意遂
與入帳見關公問箭瘡見關公坐於帳上面上全無疼痛
之意關公問汝等欲說何事王甫曰為見君侯右臂傷損
但恐臨敵怒氣衝撞不便欲議班師暫回荆州關公怒曰
吾取樊城只在目下拔去後患長驅大進直至許都勦滅

元化登舟



往荊州

操賊復興漢室吾之願也豈可因小瘡而廢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耶王甫等惶恐而退關公雖叱退眾官終是臂疼少出眾官見關公又不肯退軍臂又不痊只得四遠求醫療治忽一人自江東駕舟而來聽知關公害箭瘡來寨求見小軍引見關平其人布巾異服臂挽青囊問之自言沛國譙人也姓華名佗字元化聞知君侯乃大義之士中箭特來醫治關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赤者乎佗曰然平曰聞名久矣幸得相遇即時與謀士相見了便引入中軍見關公本臂疼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在帳中博棋關平引佗見佗拜關公荒忙答禮賜坐敲湯已畢佗請觀之關公袒下衣袍伸臂令佗看視佗曰此是弩箭所傷箭頭為毒直透於骨中若不早治其臂無用矣關公曰用何法治之佗曰但恐君侯惧矣關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惧我佗曰當於僻靜處先之一標柱上釘一大環請君侯以臂穿于環中將繩繫于柱上

華佗治關公



箭前毒

其頭吾用尖利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就骨上刮去箭毒方用藥線縫之妙劑塗之自然無事但恐君侯惧耳關公笑曰此易事也一面交取酒相待華佗自飲數盃一面與馬良奕棋伸臂便交華佗割之佗欣然取尖刀在手令小卒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佗曰其便下手君侯勿驚關公曰吾豈比世間兒女子耶何以驚也任汝醫治佗下刀刮開皮肉顯出其骨上已青佗用刀刮之有聲帳上看者掩面失色惟關公面不改容飲酒食肉談笑自若須臾流血盈盆臂直舒略無牽動佗曰吾醫人一生未嘗見此直神人也後人有詩為証

治病然分內外科 世間妙藝苦無多
神威罕及惟關將 聖手能醫說華佗
臂上肉開因刮骨 盤中血滿若流波
樽前對客尤談笑 青史英名永不磨
又詩醫華佗

秦越人者春秋時也



用藥封閉

辭歸

刮骨便能醫劇毒 金針玉刀若通神
華佗妙手高天下 疑是當年秦越人
華佗刮盡其毒用水洗淨用線縫合以藥封閉關公待客
飲酒無難色佗曰君侯切宜愛護慎勿怒氣觸之不過百
日平復如故關公以黃金百兩酬勞華佗曰吾為君侯乃
天下義士故來醫治何須賜金堅辭不受留藥一帖以付
瘡口辭別而去却說關公自斬了龐德威聲大振華夏皆
驚連路不絕報到長安曹操大驚荒聚文武議曰孤素知
關雲長英勇蓋世今據荆襄如虎生翼况新監于禁斬龐
德五百銳氣頓挫若一旦兵到許昌何以當之吾欲近都
以避其銳一人大呼曰不可眾視之乃河內溫城人覆姓
司馬名懿字仲達進前曰于禁非為水所沒非我之罪也
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雲長得志
不喜也可急差使陳說利害令孫權暗起兵躡關雲長之
後許割江南荆襄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圍自解也言未畢



曹操遣使

往東吳

一人出曰仲達之論金石之言王上便可舉事何必遷都
以動眾耶言者乃楚平河人也姓蔣名濟字季通與司馬
懿皆為丞相府主簿操思念龐德之忠流淚滿面言曰吾
思于禁二十年隨吾臨難反不如龐德耶司馬懿將濟勸
操急遣使行操曰然遣使往東吳必須得一大將當先以
當關公之銳誰可此行言未畢皆下一將應聲而出眾視
之乃河東陽郡人也姓徐名晃字公明操喜撥新軍伍萬
差徐晃為副將克日便起光交前赴陽陵坡屯駐看
東吳有應然後進兵却說曹操使命至建業來見吳侯次
說分江南荆襄割地事望早與兵以襲關公之後而取
荆州吳侯得書令使命且回乃聚文武議事張昭曰近聞
關雲長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操欲遷都避之今樊
城之圍故遣使求救事定之後又反覆也孫權狐疑未定
忽人報曰東吳乘小舟暗離陸口私回來見有面稟之事權
喚入蒙禮畢權問來意蒙曰今關雲長提兵在襄陽安有



見吳侯

尊大以為天下無敵蒙今欲乘彼遠出運取荊州一得荊州關雲長可擒矣况關公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為心腹待也今若不取後必為江東之禍願主公察之孫權曰吾欲先取徐州若何蒙曰徐州地勢所聘不利水戰縱然一時而得使其七八萬人守之猶未可保不如先取荊州今據長江別作良圖斯為上矣權曰孤正欲取荊州特以反說也子明速與孤圖之孤徐後便起兵蒙曰遣魏使回報令徐晃急掩其前分兵一半交卒罷戰於後襲之大事可濟權大喜便令魏使回報曹操却說呂蒙辭了孫權回陸口便於江邊一帶上下觀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見高阜處有烽火臺又聞荊州兵馬嚴肅預有準備呂蒙大驚遂回陸口寨中推病不起遣人回報吳侯孫權見事不諧心中憂悶不決忽一人笑而言曰呂子明此病非真乃其詐耳孫權看時其人乃吳郡吳縣人也姓陸名遜字伯元權曰汝既知其詐可往視之陸遜領命星夜乘江

子明
呂蒙
的號

伯言
陸遜
字也



呂蒙問

陸遜

至陸口寨中來見呂蒙果見面色無病陸遜至問病之意蒙請遜坐遜曰昔蒙將軍以重任付與將軍今乘此時而不動兵空懷鬱結何也蒙自視陸遜久不語遜又曰馬有左小方能治將軍沉疴之疾未審聽納否蒙荒起坐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願以教之遜曰將軍之志則大矣將軍之疑其盛乎其雖年幼見識淺短昨知將軍之來深有意於荊州矣今知托病不行有疑荊州兵眾沿江有烽火臺之警乎愚有一計就將軍之謀令沿江之守吏不能用烽火荊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呂蒙聞言大驚荒拱手於陸遜曰伯言之見深知蒙心安可隱藏伯言教之遜曰閑公倚恃英勇自料天下無敵心固於人兵書云欺敵者必亡所慮者唯將軍也公趁此機會托疾辭職以陸口付與他人則必卑詞贊美關雲長以驕其心則必徹荊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荊州無備用一旅精師沿江用詭計而行則荊州在掌握之中矣呂蒙聽罷大喜曰直乃吳侯有

呂蒙詐病



見吳侯

也蒙子明

福有德江東無足憂靜軒詩云

江東寤寐索荆州

可惜荆襄歸異姓

孔明緣自少機籌

呂蒙托病歸建業來見吳侯權問曰卿病軀若何蒙曰其實無病乃慢兵之計耳雲長所慮者蒙若蒙一辭雲長無復提備矣於中取事無有不克孫權曰卿辭陸口誰可代此政蒙曰遍觀諸將中非斯人不可權更問蒙還是保誰

呂蒙智取荆州

第九回

孫權曰陸口之賊昔周公瑾保魯子敬後子敬保卿今必保相稱者方可領此賊也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荷現其規模可付大任今雖未有遠名關公其無所慮若用守之當今外自韜晦內實聽察使荆州可取無疑也若用名譽重者關雲長必然提備荆州不可得也權大喜即日召遜拜為偏將軍右都督代呂蒙領兵守禦陸口遜拜辭曰遜年幼無幸今領大事恐負所托權曰呂子明薦卿必

陸遜遣使



往見關公

音陸遜

不差矣卿勿推辭遜拜受印連夜往陸口交割軍馬遂修書一封遣賚名馬一匹異錦酒禮等件直來樊城寨中見關公却說關公在寨中將息瘡口按兵不動小校報東吳陸口守將呂蒙病危吳侯取回建業醫治命在旦夕近差陸遜為將代其賊遜遣人持書送禮來見君侯關公笑指山東而言曰孫權識見淺短何用孺子為將耶荆州有泰山之安吾復何憂便令召入來人拜於帳下言陸將軍特具書呈拜上君侯聊將薄禮獻賀幸乞叱番關公拆封觀書曰

東吳陸遜謹致書百拜于大漢將軍麾下今觀寡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何杜哉敵國敗績利在同明適者威風相及席捲襄樊遜以不敏敢專陸口延慕光彩思稟良規又且于禁等見獲遐迹籍以為將軍之動足以長世雖昔管文城濮之師淮陰破趙之略蔑以加尚茲聞徐晃等步旗驅旌開埋塵葆操猾虜也無不恐惧

關公見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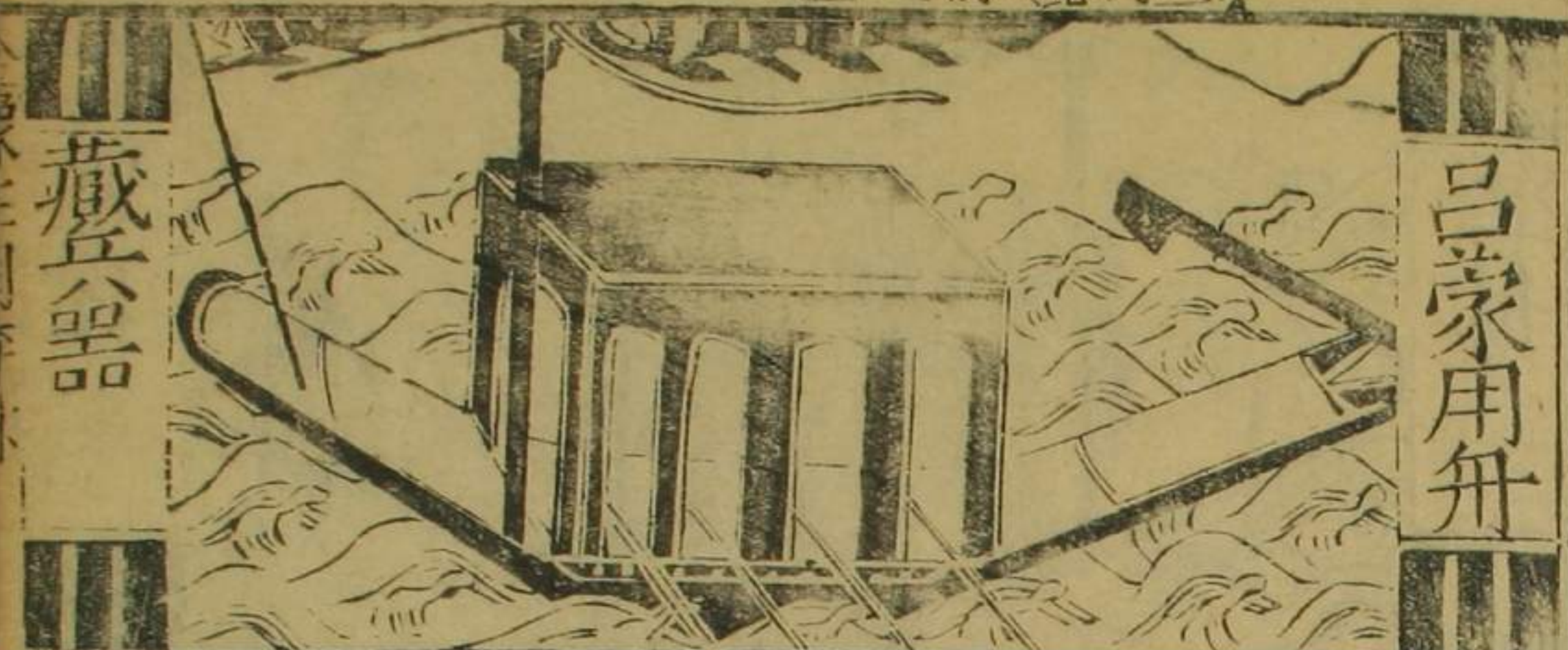
書大喜

以呈其心雖云師老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若臨敵古
人仗術軍勝稱願唯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漢書生
疎遲忝所不堪喜領威德樂自傾蓋雖未合策猶可懷
也仰明公倘有以察之不勝欣仰之至

建安二十四年秋九月 日東吳陸遜再拜

關公看畢仰面大笑令左右收禮嘗來人回至陸口見陸
遜言關公意思大安無憂江東之意遜密使人探聞公果
徹荆州之兵大半赴樊城寨中聽調只待瘡口痊便以進
兵遜察知備細即遣人星夜馳書往建業報知孫權牛召
呂蒙言關公果然提大半荆州兵已在樊城汝可與吾孫
皓共領大兵為左右都督同取荆州孫皓字叔明乃孫權
叔孫靜之次子也呂蒙曰主公有能者可用之若征虜將
軍孫叔明有能可用便請獨行秉不同任權曰何也蒙曰
豈不聞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共破江陵雖事決於周
瑜普自持久曾為將因此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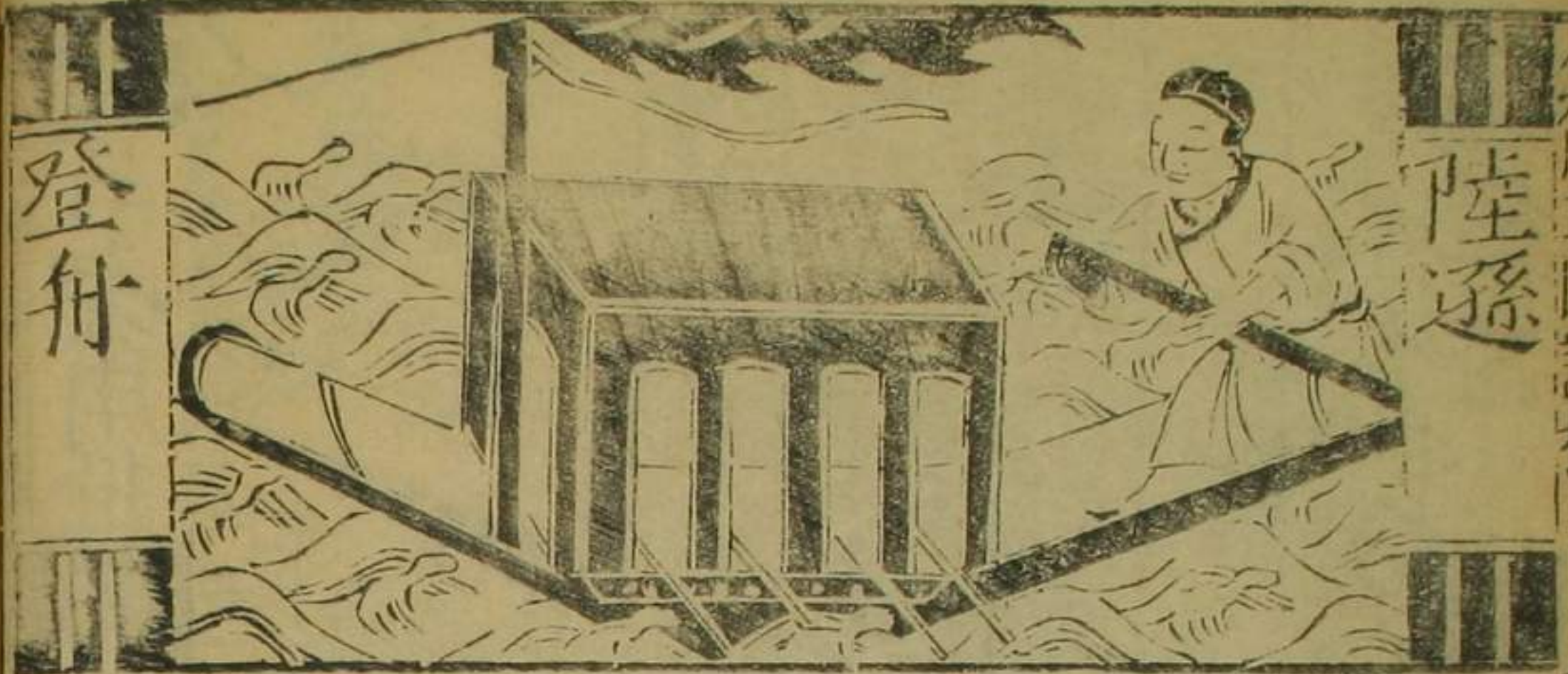
船底乃深



呂蒙用舟

蓋公器

主公思之孫權大悟遂拜呂蒙為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
軍馬令孫皓在後接應糧草蒙選兵二萬餘人船八千餘
隻上用能水者皆穿白衣扮作商賈之狀却將鎧甲兵器
於艣中次調韓當將欽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引
水步軍相繼而進其餘皆孫皓為合後救應軍馬已調遣
準備呂蒙來辭孫權文急發使往長安見曹操催趙進兵
以當後此事講休漏泄權自發使往長安去且說呂蒙預
先檄住陸遜隨後先發白衣人搖櫓作商船十隻望尋陽
而去晝夜兼行直望北岷烽火臺上守把軍將見船近岸
來問時船上二人回答我等皆做買賣的客賈江中風阻
來此避泊求免令數人登岸送此錢物買告軍士因此容
泊在江邊約至二更船上艣中精兵齊出圍住風火臺
將守把軍將不留一人人盡皆縛之因此不能舉火非止一
處俱是如此但緊要去處分撥八十餘船於路及皆縛之
軍士一人不損收足下船運取荆州長驅大進情無疑竟



陸遜

登舟

後人有詩為証

養子當如孫仲謀

呂蒙談笑便封侯

白衣搖櫓直奇計

一舉荆襄取次休

呂蒙於舟中將收伏沿江上下守墩軍士皆以厚恩撫之
以自已所食賜之以自已衣服與之軍將皆感恩無地蒙
然後問取荆州之計諸降將曰某等感將軍不殺之恩願
歃荆州以報蒙問何以得之降者曰某等皆到城下虛報
聲息賺開城門縱火為號唾手可降呂蒙大喜重賞降將
使其引領比及半夜到城下喚門守兵認得是荆州之兵
火速開門就門邊火起吳兵齊入呂蒙便令百餘騎賈文
遍告諸處如有妄殺一人者夷其三族妄取民家一物一
件者定按軍法當斬於市秋毫無犯次日天明家々開門
焚香迎接蒙告報但有原任官吏並皆依舊職及將關公
家屬另置別院恩養是日蒙自上馬點視四門忽見一人
取百姓家一箬笠以覆官鎧蒙喝左右執下問之乃呂蒙

今屬 浙江 紹興 府管 下



荆州百姓迎

呂蒙入城

同鄉故舊蒙曰吾平生不殺同鄉同姓今號令已出衆軍
不許妄取民間一物汝今已犯吾雖知同鄉往日之盟私
也安得以私已之盟而亂公法耶叱左右推出斬之鄉人
立曰其惡雨溫官鎧故取蓋之非為私也呂蒙亦泣曰吾
知汝覆官鎧終是不應取民間之物也再有何說速推出
斬之仍梟首示衆已訖呂蒙垂淚而葬之荆州之民及感
其德軍中震慄路不拾遺人有詩曰

一笠覆官鎧

尤然遭重刑

荆襄萬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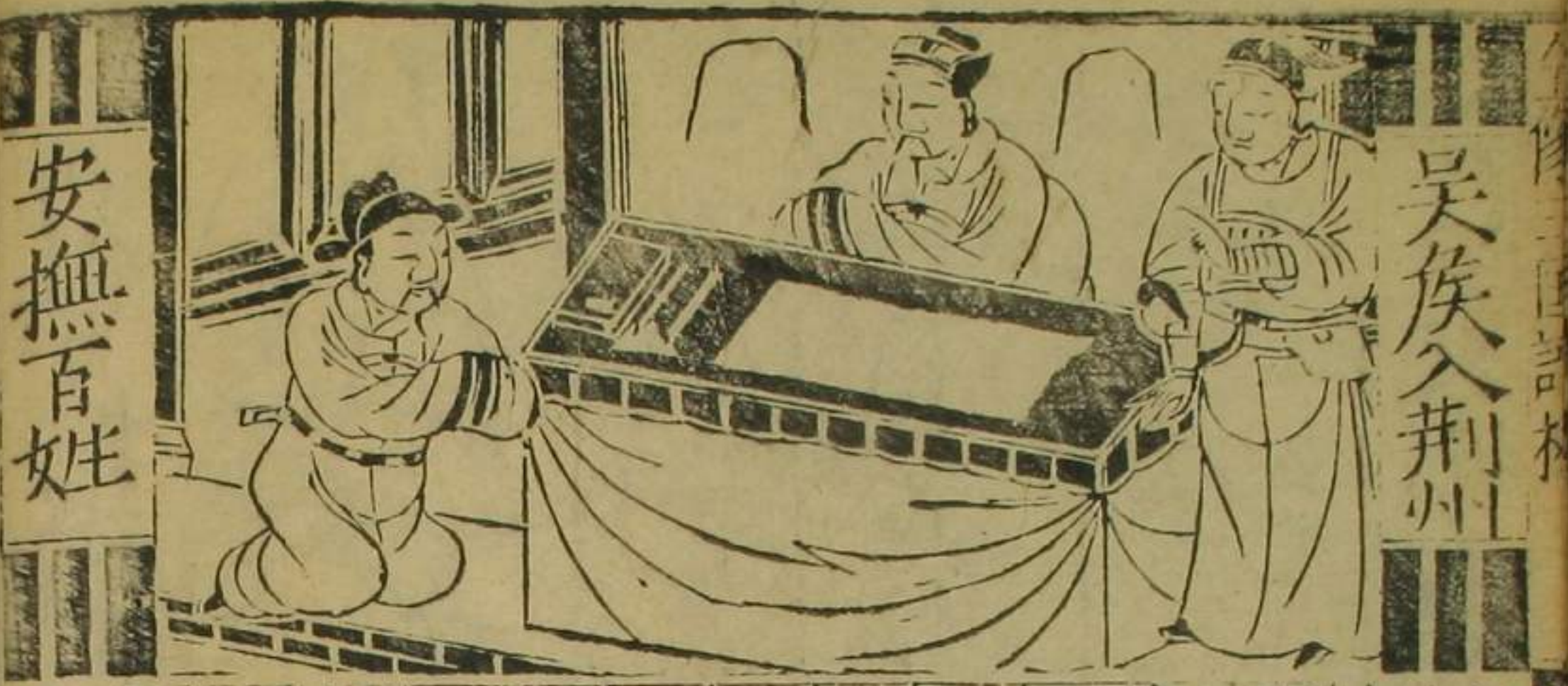
從此百安寧

呂蒙曰既安荆州迎接吳族入城
州事悉放獄中于禁等軍民皆安獨
糜芳各據城池未曾收復呂蒙陸遜商議
人出曰不須將軍動張弓隻箭某憑三寸不爛之舌去說
公安傅士仁來降可乎吳侯視之乃會稽虞翻字仲翔孫
權曰仲翔以何術可使傅士仁歸降翻曰自幼與士仁至

潘濬為治中掌管

安傅士仁南郡

各處忽一



吳侯入荊州

安撫百姓

交以利害說之必然歸降吳侯令虞翻引馬步軍五百逕奔公安却說傅士仁聽知荊州有失望見塵頭起荒閉城門準備堅守虞翻至城下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拴在箭上射入城中小軍拾得將來見傅士仁乃拆開看書曰切聞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著知得知失可謂賢哲知存知亡是避吉凶今吳大軍之行謀計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也將軍不悞此理獨據孤城而不早降是欲毀身滅族也為天下之譏諷請荊州已失坐落一寨瘦其地形將軍在吾軍手上耳奔走不得免愚以公為故人慮之願熟思之無有後悔故人虞翻謹啟

傅士仁得虞翻之書又思關公昔日之恨不如早降遂大開門請虞翻入城共訴舊日之情翻以吳侯寬洪大度說之傅士仁大喜即同翻資印綬來降吳侯孫權大喜欲令傅士仁仍守公安呂蒙私語曰目今關羽未除若留之必



傅士仁同

虞翻降吳

必有變只可重賞而使招諭糜芳為上權然之與傅士仁曰南郡糜芳與君厚如手足君可招來同降孤當厚贈士仁慨然領諾遂帶十數騎前赴南郡來說糜芳未知如何却說糜芳聽知荊州已失正無計可施忽報公安守將傅士仁至接入城問其事故傅士仁曰吾非不忠奈勢困危矣不能支持今吾已降他人糜芳曰吾受漢中王恩吾等安忍背之士仁曰關公去者痛恨吾二人倘或一日得勝回軍必無輕恕公細思之糜芳曰吾弟兄久事劉皇叔實難背之猶豫不定忽報關公有使至接入公廳使曰目今軍士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白米十萬石星夜令二將軍解赴軍前交割遲悞一日杖四十二日杖八十三日立斬糜芳大驚與傅士仁曰即日荊州已被東吳所襲此糧如何得去使命急催士仁掣所佩劍斬使於階下糜芳大驚曰公何故如此傅士仁曰雲長此言正是激吾二人也安

關雲長大戰徐晃

第九回

吳使來見

曹操



可束手受死不如且降吾已面誓時公不隨順必被雲長所害糜芳尋思無計只得相隨傅士仁降正說間呂蒙兵至城下未定糜芳隨傅士仁出降呂蒙引見吳侯各重賞靜軒詩曰

從人仁義感人深

背義忘仁恨不禁

大馬知恩曾報主

糜芳何起叛君心

安撫數郡民皆欣悅話分兩頭却說吳使至長安見曹操呈上書言晝夜併力攻襲關羽切不可泄漏令關公不備也操問眾謀士忽濟陰陶人也姓董名昭進曰軍士各有所長不可秘之今樊城圍至急引頸盼望救軍到來今若依聽孫權之言秘而不露則樊城早晚危矣彼勢大馬可圖之不如今日人皆知及射信入樊城中令彼心寬不生他意及令關公知之心持兩端前後不相顧管被思家基有失必速退兵以救荊州乘其兵退却令徐晃於路掩之可獲全勝若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也操大喜

關平戰



四家地名

退呂健

使遣人催徐晃急戰操自起大軍離長安還報唯陽之南駐大軍於摩坡以救曹仁先令人於路告報却說徐晃聽知曹操自引大勢兵過唯陽徐晃乃引副將徐商呂健提兵離唯陽望偃城進發時關平屯兵在偃城中廖化屯兵于四家前後共下十二個寨柵連路不絕徐晃先差徐商呂健假設徐晃旗號去攻偃城晃自將精騎五百從偃水投小路來襲偃城之後先說關平聽知徐晃兵來自提本部五千軍出兩陣對圓旗鼓相迎關平出馬與徐商交鋒關十餘合商敗走呂健接戰五七合又敗關平乘勢趕去商健軍皆退走二十餘里平正趕之間忽后軍飛報屯上火起關平提大軍回比及到偃城下一彪軍馬擺開當先徐晃在馬上咲問賢姪好不知死汝荊州已被呂蒙奪了猶然在此關平大怒拍馬舞刀徑取徐晃戰不三合三軍發喊偃城寨中火起關平不敢恋戰殺條路徑投四冢屯寨中廖化接着對平曰人皆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

報關公荊



州有失

惶之如之奈何關平曰如有軍士再言者斬忽流星馬報正北第一屯告急徐晃引軍攻打平曰第一屯有失諸營何安此間皆靠活水必然賊兵不能到此吾與汝救第一屯康化分付軍士看守如賊兵至可急放火平曰四家鹿角十重雖飛鳥不能入何況賊兵乎於是及提四家驍將與康化同救第一屯遙望魏軍屯淺山之上平曰徐晃屯軍不得地理何不今夜往劫彼寨康化曰將軍分兵去某當守寨以防不虞關平是夜二更引一軍徑投魏寨殺入看時並無一人平知中計急急退回時左有徐商右有呂建大殺一陣回到第一屯時魏兵四回皆起關平康化支持不住棄了第一屯急望四家寨中早望見寨中火起來到寨前看時粉... 兵旗號急轉樊城大路而來前面一軍擺開乃徐晃也... 州兵大駭多有投沔水死者關平康化死戰得脫來大井見關公且言徐晃如此更兼曹操自引大軍分十三路來救樊城多有人傳言呂蒙襲了荊州關

關公戰



徐晃

公大喝曰此疑兵之計也不可聽之... 無足慮焉正商議間人報徐晃引軍來到關公交備馬關平諫曰父親瘡口未合不可出戰關公怒曰徐晃與吾至舊深知吾能若不退軍時吾先斬之以戒魏將休犯我左右謀士皆勸不從乃披掛上馬提刀直出魏軍望見皆有惧色關公勒馬問曰徐公明安在魏軍門旗開處徐晃出馬背後十員魏將馬超形擺列在兩邊徐晃見雲長在馬上欠身施禮而言曰晃自別君侯許久不想君侯鬚已蒼白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至今感德不忘君侯英雄風振於華夏天下之士莫不嘆伏今幸一見雲長曰吾與汝交契甚厚非比他人何故數窘吾兒耶徐晃聽罷索軍器在手回頭眾將高聲大呼曰若諸將有得雲長者級者即賞千金關公曰汝是何言也晃答曰此乃國家之事非某敢私也言訖揮大斧驟馬直取關公公大怒揮刀迎之關公武藝雖高終是右臂少力兩將鬪到四五十合關平火急

雲長收



兵議事

鳴金關公不戰拋馬歸寨間時陣后喊声大舉元來曹仁在樊城中見救軍大至率隊伍放開城門殺出荆州兵大亂急奔湘江上流頭曹仁引軍殺來背後魏軍掩至多有死於水中者急渡江奔襄陽及徹軍馬要望公安來又有探馬到告稱公安傅士仁已降東吳了關公罵不絕口催糧人伴回報傅士仁在南郡殺使命和糜芳都降了東吳也關公聞言怒氣冲塞瘡口迸裂昏絕在地眾將救醒關公與王甫曰悔不用公之言果然失其大事沿江上下何不舉火知者答曰白衣人搖櫓作商賈之士伏精兵艤艘中以致先擒士卒不能舉火關公頓足曰吾中孺子之謀何面目見兄長乎靜軒有詩嘆曰

陸遜青年未有名 呂蒙詐病暗行兵 縱為欺人一念輕

趙累曰事急矣請一疏遣使往成都求救一面從旱路去取荆州關公遣馬良為使連發文書三通星夜前去一面

孫權 孫武 孫直 孫權 孫武 孫直 孫權 孫武 孫直

曹操班師



回摩披

引立望荆州進發却說曹仁得解其危便整軍馬要來追襲關公司馬趙嚴諫曰昔孫權與關雲長結連恐我軍其弊而擊之故預來效此力今雲長兵敗孤軍荒還尚可存之以為孫權之大害若深入追之未必便得則孫權改虞於彼而坐患於我也願熟思之曹仁用其言不追關公引眾將來見曹操泣拜請罪操曰此天数非汝等之罪也於是許覓龐德尸首親自設祭而用棺槨載往許昌下地葬之操重賞三軍到四冢屯地面遍覓徐晃所戰之地願與大小諸將曰賊圍斬鹿角十重徐晃深入其中大獲全勝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運入敵圍者也且解樊城之圍即日徐晃之功過於孫吳獲直矣眾皆嘆服於是魏王曹操先班師回摩坡屯住遣人召諸將賞功一一先至曹操點視其軍各離陣而迎之後聽知徐晃軍至操引數百騎離摩坡親自接待比至其軍各依隊伍一動一靜並無分毫錯亂曹操笑曰徐將軍真

釋義 周亞 夫美 徐亮 也

雲長遣使



見呂蒙

有周亞夫之風矣同至摩坡置酒大會操自奉盃勸徐晃曰全襄樊者皆將軍之力也徐晃再拜曰敵人未滅安敢望功再乞引兵去擒關羽以獻王上操大喜當勞了畢再令徐晃來襲關公未知勝負如何

關雲長夜走麥城

曹操封徐晃為平南將軍令與夏侯尚同守襄陽以遏關公之師二將辭去操為荆州未定不敢回師遂屯軍於摩坡以候消息却說關公於荆州道上進退不得與趙雲謀曰今前有吳兵後有魏軍吾在其中救兵不至如之奈何趙雲曰音日出蒙在陸口時常致書于君侯以結同盟共擒曹賊今却與曹解圍是背盟也君侯暫駐軍于此差人賁文與呂蒙看被如何對答關公聽其言即差使往荆州來却說呂蒙在荆州傳下號令荆州數郡但有跟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各掛榜文不許吳兵侵害月給糧依例應付如有患病之家差醫士登門療治時時給散並無缺少

使見



呂蒙

將士之家按堵不動歡聲相聞忽人報關公遣使至呂蒙自出迎接並馬入城荆州軍民知有使到填塞街巷來觀看呂蒙與使並馬而行無不歡喜共使至公廳待以上賓之禮使出書與呂蒙觀書畢乃答使曰蒙昔日曾與關將軍共結盟好今日之事乃國家所差非蒙之過煩使回見將軍善言致意即設宴以待兼以金珠厚賜來使其將士之家皆來問信連名寫平安信息令來使附信到軍前或有口信言家無事衣糧不缺使者被呂蒙留在荆州二日方且出城回到寨中見關公言呂蒙事况不及回書及軍事乃國家之命非蒙之本心也荆州城中君侯賢眷并大小諸將家無事供給不缺不須憂念關公曰此呂蒙之計也吾生不能殺此賊死亦殺之以雪其恨叱退使者便令起兵諸將士皆問消息使答如前眾皆歡欣各無戰心軍行之次人報關公於路將士迎回荆州者極多關公越恨呂蒙催軍進發前面鼓聲大振一軍人馬來到為

三路軍混



戰關公

首領兵大將九江壽春人也姓蔣名欽字子奕出馬橫鎗大呼雲長何不降關公大怒曰吾乃漢將豈降賊也言訖拍馬舞刀逕取蔣欽兩將戰數合欽敗走關公引軍趕去約趕二十餘里左邊山谷中一隊軍馬出為首領兵大將遼西令支人也姓韓名當字公議關公撥馬來戰右邊山谷中一虎軍馬出為首一員大將九江下蔡人也姓周名泰字幼平三路軍馬來併關公知深入重地荒徹軍行不數里山崗上白旗招展上有荊州土人高呼本處人早歸降關公大怒欲上山岡殺投降者山巖內兩路軍出右邊是瑯琊莒縣人也姓徐名盛字文嚮左邊是廬江安豐人也姓丁名奉五路軍馬喊殺振天將關公圍在垓心手下將士漸星散靜軒詩嘆曰

關公義勇孰能傳
難出東吳呂陸謀
不識勢劣人散矣
單刀猶自復荊州
比及黃昏遙望四山之上都是荊州土居之民呼兄喚弟

關平廖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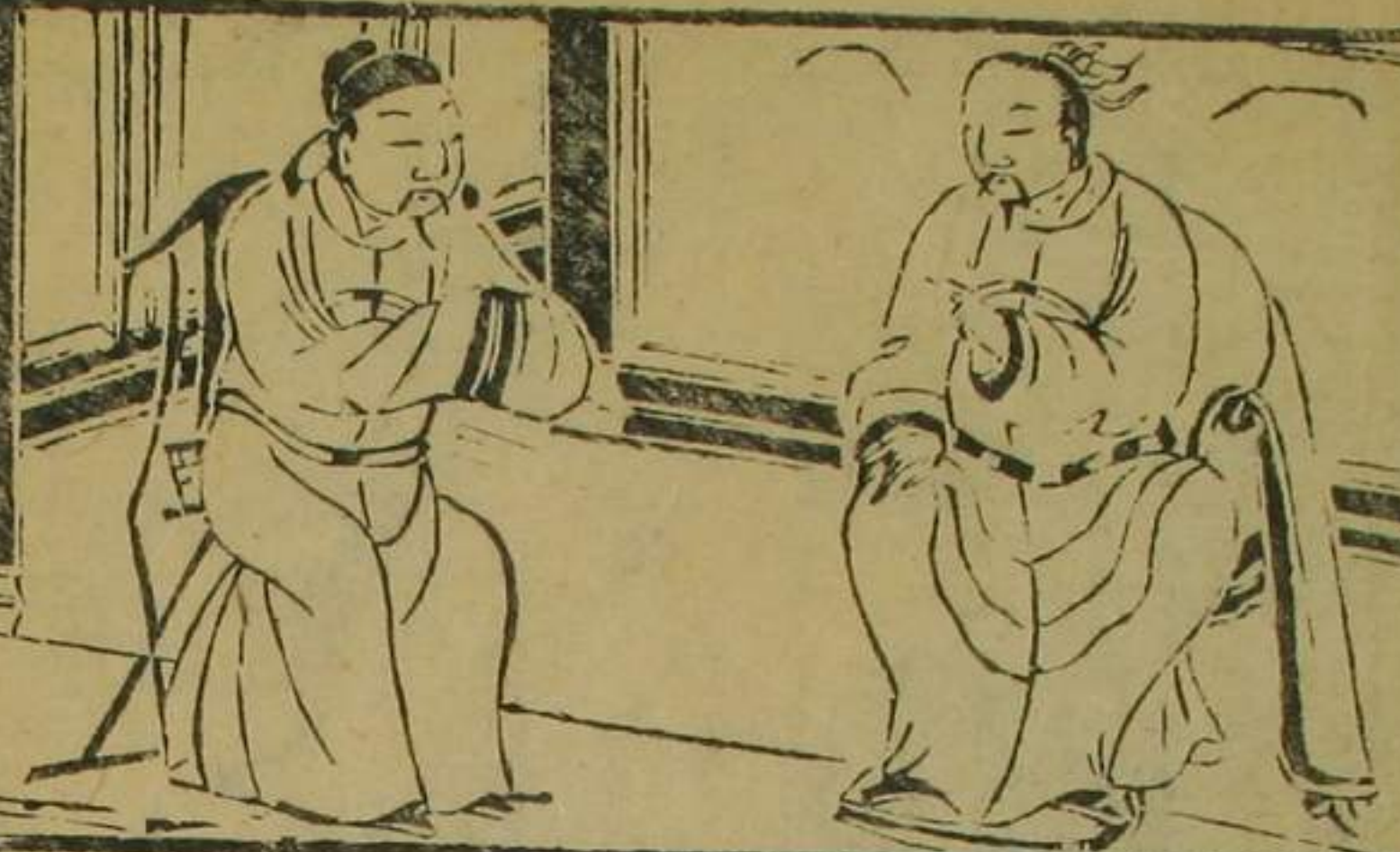
殺入見關公

覓子尋公呼號之聲軍心皆變都隨其呼號之聲而去關公止遏不住心中轉怒卻從正有百餘人夜至二更正東上喊聲大振關公引百餘人隨聲而去却元來關平廖化分兩路殺入重圍解救關公而出背後荊州之兵招喚同出之聲不曾斷絕皆出蒙之計也後人有詩為証

勢去人離沒奈何
休言百萬甲兵多
呂蒙預定招降計
絕勝張良散楚歌

關平止父曰軍心離矣必得城郭暫時屯駐以待救兵關公聽平之言催敗殘軍行前至一城名曰麥城郭雖小可以暫住關公入城分兵緊守四門與平商議平曰此去上庸劉封孟達守把可速遣人求救為上若得此救軍馬到如待川兵到來正商議間城上喊起吳兵大至週迴圍繞水泄不通關公自登城觀看吳兵八面分布整齊軍馬雄偉關公曰誰可往上庸求救於劉封廖化應聲出曰某當一往公曰但恐不得透重圍耳化曰視死如歸何所不

劉封同孟



達評事

至公即修葺異化密藏食一食飽上馬令關平送出開城
門平先殺出正遇吳將丁奉被殺敗廖化乘勢殺出重圍
投上庸去訖關平退去城中堅守却說劉封與孟達自建
安二十四年同攻上庸太守申耽率眾歸降因此漢中王
加封副將軍令孟達同守上庸聽知關公兵敗二人正議
間忽報廖化至遂請問之化入言關公兵敗困於麥城八
面皆是吳兵望二將軍引上庸之兵以救之倘若少緩
公必陷矣封曰將軍少歇待我尋商議廖化去驛中安歇
劉封與孟達曰叔父被陷如此之禁何達曰今聞東吳精兵
二三十萬俱在荆襄九郡皆屬於吳止有麥城彈丸之所
更且曹操自提大兵四十萬橫截江漢勢若泰山量吾上
庸山城之兵安敵如此之大勢乎正如驅羊入虎口耳封
曰吾固如此奈何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而不救達笑
曰公以彼為叔彼以公為草芥耳前者漢中王登位欲議
立後問於孔明曰此家法事也須問雲長聖德漢中

廖化單馬往



成都求救

王乃使人致書荆州問關公勃然曰立嫡不立庶古之
常禮何必問焉公乃螟蛉之子故付以山城而遠之秦豈
為親骨肉也以此觀之安德不以公為草芥乎眾所皆知
何以自隱劉封曰公言雖是將何以推之達曰但言山城
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與兵恐失所守封然之次日請
廖化言山城初附之事化大驚特以頭扣地而言曰若如
此則關公喪矣封曰一杯之水安救一車之火請將軍勿
久滯可速回化大慟而求之劉孟二人皆推病不起廖化
知事不濟尋思除往成都告漢中王去遂上馬大罵而出
去却說關公在麥城日夜望上庸兵到並不見動靜况城
中無糧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有帶傷之士公與趙雲商
議似此如何累曰且只堅守忽報城下有人叫休放箭有
話來見君侯公文放入乃諸葛瑾也瑾與公叙禮罷瑾曰
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凡居人世須識時務今以勢
言將軍所統漢上九郡俱屬吳矣止有孤城一所內無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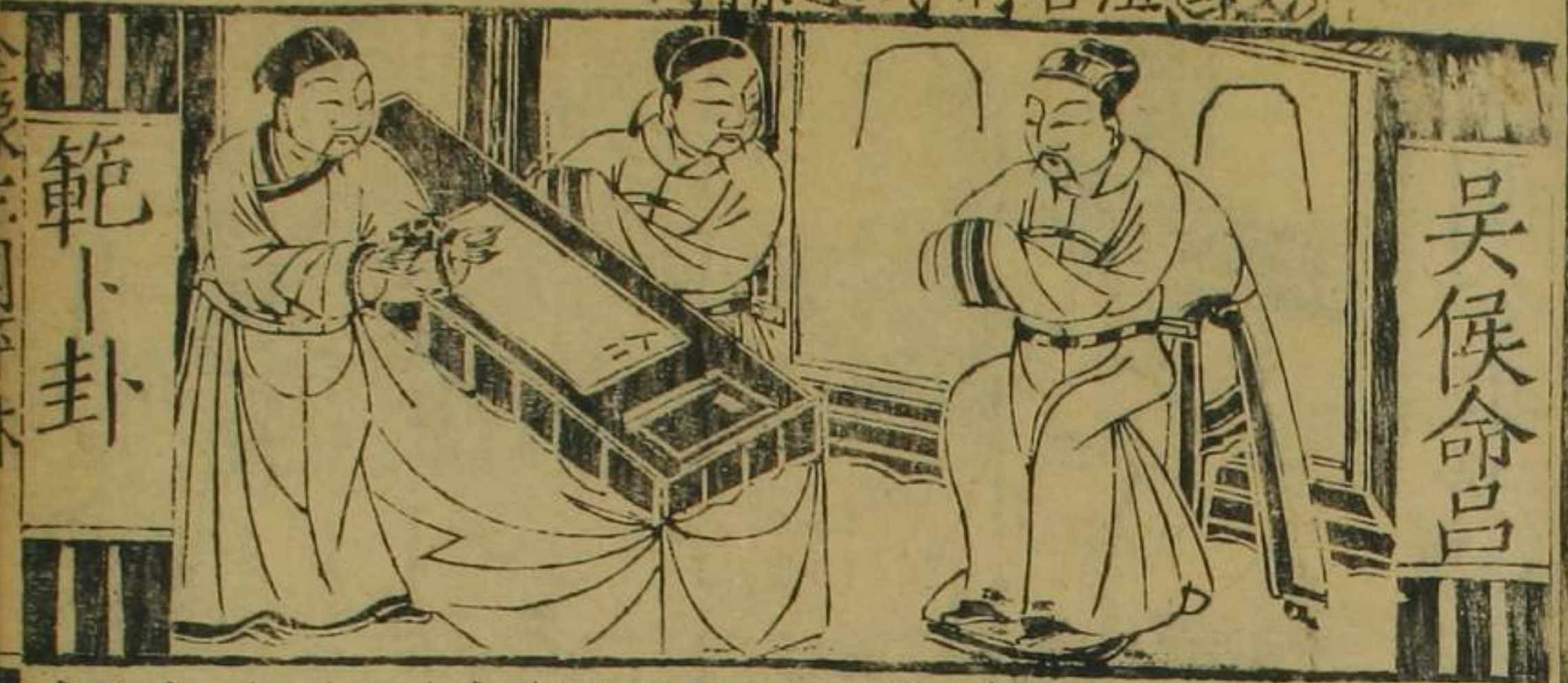
諸葛瑾說



關公不允

草外無救軍危在旦夕何不從瑾之言同歸順於吳侯後領此地以保全家永顯祖宗將軍熟思之關公正色而谷曰吾乃解梁一武夫蒙主君待以手足吾安肯背主投賊哉王可碎不可改其白竹可焚不可改其節汝勿多言速請出城吾欲與東吳決一死戰也諸葛瑾曰吳侯與將軍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兵扶漢室亦非他意將軍何執迷如是言未畢關平拔劍欲殺諸葛瑾關公叱曰被孔明在蜀輔佐汝伯父若殺之恐傷其義遂令左右急催諸葛瑾上馬乃惶恐滿面急急出城回報吳侯言關公心如鉄石不可說也孫權曰似此奈何帳下一人出曰某請卜其休咎眾視之汝南細陽人也姓呂名範字子衡權乃卜之範著書三支占成卦象得地水師卦更有玄胎持應主敵人遠奔孫權乃問呂蒙曰卦主敵人遠奔將何策以擒之呂蒙笑曰卦象正合吾機關雲長使有冲天之翼飛不出這

界安陵州在地臨



吳侯命呂

範卜卦

羅網矣蒙已算定這條路須得此人去把守非此人則難失耳孫權問用何人守甚處未知呂蒙言出何人
土泉山關公顯聖
呂蒙曰麥城四門皆有大路吾料雲長兵少必不從大路而走正北山路嶮峻必投此小路去也先喚朱然將五千精兵伏於麥城北二十里但有敵軍至不可擊只可隨後掩之其軍無戀戰之心必走臨沮却令潘璋亦將五千精兵四散伏於臨沮山僻小路可成事也其餘大路吾亦調遣已定惟北門不用弱兵守之關公走北門無慮矣權令呂範卜之範占其卦象言曰卦中主敵人西北而走米日亥時必可擒之孫權便令呂蒙調遣朱然潘璋兩軍去了了却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兵士止有三百餘人更無糧夜間又被吳兵在城外招喚各各姓名多有墜城而去者關公不見救兵至心中無計與王甫曰悔不用公之言致有今日之苦王甫哭而對曰今日事極雖子牙復生

王甫慟哭



關公垂淚

亦無計可施矣趙累曰必是劉封孟達不發救兵何不棄此孤城奔走入川再整兵來復漢上未為晚矣關公曰吾亦如此遂上城觀望見北門外旗幡不整兵士甚弱公曰此去何所或對曰此皆山僻小路可以入川公曰今晚可走此路王甫曰山路恐有埋伏不如走大路為愈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惧哉隨即下令交近侍為步軍各要茨裝帶準備出城王甫伏地慟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甫與手下百餘人死據此城雖粉骨碎身亦無降意專望君侯早來救援關公亦大哭而別是夜黃昏上馬與子關平司馬趙累並手下百五十人開北門衝出吳兵莫敢當其鋒銳四下亂窺關公提青龍刀前行至更初約走二十里山庵內火把齊明鼓聲大振一彪軍出當先一員大將乃州陽故章人也姓朱名然字義封策馬持鎗曰雲長早降免汝一死關公大怒縱馬提刀戰之朱然見雲長乘勢迎殺四下精兵皆起關公不敢戀戰望而奔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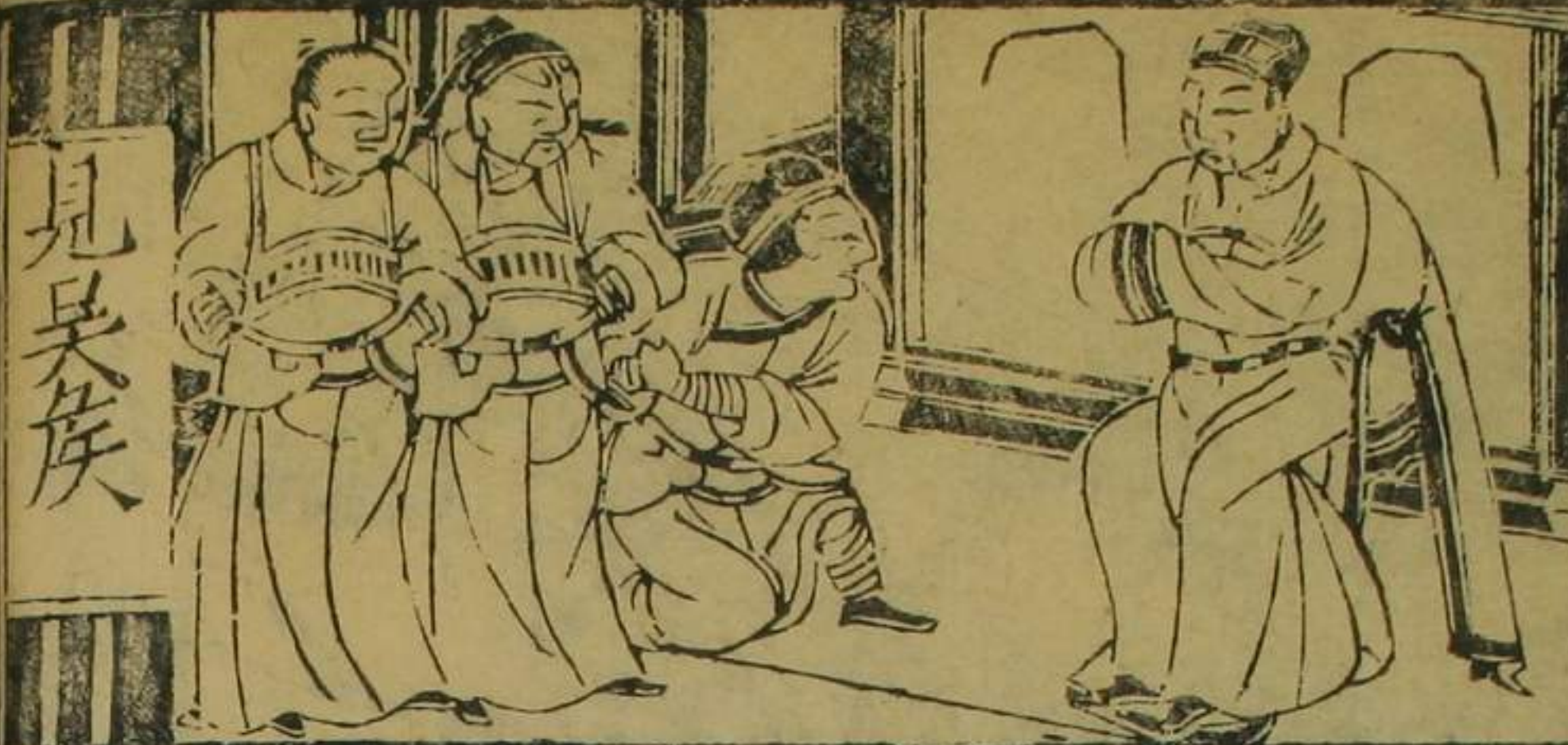
關公獨



戰朱然

後朱然掩殺行動已將五十餘人又行三四里前面鼓聲振地一軍擺開當先東吳上將東都發干人也姓潘名璋字文理向火光影裡驟馬橫刀來戰關公下馬大怒縱馬迎之戰不三合潘璋敗走關公追趕背後喊聲大振四下兵起關公不恋戰急回望山谷小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關公不勝悲惶令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淨十餘人前行至決石絕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叢亂樹木紛雜時五更將及正走之間喊聲舉處兩下伏兵皆用長鈞套竿一齊並出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身離離鞍已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關平聽知父已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精兵皆至四下圍住孤身獨戰力及父子皆受執吳侯孫權恐不了事自引諸軍直到臨沮特東方已白聞已擒關公父子權乃大喜聚眾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公平日間以天下

關公被捉



見吳侯

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伏於孫權否關公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聽吾一言吾與劉皇叔義同山海今日誤中奸計但有死而已何能伏耶權回頭與左右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孤欲以厚禮宥之若何左曰成曰不可昔日曹操得此人時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爵封漢壽亭侯賜美女十人如此恩養尚留不住其後五關斬將曹公怜其才而不忍除之今日自取其紂欲遷都以避其鋒况主公乃仇敵乎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孫權低首而言曰斯言是也急命推出是歲十月中旬關公於臨沮而亡比子關平一時被害史官有廟贊曰

壯哉熊虎將 趕漢雲長 功跡過韓耿
聲名重馬張 恩酬曹孟德 死報漢中王
大義吞天地 英風播四方
後來宋賢作詩以悅關公

赤兔馬偃月



乃馬忠敵侯

少年為客離蒲東 濟困扶危立大功
趕漢朝熊虎將 魏當世美髯公
時來官渡驚曹操 數及臨沮遇馬忠
大義古今誰可及 令人哀怨淚痕紅
又有史官廟贊關平
烈三分將 堂百戰身 金戈衝殺氣
鐵馬截征塵 報國忠心壯 隨親孝義淳
臨沮天數定 父子共歸神
又贊美關公父子之德仍哭其終云
當年父子振荆襄 吳魏何人敢跳梁
權欲連和求配偶 操將迂回避鋒芒
子憑胆勇寧三國 父仗神威定八荒
不意呂蒙施詭計 可憐忠義一時亡
自父子歸神之後關公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敵與孫權就賜馬忠騎坐乃賜與潘璋其馬數口不食草料而

普靜招安



卷



雲長宜觀

死却說王甫在麥城中骨顛肉驚乃問周君曰昨夜夢見
主公渾身血污立於其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
凶正說間一人報曰兵在城下將關公父子自縊招安主
甫大驚與周倉登城視之果是王甫乃墜城而死周倉自
刎而亡於是麥城尺屬東吳却說關公一魂不散悠悠蕩
蕩直至一處荆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為王泉山上一
僧名普靜元是汜水關鎮國長老是時靜禪師雲遊天下
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草為庵每日坐禪參道止
有一小行者化飯度日是夜月白風清正當三更靜禪師
正在庵中坐定忽聞空中有人大呼還我頭來靜禪師現
之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青龍刀左有關平右有周倉
口口但呼如前言不息靜禪師已見是關公待馬到庵前
禪師乃以手中塵尾擊其座曰顏良安在關公陰魂頓悟
遂下馬叉手立於庵前曰吾師何人願求清號靜曰昔汜
水關前鎮國寺中也曾相會今日何故不識普靜即公曰

立關



顯聖廟

王廟

羽雖愚意願聞具教靜曰昔非今世一切休論只以公所
為言之往日白馬渡顏良雖不曾與公開刀忽刺之斯人
於九泉之下安海不抱恨哉今呂蒙以詭計害公正猶此
也公何迷惑如是關公方始解脫礼王泉山靜長老為師
就山間往顯聖廟人於山頂建廟四時以猪羊祭祀之
後至大唐高宗朝鳳儀年間東京開封府尉氏縣有一秀
才累奉不第三上萬言皆不中選遂乃捨族出家法名神
秀拜勤州黃梅寺五祖禪師弘忍為師孝大小乘法後雲
遊至天下到王泉山坐於怪樹之下見一大蟒於前神秀
端坐不動次日於樹下得金一斛遂於王泉山上初建道
場因問人此何廟對曰三分關雲長顯聖之祠也神秀欲
折毀忽然陰雲四合見關公提刀躍馬黑雲中馳驟神秀
問之關公具言前事神秀乃破土建寺立關公為本寺伽
藍至今古跡尚在神秀六祖禪師是也此一節出傳燈錄
昔關公在生之日傲慢士大夫而恤下人有故相歐

釋義 崇寧 宋徽 宗年 號 解梁 今屬 山西 平陽 府 解州 是也

神秀加関



公殿宇

罵者告到公必以酒與之勸和後人爭聞不恐告狀恐犯命之怒時人謂之不恐犯直至于今大小皆呼関爺張飛平生燥暴雖敵士大夫而不恤下人但有士卒爭聞告到跟前不問勝負並皆斬之其後但相侵犯不敢告狀但恐皆被斬也張飛為人名不敢犯関公為人義不敢犯其義重也如此関公為神之後宋朝崇寧年間出現故封為崇寧直君又解州塩池雖尤作乱亦是関公神力破之故累加封

聖朝贈號義勇武安王 故宋賢有詩宣揚義勇武安王 憶昔將軍起解梁 彪形九尺有餘長 眼如丹鳳朝天柱 眉若卧蚕侵髮傍 髯拂烏雲吞曉日 面如重棗早經霜 馬騎赤兔追電影 刀按青龍噴雪光 桃園結義過山岳 誓共生死共刘張

吳侯議



吳師

関旗勦滅黃巾賊 烈々英雄播四方 酒未温特華雄喪 馬却到時車胃亡 不降曹公只降漢 一宅仍分兩院墻 曾於官渡施神勇 力誅文丑刺顏良 千里獨行勢莫比 五関斬將誰敢當 古城重會表忠節 搥鼓之中斬蔡陽 華容道上酬恩德 荆州城内鎮邊疆 單力赴會真豪傑 水滸七軍妙算良 操欲迂都避鋒銳 吳要求親寧荆襄 呂蒙一旦施詭計 白衣搖櫓渡関防 麥城受困軍旅散 臨沮父子魂渺茫 玉泉山頭夜顯聖 解梁池内神昭彰 歷代加封贈尊號 崇寧年間朝宋皇 生作三分熊虎將 死為義勇武安王 自関公歸天之後孫權及收荆州之地將公父子首級招

吳侯設



宴犒軍

安各處人民忽張昭自建業而來見孫權曰主公損却關公父子江東村不遠矣權問其故昭曰昔此人與劉備張飛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備有兩川兵糧俱足諸葛為之謀張黃馬趙為之將若知東吳損其父子必起傾國之兵忿死而來吳兵何可以當也孫權聞此言乃指足曰孤失計較也如此奈何張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蜀兵不來荆州磐石之安權問其計如何

漢中王痛哭關公

第一百回

張昭曰今曹操引百萬之眾虎視華夏又思漢上之地矣若劉備急欲報仇必歸順于曹操貪其利必然納之若二處連兵則東吳有厭郊之危矣不若先遣人將雲長首級特送與曹操明交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備必與兵與曹操戰矣待其魏蜀交兵之後看驍慢於中取事非但可保江東西川亦可圖也如更有西川之地何俱曹操乎權然其言即時作宴犒勞諸將各賞賜佳

關公降呂



蒙扭吳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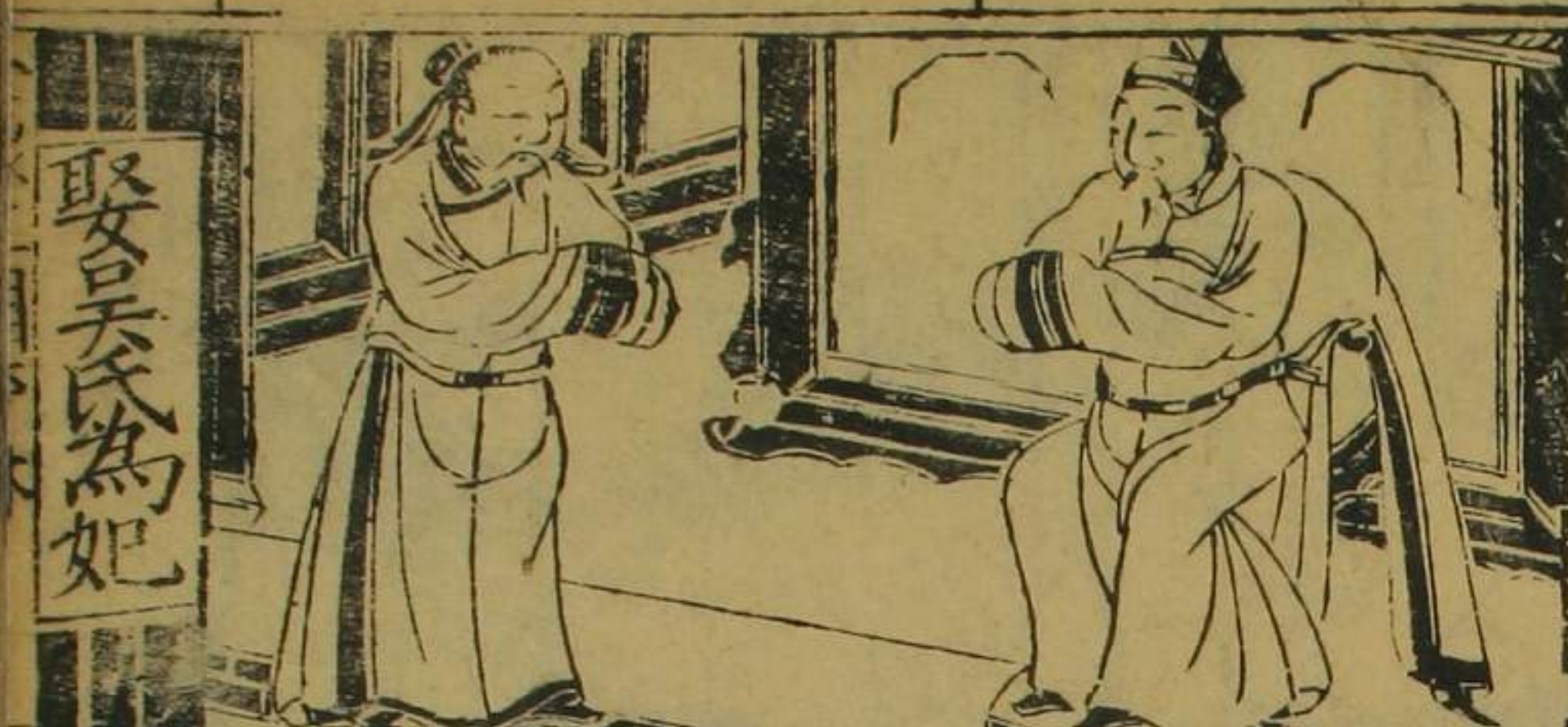
蒙點軍未至權曰今得荆州皆呂子明之力也子明何為未至使人催之人報呂蒙至權自出迎接撫其臂曰孤父不得荆州今稱心滿意皆子明之力也蒙謝曰一者主君之洪福二者諸將之虎威蒙豈足掛齒乎權請入列之上坐蒙再三推辭坐于其次孫權奉盃而言曰昔日周郎雄烈蓋世胆量過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不幸中途而亡後子故終是孤時便有帝王大略此一快也孟德東下諸人皆勸孤降獨子故與周瑜開大計赤壁鏖兵大獲全勝此二快也今子明與孤設謀定計立取荆州勝於周郎一快也矣於是酒勸之呂蒙方欲飲酒忽然擲盃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厉声大罵呼曰碧眼豎子還識吾不象大驚急起分之呂蒙推倒孫權大步進前坐於權位上神眉剔盞兩眼圓睜而言曰吾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年汝一旦以奸計面之吾不能啖汝之肉死當以誅其魂吾乃漢壽亭侯關雲長是也孫權與眾將下拜少刻蒙



首級進曹公

七竅內鮮血迸流而死於塔上孫權具棺槨而葬之追贈南郡大守馬陵侯其子呂霸襲賊蒙死年四十二歲時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也孫權懼關公神威將木匣盛貯首級星夜送與曹操時操於摩坡班師回至洛陽聞孫權遣使送關公首級至乃大喜曰雲長已亡吾無憂矣忽塔下一人咲曰此乃江東移禍之計也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劉備張飛與此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吳殺之恐其復仇以將首級獻上使備知是大王所使不去伐吳迨來攻魏若魏蜀交兵急難罷休東吳於中取事或取兩川或寇中原隨勢行之故知移禍之計此昔春秋有老龜煮不爛移禍與枯桑今日正此謂也操驚曰仲達之言有理然此將何策以解之司馬懿曰此事極易王上可將關公之首刻以香木之軀以大臣之禮葬之使人知之則劉備深恨孫權必尽力南征看吳蜀交兵之後却乘其勢而擊之吳勝則擊蜀、勝則擊吳二處但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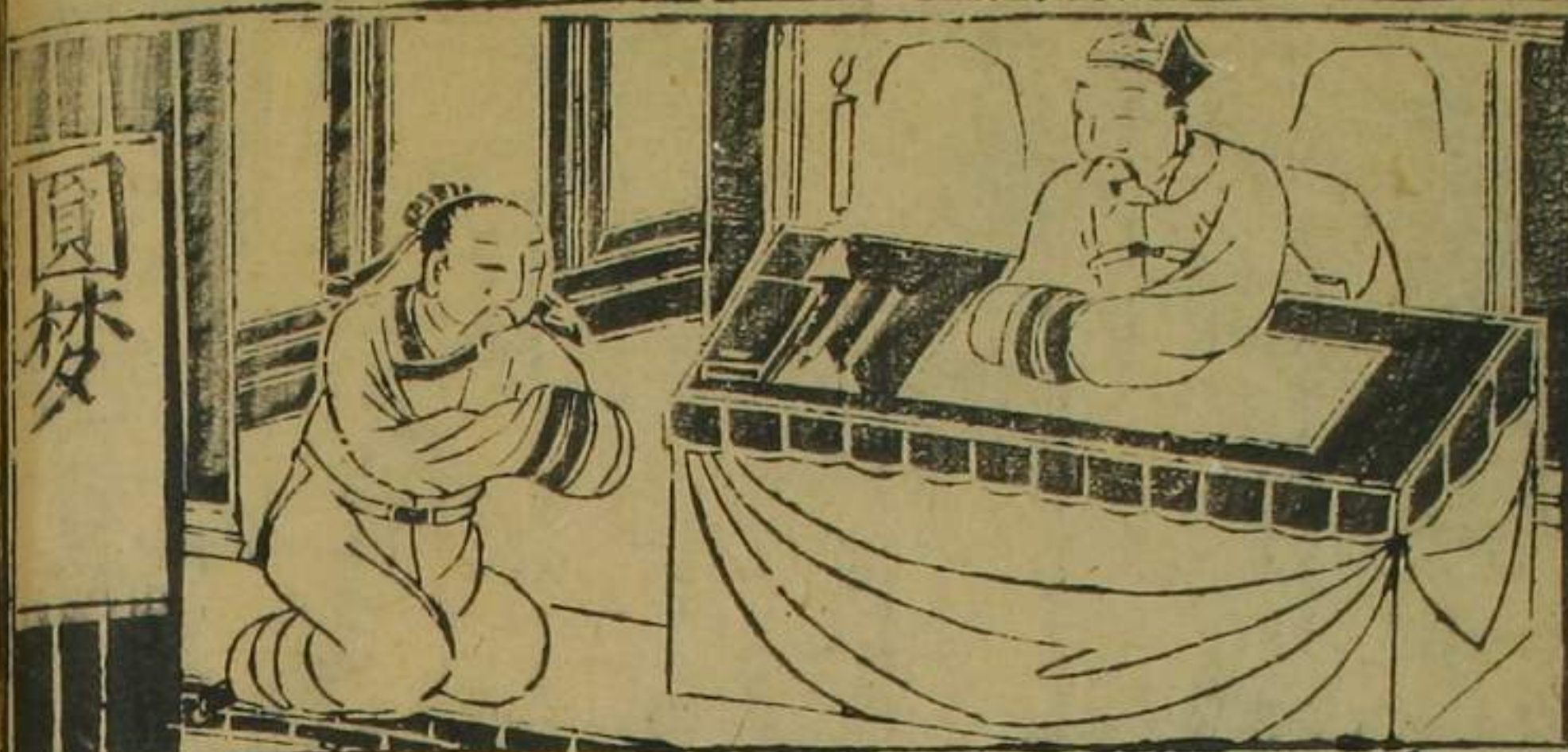
孔明勸玄德



娶吳氏為妃

一處一處亦不久也大王思之操曰仲達妙論即時將關公首級敬匣視之見雲長面如平日操曰久不見將軍耶言未絕忽然匣內鬚髮皆動驚倒曹操半晌方醒操曰真天神也即時具棺綵輿刻沉香為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十里令大小官齎送操自往祭之褒贈荊州王之號於是遣吳使回江東話分兩頭却說漢中王自東川回西川成都諸葛孔明言王上自先夫人棄世更且吳夫人女孫氏南歸必難再娶人倫之道不可棄也必納正妃以正其位漢中王從之時成都有昔日劉馬長子劉謂之妻吳氏守寡在家其婦美而且賢乃吳懿之妹也吳懿少亡父母將妹入川倚傍劉馬過活有一相士相吳氏曰此女必當大貴非后即妃於是劉馬有妄想之心娶與長子劉謂娶不數日謂患心疾而死其婦寡居川民皆知其賢故群下皆勸可納為妃漢中王曰劉謂與吾同宗於禮不可洪正曰論其親疎何異曹文之與子用乎於是

孔明



圓夢

顛音

漢中王遂納為正夫人漢中王在川中亦生二子長曰劉
未字公壽次曰劉理字奉孝其子皆庶出自此川中大熱
民安國富忽有人自荆州還言東吳累求親於關公力
阻之孔明驚曰荆州危矣正欲商議使人替關公回却聞
累報捷音更兼關公入報水滄七軍功蹟因此未敢移動
每、探聽皆報全勝江邊關防周密萬無一失忽一夜玄
德自亮渾身肉顫睡卧不安起來內室秉烛看書覺神思
昏迷伏几而卧忽就空中起冷風一陣燭滅復明擡頭見
一人立于燈下玄德問曰汝何人黃夜得進我室其人
答曰三次皆不應玄德疑怪自起視之見雲長立于燈影
之下往來閃避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中夜至此必有事
故吾與汝恩同骨肉何故如此迴避也關公答曰願兄見
怜當雪弟恨言未絕冷風驟起忽然驚寤就几上作其一
夢時正夜當三更玄德大疑荒出前殿使人請孔明圓夢
孔明入見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是王上寸心思憶

廖化入蜀



朝見玄德

公以致如此何必多疑再三思之孔明以言解釋孔明辭
出至中門外遇許靖曰恰纔到軍師府下報一机密听
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机密許靖曰今晚有人
傳報東吳呂蒙已襲荆州雲長危矣故來報孔明曰吾
夜觀乾象見將星墜于荆楚之地亦知雲長已及矣但
恐主公之憂不敢明言夢中之警如此吾以善言寬解恐
傷其心孔明許靖正說之間忽殿門內轉出一人手扯孔
明之袖曰雲長已故何以相瞞孔明視之乃漢中王也遂
與許靖伏地而告曰適來所言皆虛謬事也未足深信願
王上寬懷勿生遠慮玄德曰吾與雲長猶一體耳彼若有
故孤豈獨生哉孔明許靖正勸論間忽報荆州廖化至玄
德急喚問之化哭拜於地細說前因玄德大驚若如此吾
弟休矣孔明許靖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礼罪不容誅請王
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救荆襄之急玄德曰吾弟有失
安能獨生哉一面遣人往關中報知翼德吾未日自提大

漢中王哭



關公

軍去救吾弟一面傳公會集軍馬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被吳將潘璋部將馬忠所獲義不強節父子歸神玄德听罷大叫一聲望後便倒未知性命如何

曹操殺神醫華佗

玄德昏絕於地左右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宮內送罷湯藥孔明曰死生有命言曹魯在天雲長剛而自矜有此禍也王上且宜保重萬金之軀徐報仇玄德曰吾與關張二弟自從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弟已亡吾豈能享富貴若不報仇雪恨是負昔日之盟言罷又哭絕於地三五番幾死眾皆勸之玄德自此三日水米不食但哀哭而已淚濕衣襟點成血孔明再三上言曰今雲長沒於不幸王上念舊日之盟理宜報仇王上摧殘貴軀倘有不諱誰能尽心竭力以報仇恨玄德曰吾與東吳誓不共天地同日月也孔明曰今日人報東吳恐其復仇將關公之首級獻與曹操以王侯禮待而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

曹操命



伐梨樹

東吳欲移社於魏多人物已知其心故令操厚葬之是令王上歸然於東吳也玄德曰吾今提軍只問罪於東吳以報弟恨孔明曰未可也方今吳欲令我軍侵魏亦欲我兵侵吳各懷詭計乘其虛隙而圖之王上且宜按兵不動與雲長發喪待吳魏不和方可伐之衆皆力說玄德方始進膳川中大小軍將盡皆掛孝玄德望南祭之號哭終日繼之以夜却說曹操在洛陽每夜合眼便見關公問於群下衆皆言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以居之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恨無良工曹詢進言曰洛陽良工蘇越極喜可用操乃喚至今蘇越登建始殿圖本益成九間大致前後廊進上操曰汝所益正合吾意只恨無佳木作梁蘇越曰此去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瀧龍潭前有一亩名曰瀧龍祠旁有一大梨樹高十餘丈堪可為建始殿操大喜即時令蘇越帶領人工去伐此木鋸解不動斧砍不入回報曹操不信自引數百騎直至瀧龍潭

命請華



佗治病

下馬仰觀此樹亭，如華蓋直上接雲，並無少曲。操令砍之，鄉老數十人告曰：此樹數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下伏潭中，老龍不可伐之。恐生災，村操怒曰：吾平生歷普天，下四十餘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誰不懼吾？是何妖神敢逆吾意？子不語怪力亂神，量此樹有何異焉？言訖，遂拔所佩倚天寶劍，親自砍之。錚然不動，有聲血濺滿身。再砍之，血濺其面，左右衣襟亦赤。操大驚，遂棄劍上馬而歸。是夜二更，操不睡，坐于殿後，靜至忽怪風起，一神披髮仗劍，渾身皂衣，立於其前。操叱曰：汝何人也？其人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造建始，意圖篡逆，却來伐吾神樹。吾知汝天數，特來殺汝。操怒急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劍向前，擊頭砍之。操大叫一聲，忽然驚寤，頭疾不可當，乞遍求良醫，並無少效。諸官皆憂，乃有華歆入見，操進言曰：大王知有神醫華佗否？操曰：莫非江東醫周泰者乎？歆曰：然。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其人之妙，世之罕見。凡有患，或用藥或用

華佗入



見曹操

多或用針，隨手而愈。若在五臟六腑之內，藥不能攻者，乃用麻肺散飲，須臾便以醉死。佗乃用大刀割開其腹，煎湯洗臟，剝肺腕，心略無疼痛。然後用藥線縫合，傳藥末。或一月二十日之間，即平復矣。其神妙如此。曾有江陵相夫人有孕，六月腹痛不安，佗視其腹中曰：乃男胎也，已死矣。以藥下之，果是男胎，數日而愈。一人佗行於道上，見一人呻吟之聲，佗曰：此乃飲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佗令取薑汁三升飲之，可痊。其人歸家飲之，吐蛇一條，長一尺，患者便能飲食。即時往佗家謝之，佗出不在。小兒引患者往壁間視之，見蛇數十條，於壁間又有廣陵太守陳登病，胸中煩悶，面赤不能食。佗曰：胸中有蟲，數升欲作肉，疽蓋為食，隔之，佗以藥飲之，吐出蟲三升，皆赤頭，自尾動，搖登問其故，佗曰：此乃魚腥之毒也。今日雖可，三年後又發，必死。又有一人眉間一瘤，其痒不可當，令佗視之，佗曰：內有飛物，所居人皆笑之。佗以刀割破，內有一黃雀飛起而去。又有一

曹操責



華佗

男子在途被犬咬其脚跟隨長一塊痛痒不可當也作曰
痒有黑白二基子痛存針十箇人皆不信後割下果如前
言華佗之醫真有扁鵲叔和之聖手今在金城居住雜此
不遠何不召之操聞之即忙差人星夜召華佗至令視脉
作曰此是大王風息所害之病操曰孤平日所患醉頭風
才一舉發五七日不能飲食痛楚不可當你與五口治之作
曰其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空自用藥不可療治作
曰有一法須是用麻肺湯服之然後用斧劈開腦袋取出
風涎其病可以除根操大怒曰汝殺吾耶作曰豈不聞昔
日關雲長被藥箭射傷其臂某曾剖骨療毒自然無事大
王何多疑也操曰臂可割吾腦安可劈也此人與關公情
熟必是要與此人報仇也叱左右收下拷問其故賈翊諫
曰似此良醫世之罕有不可廢也操怒曰天下無此鼠輩
急令追拷華佗被拷不過只得屈招欲殺魏王獄中一禁
子姓吳每日以酒食供奉作感其恩乃與吳押獄曰吾

此及致之而華不信
于禽以殺陀信



口天妻燒華

佗藥書

眼見死於非命有一青囊書不傳於世深感汝恩無可以
報吾作書汝可遣人賫書往吾家取此青囊可藏以記吾
之神醫也吳押獄曰某若得此書當棄此役行醫救天下
之人作即與書往金城作家取得青囊付與妻深藏之待
吾棄了獄吏歸家行醫數日操病越重令盆死華佗於獄
中吳押獄歸家其妻已將青囊之書盡皆燒毀果問其故
妻曰縱奈得如華佗一般只落死於獄中自此書不傳於
世后人嘆曰
神醫聖手最為良 傳得仙翁海上方
愚婦焚燒真可恨 後人無福見青囊
後人有詩嘆曹操云
奸雄曹操患頭風 不信神醫有妙功
若使華佗親劈腦 尚存性命洛陽宮
操自殺華佗之後病患不退又憂吳蜀未知若何忽報東
吳又遣使到操起折封視書中之意乃稱臣歸命之事操

后来司馬懿司馬昭師三人曹孟也



議立

後主

堅辭不允司馬懿曰今江東孫權既已稱臣歸命封之令拒劉備操喜曰此理極是遂議封吳之事如何

魏太子曹果秉政

司馬懿勸操封權為驃騎將軍兼領荊州牧即日遣使來權謝恩送干禁等還都曹操病轉添是夜又夢三馬同槽及曉問於賈詡曰孤昔日夢此實疑馬騰馬超馬岱三人故馬騰先殺之今復夢之何也詡曰祿馬者皆吉兆也或祿或馬故向於曹何必疑焉操因此不疑靜軒周先生有詩嘆曰

三馬同槽事可疑

不知已植晉根基

曹瞞空有奸雄計

豈識朝中司馬師

操是夜竟昏暈起伏於几上忽聞殿中声如裂帛操驚視之見宮后伏氏皇太子二人國舅董承等數十人渾身血污立於陰雲之中隱隱聞索命之声操急掣倚天寶劍望空擊之忽然一声响亮將殿宇振塌西南一角左右急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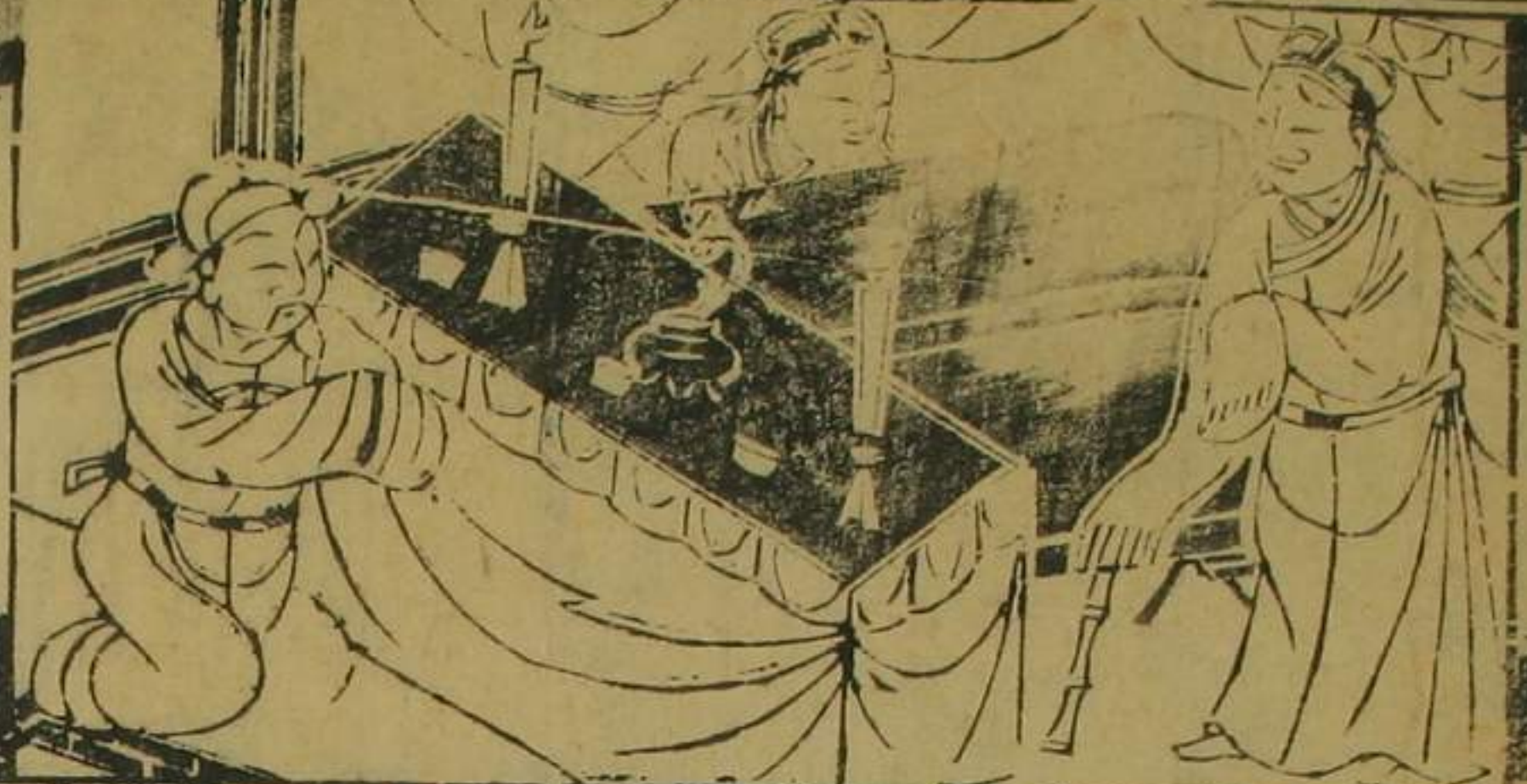
夏侯惇見



伏后董承

操出別殿養病次夜但聞殿外哭声不絕操喚群臣曰吾在戈馬之上行二十餘年未嘗信怪事今日如此為何群臣曰當命道士設醮以禳祈禱操嘆曰聖人云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吾天命若尺雖曰費萬金安能救之遂不肯設醮次日竟氣上冲目不覩物操喚大將軍夏侯惇入惇至殿門見伏皇后董承等皆立于陰雲之中惇亦驚倒遂扶出惇從此得病操交與前將軍曹洪侍中陳群中大夫費翊主簿司馬懿四人近卧榻前囑付后事操曰吾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矣群凶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曾收伏吾今病勢沉困料已難逃今以大事囑汝四人長子曹芳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沒於宛城今下氏生四子不彰植熊吾平生甚愛第三子曹植為其過於虛華少於誠實飲酒放曠為此不立吾次子曹彰勇而少謀曹熊多病惟長子曹芳篤厚恭謹可任大事汝等宜輔佐之各懷忠義之心以圖悠久之計勿得怠慢言訖長嘆一声淚如雨下

釋音 山音 拔除 斬絕 之意 申不 害商 鞅竹 戰國 時人 韓信 漢高



操卒臣

僚恭孝

而死時年六十六歲建安二十五年正月下旬也史官贈

操為人善察難眩以非道役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閑暇如不欲戰者又決机乘勝氣勢盈溢動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不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終無所教雅飭節儉不好華麗故能受刈群兇削平海內三十餘年手不釋卷書則講武夜則思經登高必賦對景必詩深明音樂善於騎射曾在南坡一日射雉六十三頭及造宮室器械無不曲及其妙是以遂成大業開創洪基也

晉平陽侯陳壽評孟德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覽申商之法術講韓白之奇策官方受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旧惡終能摠御皇机允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真可謂非常之起

祖名 行白 起戰 國時 人



吊孝

謹禮

超世之傑矣

後史官贊魏王美云

雄哉魏武祖

天下掃狼煙

動靜皆存智

高低善用賢

長驅百萬衆

親莅十二篇

豪傑同時起

誰人敢着鞭

史官贈曹孟德平生行軍云

漢末挺生曹孟德

胸盤星斗氣凌雲

運謀召納數員將

才德微慳萬乘君

雖秉權衡欺幼主

尚存禮義效周文

當時若使無公在

未必山河幾處分

後唐太宗贈祭魏祖武云

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又前賢貶削曹孟德云

殺人空墮淚

對客強追歡

鳴酒時飲

兵書夜觀

秉圭陞王輦

帶劍上金盞

釋義

鄴陵今屬河南開封府屬山東青州府屬直隸

舉靈柩



赴鄴都

歷代奸雄者 誰如曹阿瞞
又宋鄴都太守臧允臣登銅雀墓有詩贈曰
堪嘆當年曹孟德 欺君罔上棄多才
銀語直上金盞殿 蔓草空遺銅雀臺
鄴土應難避醜惡 漳河常是助悲哀
臨風慷慨還嗟嘆 向日奸雄安在哉

曹操身亡百官發喪一面呈報魏太子曹芳一面報鄴陵侯曹彰臨蒞侯曹植肅懷疾曹熊一面且金柩銀柩星夜舉靈柩赴鄴都時曹不在鄴聞父已亡率大小官僚出三十里伏道迎攬入城停柩於偏殿掛孝痛哭百官哀聲震地忽一人挺身出曰請太子息哀百官暫止何不商議大事眾視之司馬師之弟司馬孚見為太子中庶子當時厲聲曰君王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何典泣耶群臣曰太子理宜登王位但未得天子詔命未敢造次行耳忽班部中一人出廣陵東陽人也姓陳名矯字季卿見

徐州是也

釋義

諒陰天子居喪之名

曹參周之

立太子位



表文

為兵部尚書矯曰王上已殂愛子在側彼則生變則危矣何必直待詔命便且登崇王位以安眾心即時掣劍在手曰敢有亂言者剖袍袖為刃百官擁太子前殿欲立王位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而至眾皆大驚心至問之歆曰魏王晏駕天下震動汝等父食君祿何不早立太子眾應曰正欲立之華歆曰吾星夜到許昌問漢帝索詔命在此了也眾皆踴躍稱歆取詔命令百官跪听開讀制曰魏太子本昔皇天授命乃顯考以翼我皇家攘除奸亮撫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聞垂拱負宸二十有餘年矣不勅遺一老耒保子一人早世捐館傷悼哀切不天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繼前緒今按御史大夫華歆奏策詔授丞相印綬鎮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邇未賓鼙鼓震動邊境干戈偏於四方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循諒陰之禮曹亮聞之執真欽伏朕命仰爾憂懷勞祗耿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可

孝子也

驛音



華歆

諂事

不勉哉

建安二十五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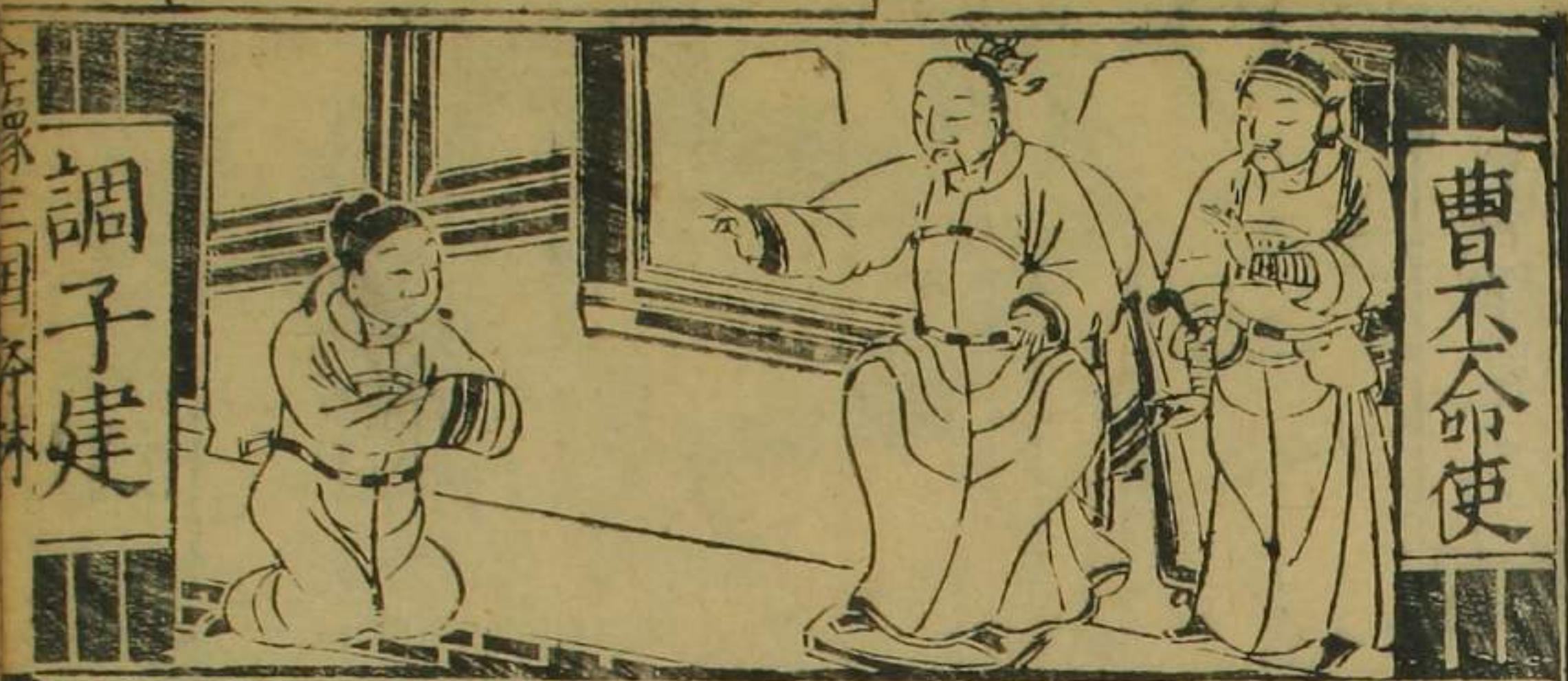
日詔

此是華歆自命之言以絕天下之議論非漢帝之本意也

此時華歆諂事於魏故草此詔威逼帝降之帝惧其勢只得聽從故即命曹丕為魏王丞相冀州牧百官並無敢言其非者即日登位受大小官俯拜舞起居正作宴慶賀忽報鄢陵侯曹彰自長安引大兵十萬來到曹丕大驚曰吾黃鬚小弟平生性剛深通武藝今持兵來到必與吾爭王位也始之柰何忽階下一人應聲出曰臣素知鄢陵侯之所行當以片言折之眾皆稱曰非大夫莫解此村其人是誰

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卷之十三終

曹丕命使



調子建

曹子建七步成文

第一百五回

晉 平陽侯 陳壽 史傳

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卷之十四
眾看其人乃河東襄陵人氏姓曹名達字梁道見為諫議大夫達乃趨步而出遠迎曹彰於城門之下彰乃勒馬便問達曰先王聖綬安在達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聖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彰默然同至宮門曹達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奪王位耶欲為忠孝之人耶欲為大逆之人耶彰曰吾特來奔喪別無異心達曰既欲為正何故興兵至此今兄相疑也彰即時叱退兵士隨達入拜曹丕弟兄抱而哭罷叙禮方始承服便將本部馬軍及數交割還不自掌不令曹彰還就本國歌馬今鄢陵自守也彰已辭去後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成王四年朝京都後於諫事却說曹丕傳旨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加封曹芳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

徐晃捉



曹植見丕

廣言

勿殺子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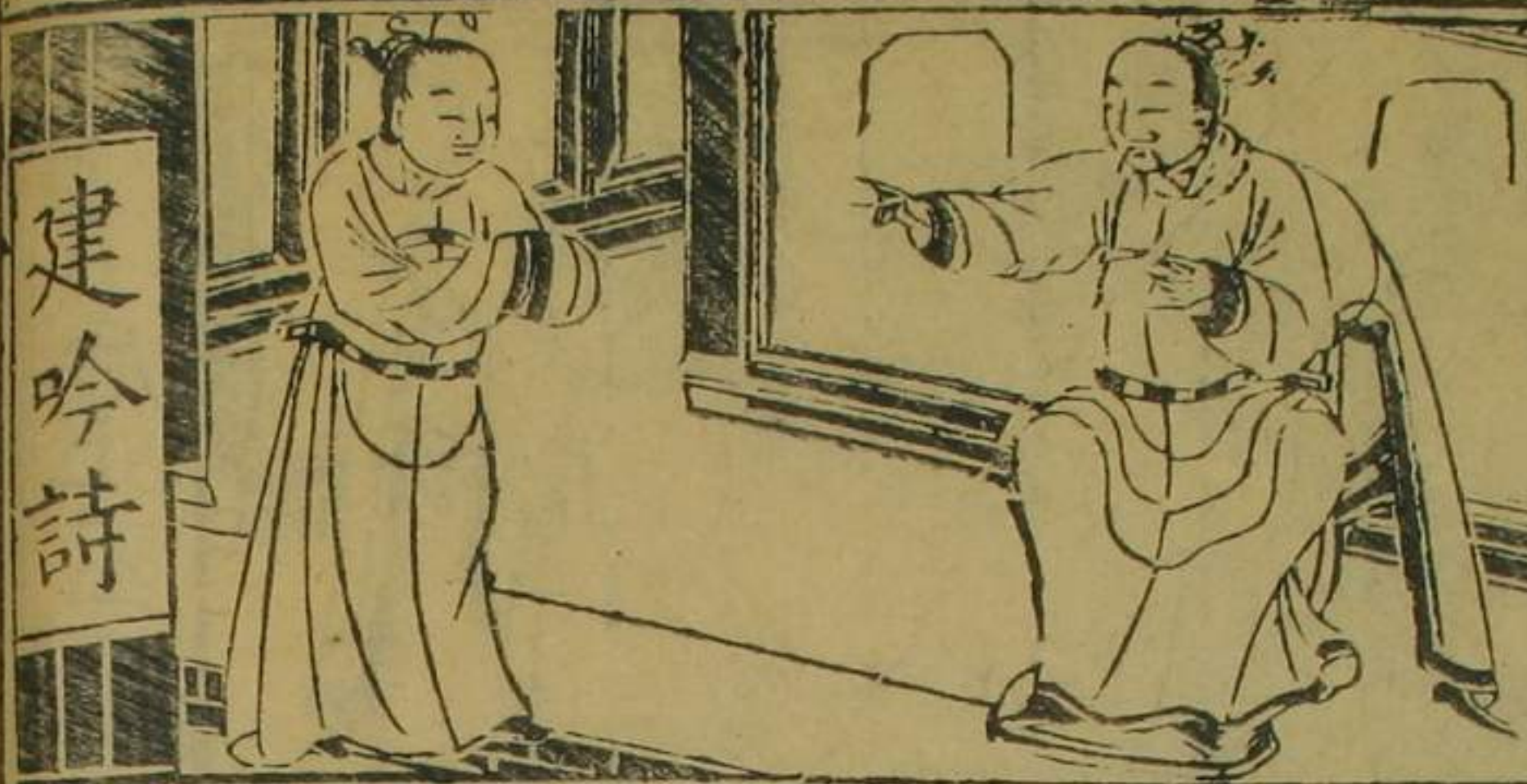


下后止丕

夫其餘文武官僚盡皆升用，遂魏王于高陵，謚號武王。華歆曰：曹彰交付兵權，已就本國去了。臨苗侯曹植、蕭懷保、曹熊二人坐視不來奔喪，理宜問罪。曹丕降旨：差二使命往二處問罪。不一日，曹熊使先回，報稱：熊懼罪自縊而死。不令厚葬。後謚號肅懷王。次日，臨苗侯使回告。臨苗侯自聞魏王宴駕，終日與丁儀、丁廙酣飲酒，不舉哀。其傳王旨，端坐不動。丁儀怒曰：且休！昔先王在日，欲吾主為太子，為說臣賊黨所蔽，今父喪未及旬，日便問罪於骨肉，此何理也！丁廙曰：據吾主聰明冠世，下筆成章，自然有王者之大體。今近不得其位，汝廟堂之臣，皆肉眼愚眉，不識聖賢，與禽獸何別！臨侯叱令左右亂棒打出。曹丕聞而大怒，便喚徐晃提虎衛三千火，速擒來。當時徐晃即引三千虎衛精兵，飛奔臨苗而去。比及到郡，先遇守關將盡皆斬之，入到城中，口傳王旨，誰敢當其鋒，逕來府前。曹子建與丁儀、丁廙、丁晏皆醉倒，報者皆不得見。於是徐晃及縛之。丁儀、丁

廣載以檻車，仍將臨苗侯府下人皆誅之。丁儀字正，禮士，厲字敬，乃的親兄弟，沛郡人也。二人亦當世文人之士也。其母卞氏，聰知不捨曹植，未到已將其心腹之人盡行誅之。荒召丕入后宫，卞氏泣曰：汝弟子建，平生好酒，醉後踈狂，為胸中有才，故放肆也。汝可念同胞共乳而怜之，則吾死亦瞑目。丕曰：吾亦深愛其才，安肯造次廢之。此回但抑其性也。母親勿憂。卞氏哭謝曹丕，出偏殿，華歆曰：適來莫非太后勸勿廢子建乎？丕曰：然。同母弟也。歆曰：子建懷才抱藝，終非池中之物。今欲不除，必為後患。丕曰：吾已許安矣。歆曰：人皆言子建舉步成章，臣未深信。陛下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即殺之。如果有奇才，貶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丕從其言。召子建入。子建惶恐，再拜請罪。丕曰：汝伏才能，輒無禮，以家法則兄弟論國法，乃君臣耳。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自售，疑汝他人代筆。今吾令汝七步之內，當成一詩。如果能之，免汝一死；若無此才，一罪俱罰。子建

不命子



建吟詩

曰願乞題目時殿上掛一水墨畫七着兩頭牛相鬥其一墜井而死不曰吾指此畫為題出十箇字詩內不許犯着題目字題曰二牛開牆下一牛墜井死子建乃行七步其詩已成

兩肉齊道行 頭上戴橫骨

相遇凶山下

怒起相唐突

二敵不俱剛

一肉卧土窟

非是力不加

盛氣不得宜

曹不及群臣皆大驚不曰七步尤遲汝可應聲作一小詩指吾與汝乃弟兄其意若何子建應口占二十字句云

煮豆燃豆箕

豆在金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言不覺淚下其母後歿出口兄何逼弟之甚也不離席而對曰國法不敢廢也然此孤於天下無所不容何況骨肉之情乎於是貶子建為安鄉侯斬二丁弟兄於市後人有詩嘆子建之才云

山于砥

漢中王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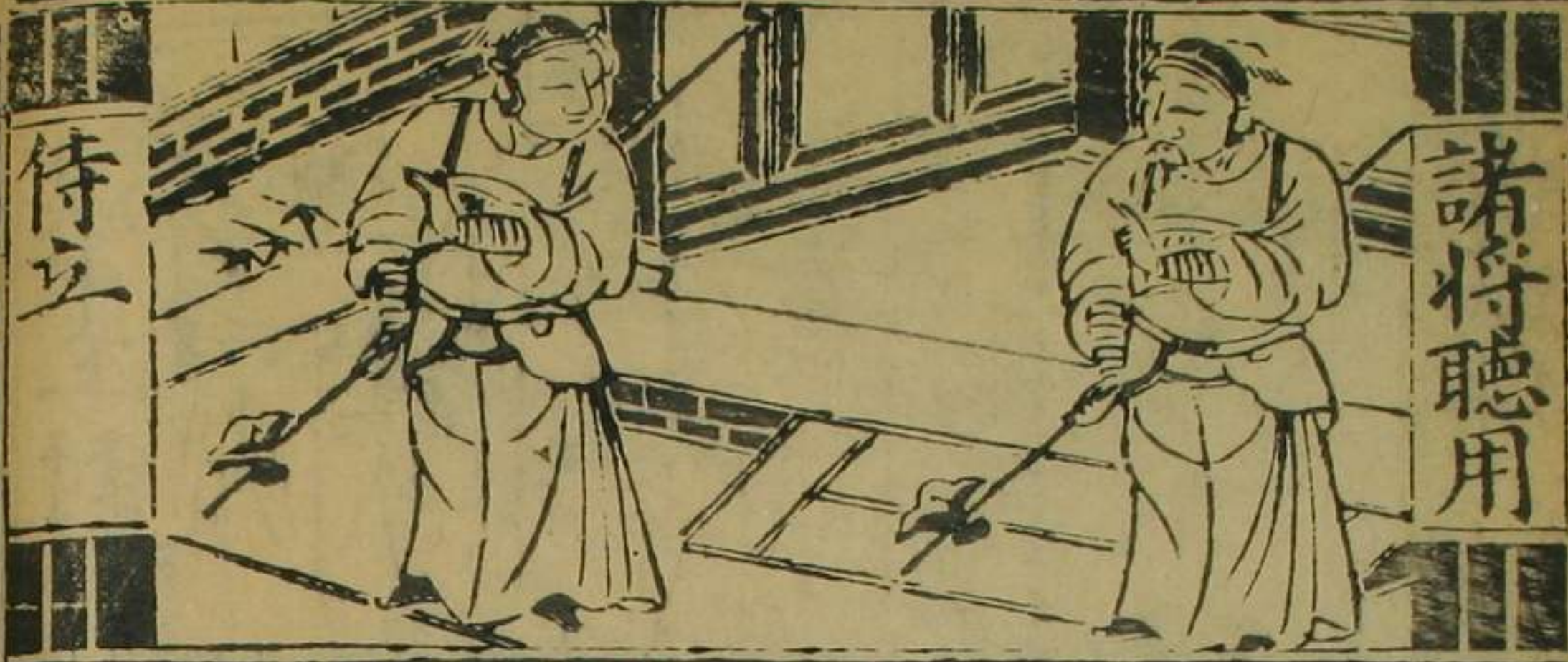


將爵位

蕭牆屏也設蔽外

事不密令操遊魂得遂奸志殘民海內臣等再恨王室大有間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秦趙高使問樂執二世王莽廢孺子為定安公夙夜惴惴戰慄罔息昔在虞書收睦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維持國脉歷年長久漢興之初剖裂疆土分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而平之以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裔心存國家念在駢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照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終等值漢中興根據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尚卓茂竇融以為元帥卒立功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龍馭操外吞天下內殘群僚朝廷有蕭牆之厄而禦侮無策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冊備漢中王拜大司馬整齊六軍糾合同盟殄殘克逆以漢中巴蜀廣漢權為之國所置署依漢初諸侯王故事大權宜假之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

漢中 陝西 地名 沔陽 是也



恨誠惶誠懼頓首死罪臣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於沔陽方圓九里分布五方各設旌旗一眾群臣皆依次序排列許靖法正請玄德登壇進冠冕璽綬訖南面而坐受文武臣僚拜賀之為漢中王劉禪立為王太子封許靖為少傅法正為尚書令諸葛亮為軍師總領軍馬錢糧等事封關馬張黃趙為五虎將軍魏延為漢中太守其餘各據功勳定爵諸葛亮等奏曰荆州已是雲長鎮守但關中亦是咽喉乞令翼德鎮之雲南五路等處亦是國家藩籬乞令關索鎮之玄德依奏即發齋誥命去荆州關中仍加關索為鎮校尉着令鎮雲南南於雲南觀玄德既為漢中王乃脩表文一通差人往許都上謝其表云
臣以具臣之才荷總將之任總督三軍奉弼天子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平王室以致 陛下聖教凌遲六合之



內不昂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焚首暴者董卓始造亂階自是之後群兇縱橫殘剝海內伏 陛下聖德威靈之臣響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僭逆並誅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祛除侵奪國權稔惡構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操窮兇極逆主后擅殺皇子鴆弑雖糾合義勇同謀討賊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歿終負國恩寢寐味嘆夕惕若厲今臣群僚以為在昔虞書敷睦九族庶庶明厲翼五常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進諸臣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居尊主號六合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僭稱魏王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失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大司馬尊漢中王臣代自主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忝居高位以重罪謗群僚見逼臣以義臣細推國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

孤臺音



玄德表

表獻帝

誠臣憂貴碎首之負若應變以寧清聖朝雖赴水火所
不得辭敢愆常宜增補後悔輒順眾議拜受印璽以崇
國威仰惟爵號位極寵厚俯思報德深切淵水如臨幽
谷盡力輸誠將大厲六師遍齊群義應天順人特討兇
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表上還所假左將軍宜
城亭侯印綬隨表 上聞仰干 天聽 建安二十四

年七月 日漢中王領大司馬臣劉備表
遣使到許都投進表章曹操聞知玄德自立漢中王大怒
曰織席小兒安敢如此吾不能滅汝誓不回都除死方休
即時傳下王旨令起傾國之兵要來取東川與漢中王以
决雄雌忽殿下一人於班部中出而言曰王上不可因一
時之怒使百姓生靈屈死無辜小臣有一計須動張弓隻
箭令劉備蜀中自受其禍待兵衰力盡略用一將且數萬
之眾一舉而成功也眾皆大驚視之乃河內溫人也覆姓
司馬名懿字仲達見為丞相府主簿操喜而問曰仲達有

間去
音謀
音謀



操遣滿寵

入吳連和

何高見司馬懿曰今江東孫權稚其妹以嫁劉備今已分離
取回江東有切齒之仇王上可差一舌辯之士齎書見孫
權陳說劉備過惡令孫權興兵先取荊州一與關羽相持
劉備必發兵以救荊州王上那時率兵攻漢川劉備首尾
不能相救勢必危矣操大喜即時脩書令滿寵為使星夜
來江東孫權聞操遣滿寵到遂與謀士商議張昭曰魏本
與吳無仇蓋因一時聽諸葛亮之言以致間諜累年征戰
不曾休息生靈塗炭邊塞不寧今滿伯寧到來必有誦和
之意可接待之權然其言遣眾謀士遠接滿寵入城見吳
侯禮畢權以賓禮待之滿寵曰吳魏自来無仇皆是劉備
之故今魏主差寵到來約會同破劉備共分地土誓不相
侵權問有何憑據寵將曹操書呈與孫權、拆書觀之曰
操聞居於亂世之間列在至尊之上而卑於異域之臣
者乃王侯之恥也不論行而結交者此大丈夫之恥也
以祖宗可得之基業一旦輕屬他人此家門之恥也仲

釋義
妻音
以
女為
婦人
曰妻

權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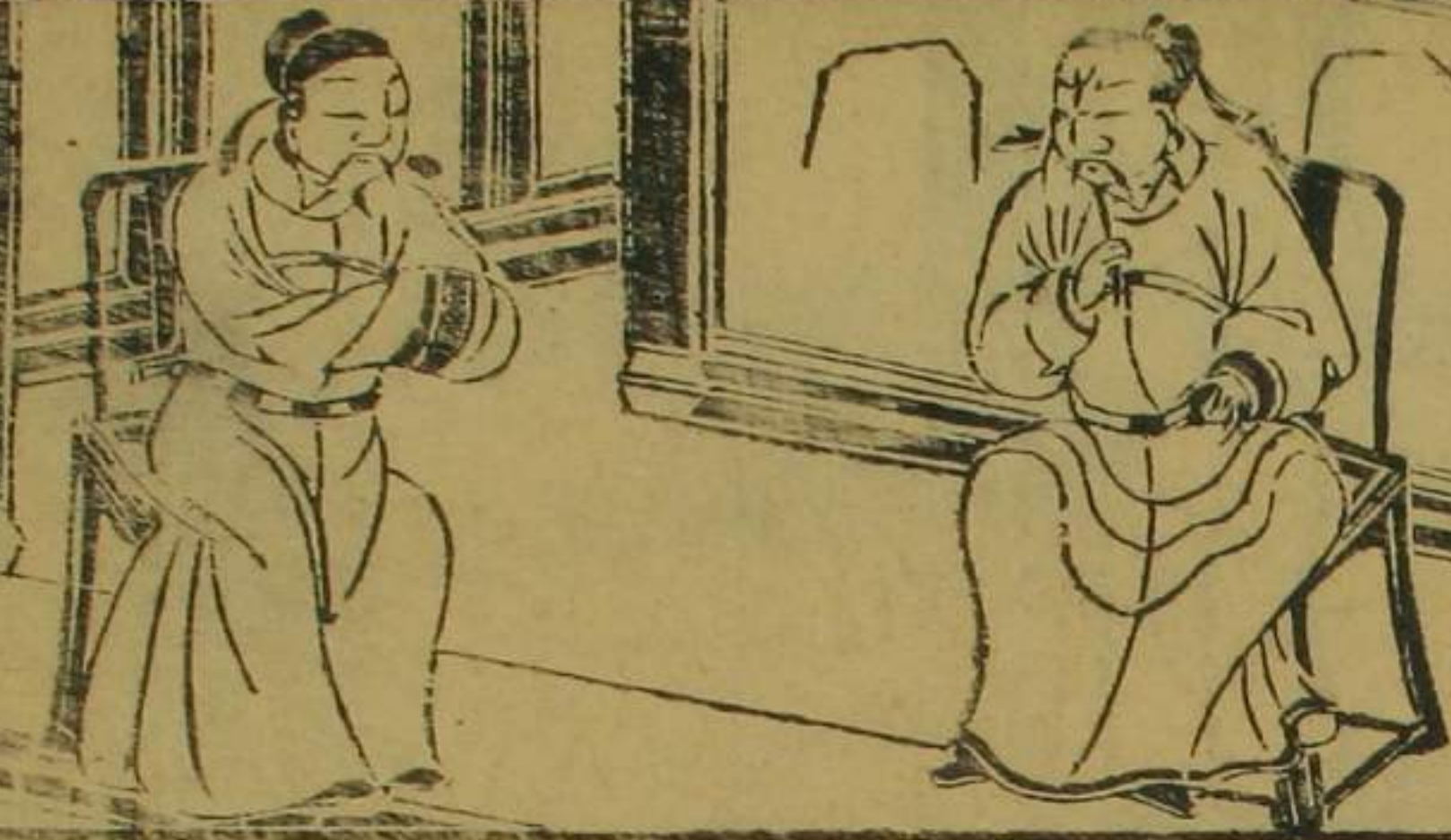


大喜

謀乃東吳之至尊而受制於劉備此可恥一也備乃幽燕小輩素無行已天下共知一旦以賢妹妻之此可恥二也荆州九郡公父兄皆以此土養身何輕如散髮與劉備而不取此可恥三也夫備恃頑賴兇數有輕侮輕諾寡信素懷不仁先背主而後叛呂布棄袁紹之義忘劉表之恩併吞蜀川卓居漢上負明公與孤之德雖樵牧亦切齒也今遣滿寵前米所有舊怨一切勿言可急興仁義之師速取荆襄之土上與國家除兇下雪自己之恨清平之後自以江南接連西川盡屬於公漢中襄陽孤當自取誓不相侵未結為好書不盡言專祈昭鑒孫權觀書畢設宴待滿寵送居官舍連夜與謀士商議顧雍曰雖是說詞其中有理一邊送滿寵回會約曹公首尾相擊一邊使人過荆州探視關公動靜方可行事諸葛瑾曰其聞雲長前有一妻生一子名關索自到荆州喪了前妻劉玄德與一妻先生一女次生一女其子聰明其女

釋義
走音
燦走
也

吳臣說親



雲長不允

年幼未曾遇人某願一往與主公世子求親若雲長肯許即與雲長共議破曹若雲長不許此親然後助曹取荆州凡征戰有名則人心皆順矣孫權用其謀先遣滿寵回許都後遣諸葛瑾為使投荆州來江口報知雲長雲長平生輕傲士大夫不令人出接諸葛瑾入城來見雲長禮畢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想弟孔明久事漢王故有此行求結兩家之好並無猜疑吾主人吳侯有一子甚聰明美貌吳人皆異之瑾知將軍有一女故來作伐柯求婚兩家同力破曹此誠美事請將軍思之雲長勃然大怒曰虎女安肯嫁犬子也吾不看汝弟之面立斬汝首再休多言令左右逐出諸葛瑾抱頭鼠竄回見吳侯不敢隱匿只得實告孫權大怒曰何太無禮也便喚張昭聚文官武將商議取荆州勝負何如

關雲長威震華夏

第九十四回

孫權與文武議取荆州參謀步騭曰未可曹操欲篡漢室

釋義 許都 河南 開封 府 是 也



漢中王當封

五虎將

所惧者劉備也今遣使來令吳與兵吞蜀此移禍於吳也
孫操曰孤亦欲取荆州久矣步騭曰今曹操弟曹仁見屯
兵於襄陽城又無長江之險旱路可取荆州如何不取却
令主公動兵此便見其心也主公可遣使直到許都見曹
公令曹仁旱路先動兵關公必徹荆州大兵取樊城關公
一動主公暗遣兵襲取荆州一舉可得吳侯大喜即時遣
使度江直至許都見曹操上書陳說此事操見書大喜即
時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為參謀官一同商議動兵便教
東吳使回令水路接應共取荆州却說漢中王留魏延總
督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宮庭議置
館舍亭舖成都至白水開共建四百餘匝廣屯粮草多造
器械以備進取細作飛報來稱曹操遣使結連東吳迎取
荆州漢中王忙與諸葛孔明共議孔明曰亮已知曹操必
有此謀備知其情東吳起兵吳地謀士極廣必然交操令
樊城曹仁先與兵矣漢中王曰若如此奈何孔明曰可差

成 德 音



詩見雲長

說封五虎將

使就送官誥與雲長命起兵先取樊城今軍士騰興自然
瓦解矣漢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馬乃為南安人也姓費名
詩字公舉為使賚誥命即日收荆州而來人報雲長出躬
迎接入公廳費詩將誥命印綬與雲長上問如何爵詩答
曰王上加五虎將之職將軍居其一也雲長曰何為五虎
詩言關張馬趙黃雲長大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
家子龍即吾弟相隨位與吾並可也黃忠何等之人與吾
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印詩佯笑而言曰
將軍差矣聽愚一言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日蕭何曹
參自幼與高祖親舊而陳平韓信後亡秦命而至論其班
次韓信為王位居其上未聞蕭曹曾以此為怨今漢中王
以一特之功隆崇漢室故加五虎將軍漢中王與將軍之意
豈與黃漢升同也况漢中王與將軍有結義之恩譬如一
體將軍即漢中王漢中王即將軍也可同休戚不宜計較
官品之高下爵祿之多寡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

雲長欲斬



糜芳士仁

不得不告於將軍而使回是辱君命也願將軍熟思之雲長大悟乃垂淚再拜曰愚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誤太事即日受印費詩方出王旨令雲長與兵取樊城雲長曰吾之有心多時但未得主命耳當日便差荆州將傅士仁糜芳二人為先鋒先發一軍於荆州門外官道上屯住候次日大軍同起傅士仁糜芳得了將令先往城外點軍雲長設宴管待費詩飲至二更忽軍士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即披掛上馬出來看時元來傅士仁和糜芳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砲滿寨喊動把軍器糧草盡皆燒毀雲長引軍救撲四更火方滅收拾入城雲長喚糜芳傅士仁至階下大罵曰吾命汝二人為先鋒未曾出師先折吾許多糧草軍器火砲打死本部軍人如此怠慢要汝二人何用喝令斬之司馬費詩慌急來告曰未經出師先斬大將於軍不利可以暫恕其罪雲長怒氣不息唱令武士各決四十棒摘去先鋒印發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痛恨言曰

蜀使再封雲



長為大將軍

不者費司馬面立斬於市以正軍法你這兩顆頭暫寄在項上五得勝回來時你等稍有差遲二罪俱罰決不怨也糜芳傅士仁滿面羞慙喏喏而退雲長便喚糜化為先鋒關平為副將雲長自總中軍馬良伊籍為參謀官一同征進大軍及行之際當日祭帥字旗罷雲長晝伏於帳中忽見一猪其大如牛渾身黑色奔入帳中咬左足雲長大怒急起拔劍斬之聲如裂帛霎時驚覺戶南柯一夢帳下士卒呈報午時雲長左足隱隱疼痛心中大疑喚子關平至雲長曰吾只恐一夢見一黑猪咬吾左足覺來隱隱疼痛吾今年衰矣平對曰猪亦龍像猪龍附足乃升騰之兆父親何必生疑雲長聚眾官商議有言好者有言不好者眾議不一雲長曰吾大丈夫年近六旬死何恨焉正說間蜀使到拜雲長為前將軍假節鉞雲長受命諸官拜賀曰此足見猪龍之瑞也因此雲長坦然不疑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曹仁在城中聽知荆外關羽自領兵至心中大

魏和義
魏和義
魏和義



夏侯存拒

住關平

驚欲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王欲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荆州今彼自遠是送死也何故避之曹仁然其說便動兵參謀滿寵曰其素知雲長勇而有謀不可輕敵不如堅守為上驍將侯存曰文和之言似此何能破敵哉豈不聞兵書云水來土掩兵到將迎吾軍以逸待勞何足惧也曹仁遂不聽滿寵之言使寵守城仁提兵出襄陽來與雲長交鋒雲長聽知曹仁兵來便喚廖化關平聽計了二將引前部軍來與曹仁軍相迎兩陣對圓廖化出馬搦戰任陣內翟元挺鎗出馬戰不多時廖化撥回馬走翟元引兵掩殺荆兵敗走二十里關平又出接戰翟元又勝乘勢追襲關平廖化分兵兩路夾攻曹仁傳令差夏侯存拒住關平翟元拒住廖化次日又來搦戰翟元夏侯存又勝趕去二十里忽聞後軍大喊流星馬飛報上山後鼓声大震不知何處軍馬主帥曹仁急命前軍速回翟元夏侯存急忙回軍廖化關平背後殺來曹兵大亂曹仁深入重地先舉一

關公斬



夏侯存

軍飛奔襄陽離城數里當頭乃是關雲長曹仁知雲長勇不戰望襄陽而去雲長不趕夏侯存兵到被雲長截住去路夏侯存大怒與雲長交鋒被雲長一刀斬之翟元被關平趕上一刀斬之乘勢退襲曹兵大敗大半死於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雲長遂得襄陽賞軍撫民有隨行司馬王甫進曰今君侯一鼓而下襄陽曹兵喪膽愚意東吳兵屯在陸口常有吞併之心倘吳兵徑取荆州如之柰何關公曰吾已在此汝可提調此事沿江上下或三十里五十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用軍人五十守之倘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發烟此為一時之號吾當親往擊之王甫曰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能盡心竭力荆州必須再得一人以總之雲長曰差荆州治中武陵人氏潘濬總之有何慮焉王甫曰潘濬為人多忌而好利豈有賂之而不受利乎可用軍前都督糧料官趙雲代之累為人忠誠庶正若用此人萬無一失關公曰吾素知潘濬為人既已



兵渡襄江

魏蜀大戰

帝音
泥去
声

差定何必改之趙累見掌糧料亦是重事汝勿多疑只與
五吳烽火臺去王甫拜辭快而行關公令關平拘收船
後兵渡襄江打樊城却說曹仁折二將退於樊城見滿寵
甚惶恐仁曰不用伯寧之言兵敗將亡失却襄陽何計可
復滿寵曰關雲長乃虎將更兼多謀未可輕敵只宜堅守
正議間人報關公兵馬渡江來打樊城曹仁轉慌滿寵只
勸不可輕敵謹守為上皆下呂常首將出曰某乞精兵數
千掩來軍於襄陽之內滿寵勸不可去呂常曰據汝文官
只是堅守何能立名於後世乎兵法云軍半渡可擊今兵
渡湘江不乘此時擊之直待兵臨城下將至壕邊深根固
蒂難搖動矣呂常願決一死戰曹仁大喜點精兵五千隨
呂常出樊城而迎敵軍至近為首綉旗開關公提刀出
馬呂常却欲出迎後面軍士見關公神威凜凜不戰而走
常止喝不住大敗退入樊城馬步軍折其大半曹仁荒忙
差人星夜往許都拜見曹操呈上告急書言關雲長打破



龐德辭曹

戰雲長

襄陽見圍樊城至急望早撥大將引軍救護曹操指班
中一人曰汝可引一軍去解樊城之急其將應聲而出乃
泰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字文則于禁曰願求一將為先
鋒一同領兵前去操指皆下而問誰可為先鋒去解樊城
之急一人挺身出曰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關羽敵于殿
庭之下報王上知遇之恩操視之大喜此人是誰
龐德檀觀戰關公
一將立於堦下其人智勇身長八尺南安人也姓龐名德
字令明曹操大喜曰關羽威鎮華夏未逢對手今遇令明
正其敵也加于禁征南大將軍加龐德為征南都先鋒操
與禁曰孤知汝深有良謀故遣此行與汝七軍皆精練之
士令汝調用于禁拜謝
司馬法云五人為伍五五為一隊一萬二千五百人馬
為一軍七軍總計是八萬七千五百人
操撥七軍與于禁這七軍人馬皆北方強壯之士衣甲鞍

魏王說龐



德緣由

馬軍器嚴整兩員引軍上將董衡董超參見于禁畢董衡曰今將軍提兵解樊城之危斯在必勝今用龐德為先鋒豈不有誤大事于禁大驚忙問其故董衡曰龐德原是馬超手下副將不得已而降魏今故主在西川輔佐劉備取居上將更且龐德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為官今使為先鋒而領大軍是發油救火也將軍何不啓奏魏王于禁聞此語入見曹操奏知此事操亦省悞次早喚龐德至階下令納下先鋒印德大驚曰某欲與王出力擒關將以安華夏之心王上傳不用某操曰孤得卿數載所用不曾猜疑今此一行不敢用卿龐德曰願聞其故操曰卿故主馬超親兄龐柔俱在西川輔佐劉備孤縱不疑衆亦疑之德聞知泣拜於階前頓首流血而言德自漢中投降感王上知遇之恩恨不能以肝腦塗地補報方今出師何疑於德耶昔在故鄉與兄嫂同居嫂甚不賢數次毀罵德乘醉提刀殺之兄龐柔恨入骨髓誓不相見恩斷義絕故主馬超有弟

釋音 輿觀 音屬 去聲 乃東 身棺 材也 女證 後公 眼 艾 川 果 公



龐德扛昇觀

大戰雲長

無謀之輩不能下士故孤身入川德感王上大恩甚過百倍安可萌異心而負王上願王察之操自起扶龐德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心卿勿忌憚努力向前孤誓不負卿也龐德拜謝歸家令匠者造一昇觀次日請諸親赴宴列昇觀於堂中諸親皆大驚曰將軍領軍出師何用喪車耶德舉盃曰吾受魏王恩惠誓以死報今去樊城戰關羽共決一死敵若關羽死裝回頭功若我死必當孤魂歸國也故先備昇觀誓無回之理諸親皆流淚德把盃畢喚其妻并子龐會此時會年方七歲德與妻子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為先鋒去戰關羽我不殺他必殺我你可在家善養吾兒他日長大必報仇雪恨也妻子哭送別令車載昇觀而行手下驍將五伯問曰將軍載觀何意德曰汝與吾相隨許多年彼各知其心腹今吾以大事付汝休負吾今與關羽決一死戰我若殺關羽可作急取其尸吾自取其首置於觀中回獻魏王我若被關公所殺汝亦取吾尸

孫子之言也



賈翊言龐德

曹操准議

置於櫬中而回伍伯曰將軍萬一有失吾亦捨頭與將軍
報仇於是引前軍進發有人奏知魏王曹操大喜曰龐德
有如此之大志孤何憂也言罷大笑賈翊在側曰王上何
喜耶操曰喜龐德之壯哉翊曰王上差矣倚血氣之勇而
聞關公是赤身搏虎之將俗云兩強相擊必有一傷非安
邊塞之良謀也曹操大覺悟曰然也急差使命趕上龐德
傳上戒旨曰關將智勇雙全切勿用力閉之可取則取不
可取則宜守之務宜謹慎勿忘斯言龐德受命已訖微
吟嘆曰禁曰將軍何故晒乎德曰吾料此敵當挫關羽三
十年之英名王上又慮其等之軍已進發有戒慎之言今
勿問其血氣之勇是弱於軍前也吾心胆已有吞關之志
豈死於禁閑耳禁曰魏王令旨不可不從將軍自宜斟酌
量龐德於路英氣奮然前已至樊城界首揚威耀武金鼓
震天哨馬報入關公大寨公正在帳中高坐人不敢隱於
帳下覆曰探知曹操差于禁為將領七枝精兵到來則即



報龐德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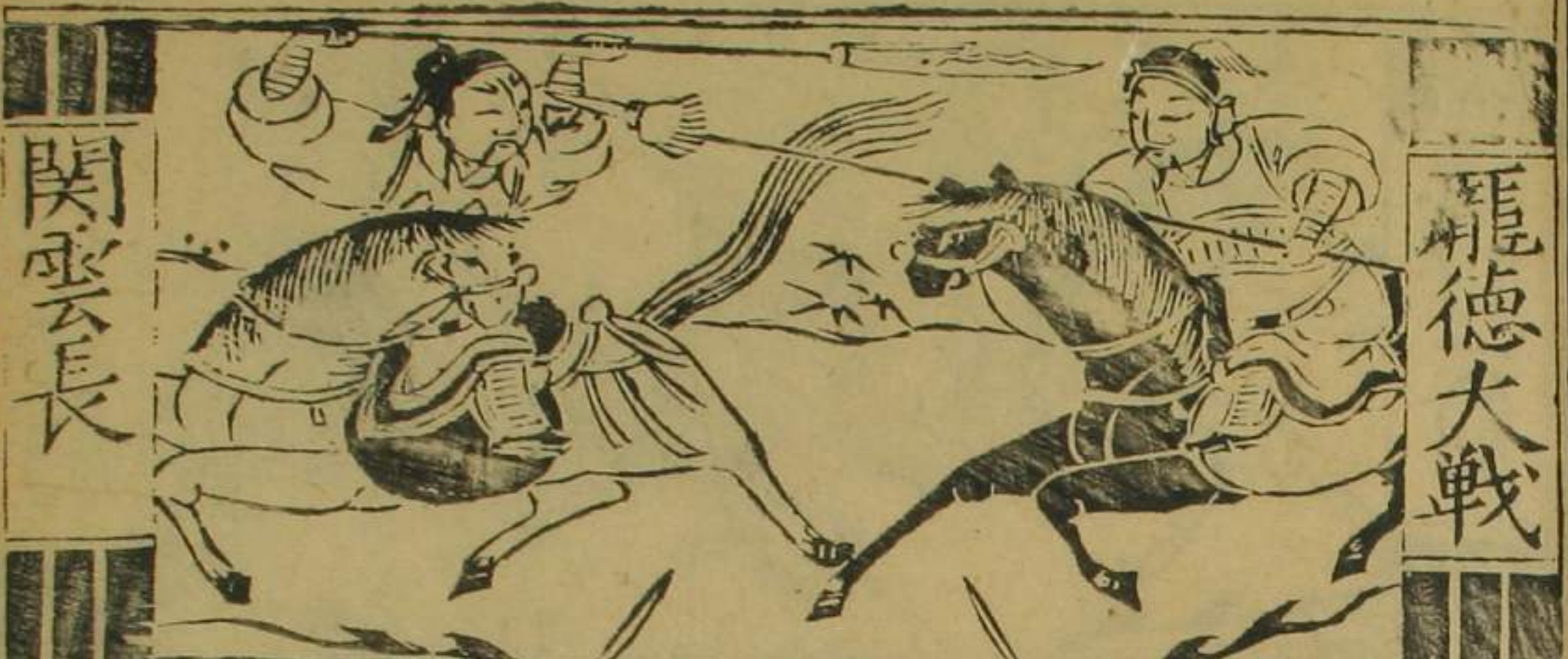
昇觀來戰

先鋒龐德軍中擡一昇觀曰不遜之言吾與君侯決一
死戰兵離三十里不敢盡言無禮之意聞公聞知勃然變
色美髯風動大怒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皆縮首而奔
德豎子何敢藐視吾也喚子關平一面攻打樊城吾自去
斬此匹夫以雪其謗關平諫曰父守三十年之英名不可
因龐德一言之辱而棄泰山之重與頑石共爭高下耶辱
子不才代父往戰之關公曰吾自歷戰以來未嘗不身先
士卒龐德何等之輩敢辱吾也平又曰辱子聞世人有云
螳螂之忿安敢車轍况流侯之珠不可彈雀怒蠅拔劍徒
費神威量龐德鼠輩何必父親自勞乎關公曰汝試一往
吾隨後便至也關平上馬引軍來迎敵旗門開處一面皂
旗有四個雪白字南安龐德旗下龐德青袍銀甲銅刀白
馬背後伍伯緊隨數十個軍士肩擡昇觀而出關平揚威
喝曰西羌小輩負主匹夫何敢辱吾父耶龐德在馬上問
曰此何人也伍伯曰此關公長子關平也龐德大笑而罵

扛昇觀擗



戰兩平



龍德大戰

關雲長

平曰吾奉魏王旨未取汝父之頭量汝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喚汝父來關平大怒縱馬舞刀直取龐德伍伯挺鎗出馬迎之陣上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兩邊各自暫歇早有入報知關公如此關公大怒分付廖化圍住樊城上馬徑到軍前關平言龐德手下伍伯共戰二次未分勝負關公自提刀縱馬直出陣前厲聲大喝曰關羽在此龐德何為不見鼓聲振處龐德出馬與關公曰吾乃南安龐德是也今奉天子詔魏王旨特來取汝之頭汝若怕死下馬投降汝若不信備昇觀在此關公大怒曰量汝只是羌胡小卒耳可惜吾青龍刀斬汝鼠賊言訖從馬舞刀直取龐德上拍馬來迎二將在陣前相戰一百合精神倍增兩軍各看其得疾宗伍伯恐龐德有失荒交鳴金三旗分開各領軍退龐德回寨與伍伯曰人言關公英雄無敵吾今日方信說猶未了干禁到相見了干禁曰聞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不得便宜不如且退軍避之龐德曰魏王命公為

大將何弱也吾來日與關將共決死戰誓無還之理干禁不勸而回却說關雲長與子關平曰龐德刀法甚熟真吾敵也關平曰俗云初生之犢不惧於虎父親縱然斬德只是西羌一卒耳倘萬一有失以伯父所託江山之重等閑如鴻毛輕也關公曰匹夫辱吾不斬何以雪恨吾意已決汝勿多言次日上馬引軍前進龐德亦引軍來兩陣對圓二將齊出關公曰吾今與匹夫須決勝負不可收軍言訖相交二騎又戰三十餘合龐德撥回馬拖刀而走關公自後趕來關平見父趕去恐怕有失隨後也來關公口中大喝賊將欲使拖刀計吾豈惧哉元來龐德虛做拖刀計就鞍前札住取弓搭箭關平眼垂見龐德取弓箭大叫賊將休放冷箭關公却擡頭看時弓弦響處早來到來躲閃不迭一箭中其額却將落馬關平馬到扶住送父回營龐德勒回馬努力趕來性命如何

關雲長水滸七軍

第九十一回

關公被龐



德射一箭

關公額上中箭得關平救回龐德見箭射中放心趕來只聽得魏軍鑼聲大震龐德恐後軍有急荒回來却元來是千禁在軍前見龐德勝了怕他成其大功特地交鳴金收軍龐德回問有何事故千禁曰汝不記得魏王曾有戒約云關將軍智勇俱全雖然中箭我恐其中有詐故急收軍龐德曰若不收軍已被吾斬此人耳千禁曰急行無好步當緩圖之龐德不識千禁之意懊悔不已收軍下寨却說關公歸寨拔箭了幸喜無事痛恨龐德誓報一箭之仇諸謀士來勸將息未可輕出却說龐德次日引軍搦戰人報來大寨關公便要自出諸官苦勸住龐德令小軍毀罵數日而回關平自把住隘口多設軍馬當又小路且休報知父親且教將息龐德一連引戰十餘日見無人出迎遂請千禁商議龐德曰眼見此人箭瘡舉發不能起搦戰不出如何取勝不如引七軍一齊掩殺將去可救樊城之危千禁只怕龐德成功只把魏王戒約來推不可逼勒龐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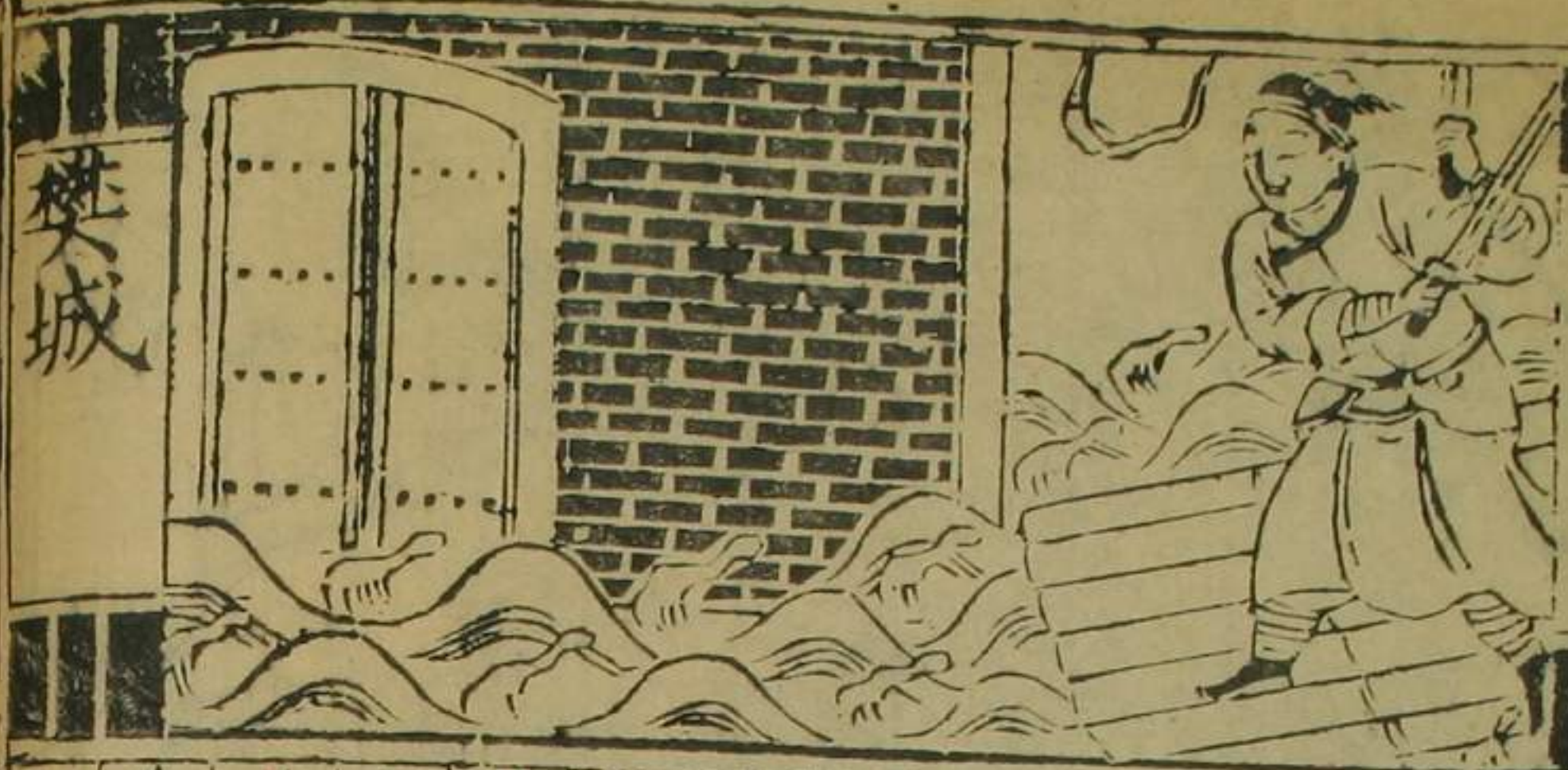
水滸



七軍

累催千禁不得已盡提七軍轉山口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却交龐德兵屯於谷內千禁以軍攔截隔斷大路不令龐德進兵却說關平知父親瘡口已合又見千禁七軍皆移于樊城北十里未知其謀來報關公即上馬引十數騎上高阜處往觀一望見樊城上面旌旗不整軍士荒亂又一望見樊城北十里軍屯山谷之內看湘江白水滔々水勢奔流觀了此勢交喚鄉道官問曰此何地名鄉道答曰此地名為滑口川關公大喜千禁已被擒矣諸將問曰何以知之關公曰千禁入滑口安能活耶諸將亦未信關公歸寨計定時八月初兩大霖數日公差人造搭舡棧收拾木具關平問父曰陸地相戰何用舡隻關公曰非汝所知也兵法云必勝者有五一日度二日量三日數四日稱五日料度地土之形勢量人力之多寡數者數天地之陰陽稱者稱被我能相當否料者料敵人之情能知此五者取勝之道也方今秋霖累日漢水必然暴長吾已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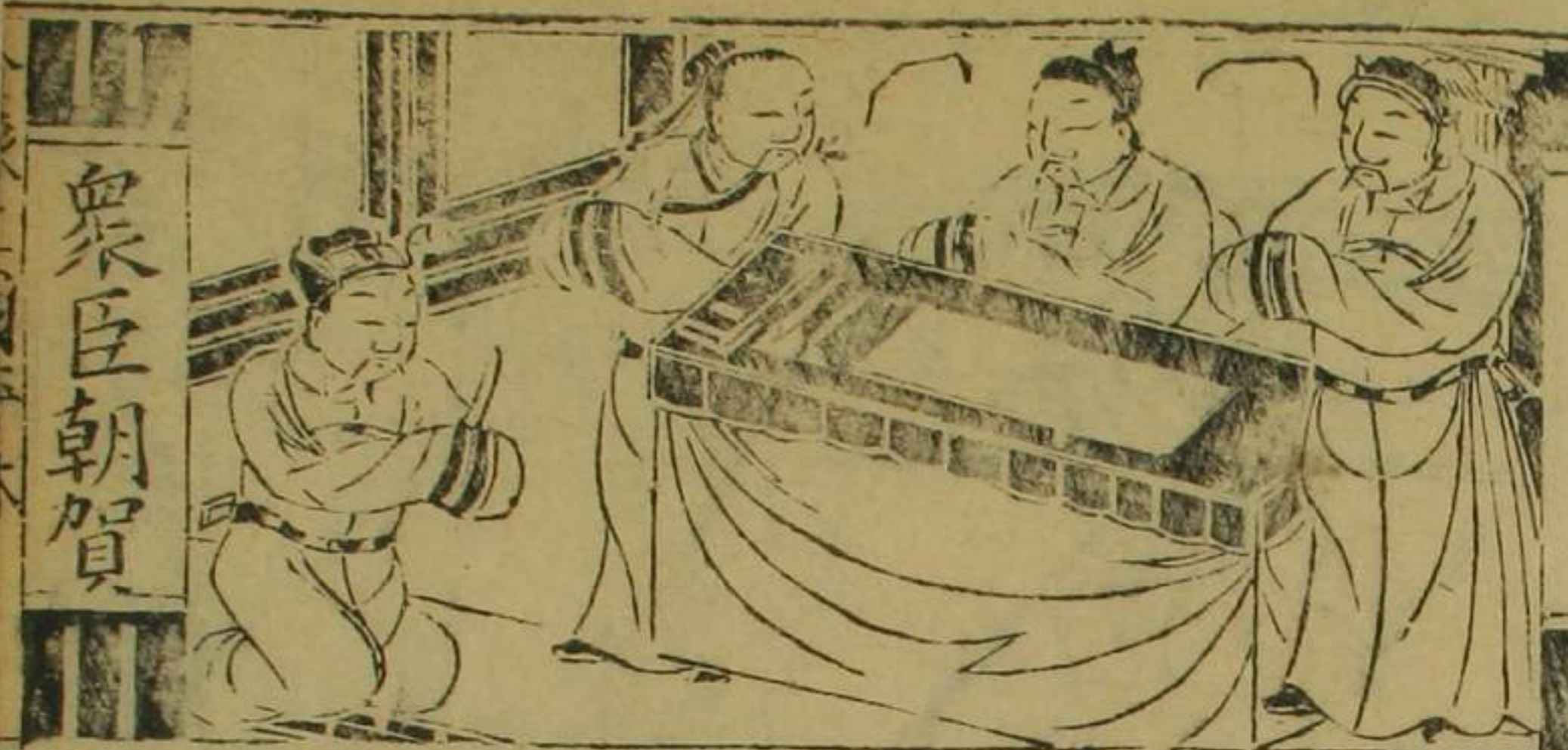
水滸



人往各處水口吾待水發乘高坦然放水一滸樊城滑口
川之兵盡皆死矣關平再拜曰父親神機妙算豈辱子
知耶却說魏軍屯于滑口川累日大雨淋漓不止部將
何來見于禁曰今將軍屯于川口地勢甚低雖有土山
營稍遠近日秋霖不止軍士艱辛遠探報來荆州軍皆移
高阜處又於漢水口備舡楫倘漢水暴長軍將難逃于禁
大喝曰匹夫亂言惑我軍心再言必斬成何羞慚滿面而
退來龐德寨中且言此事德曰汝見識有理如于將軍不
移我自移之言未畢萬馬爭奔鑼鼓震天龐德大驚出帳
上馬之時四面八方水至七軍亂逃隨波逐浪不可勝計
于禁龐德及諸將屯谷口已被山水衝激無不喪命平地
水深丈餘北及平明關公并諸將皆入舡搖旗擂鼓而來
于禁見四下無路手下止有五十餘人料無去路口稱願
降關成交盡棄軍器俱收在舡來捉龐德、恆董衝重
成何伍伯左右軍百餘人立于堤畔龐德當先接戰

四

玄德即位



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者王莽篡
盜光武皇帝攻誅社稷復存今曹操擅兵戮及主后滔
天泯下罪惡充積操子不載其逆輒竊居神器群臣將
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以行天罰備雖
不惠惧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僉曰天命不可以
不答祖禋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咸望在
備一人畏天明命又惧漢室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
僚登壇受皇帝璽綬旗幡備告類於天神惟神享祚于
漢永綏四海
漢中主既受璽綬捧於壇四面讓之曰備無才德請有德
者三次孔明曰主上平定天下功德昭於四海况是大漢
嫡派宜即王位復何讓焉於是百官皆呼萬歲拜舞已畢
改元為章武元年國號大漢立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
子次子劉禪封為魯王劉理封為梁王諸葛亮為丞相許
靖為司徒其餘下加官如故天下兩川軍民無不欣躍次

趙子龍



諫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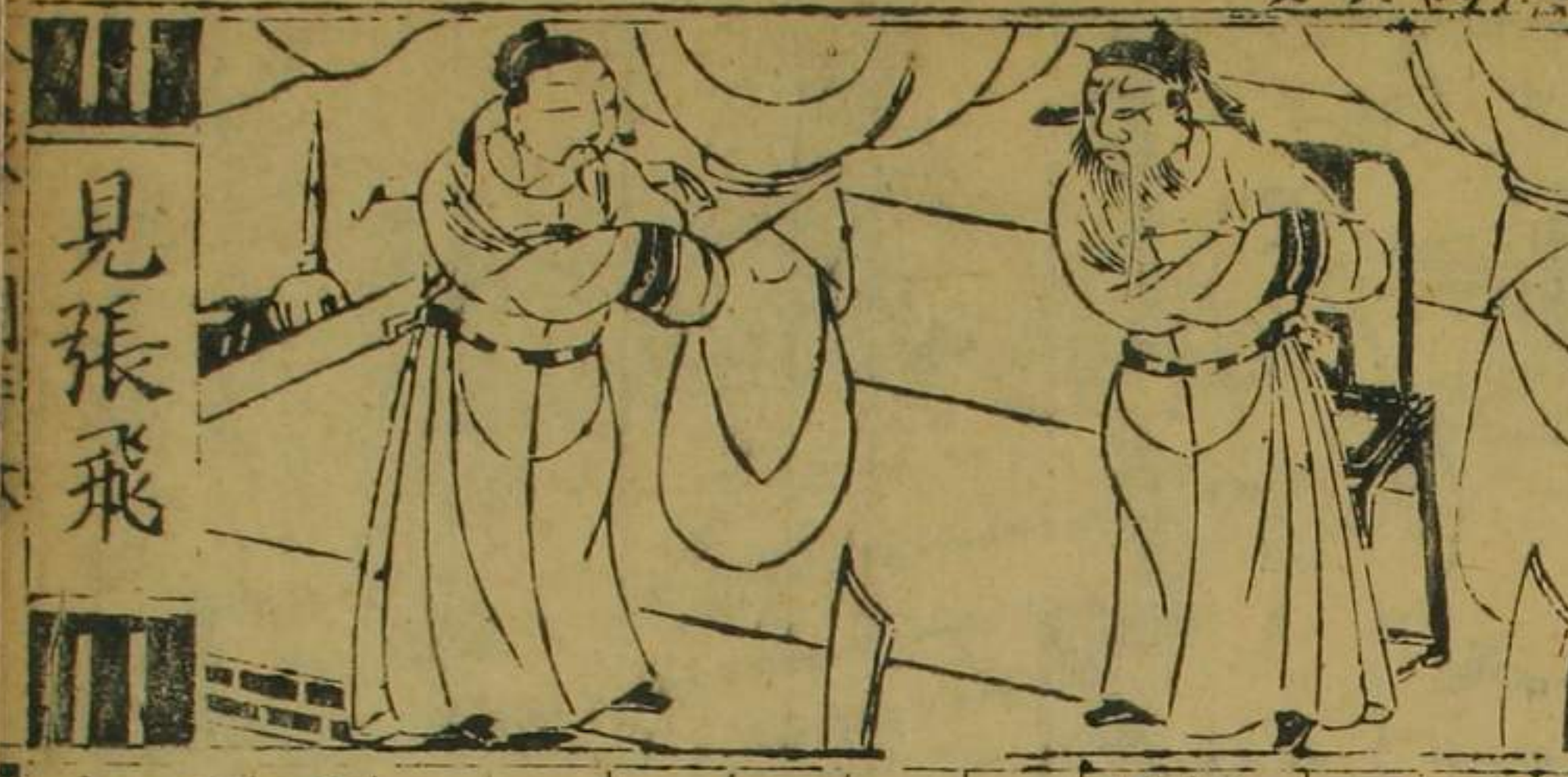
日於正殿受朝賀之禮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吾弟雲長被孫權所害此讐誓不同天地共日月也今朕即位賴卿等扶持若不與雲長報仇是負昔日之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剪伐東吳生擒逆賊祭雲長以雪其恨朕之願也言訖忽階下一人出曰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子龍也眾官看子龍如何諫主

范疆張達刺張飛

第一百九回

釋義 五路 推委 浦溪

使者持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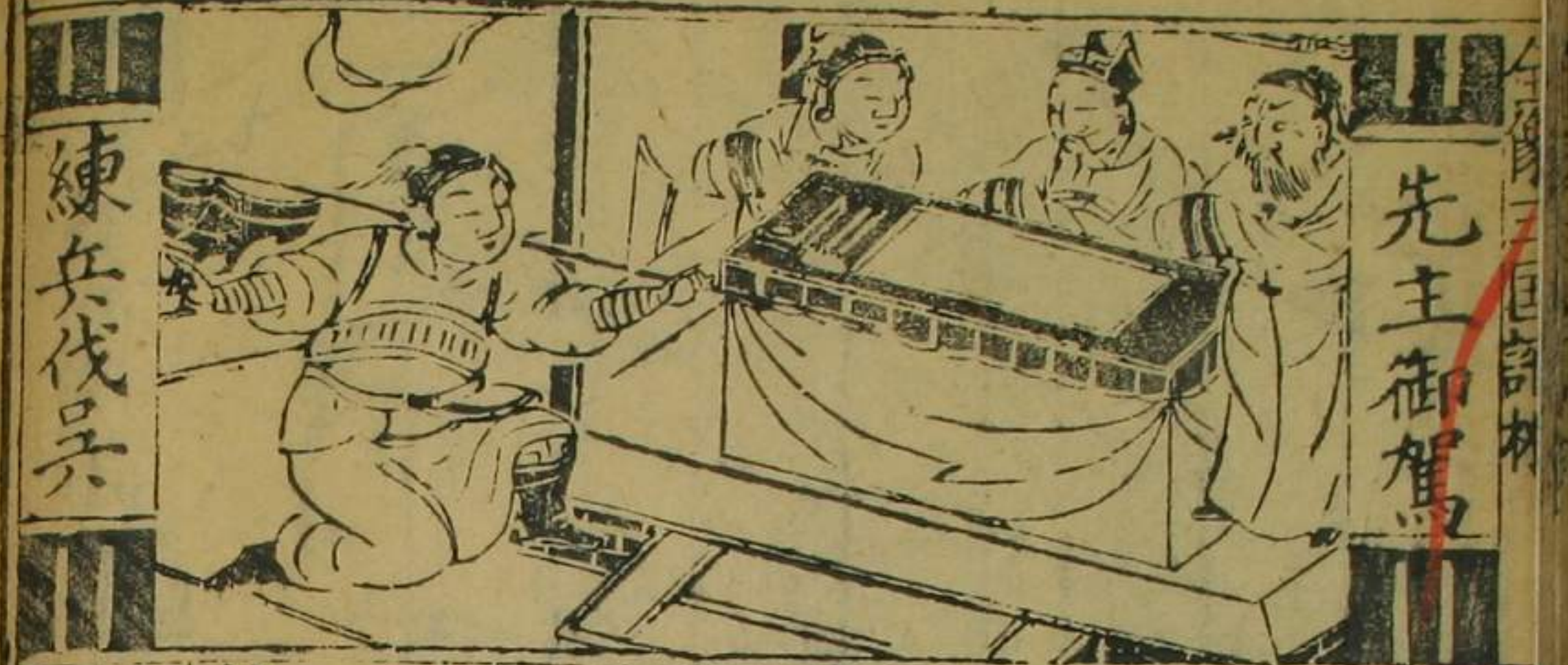
見張飛

寺處各借蠻兵共相策應一面差使賫詔往關中封張飛為西鄉侯車騎將軍領兵校尉兼關中牧却說張飛自守關中聽知雲長被東吳所害終日號哭至於瀕死諸將以酒解之張飛一醉忿氣越奔帳前帳後但有少犯即鞭撻之多有死者每醉輒南望切齒睜目牙多嚼碎其恨如此使持節至接入開讀其冊曰朕承天序副奉鴻業除殘戡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漢之士民延頸鶴望朕用坦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決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追縱召虎故特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關中牧賜爵西鄉侯茲將天威柔服以德整肅三軍以副朕意

章武元年五月

日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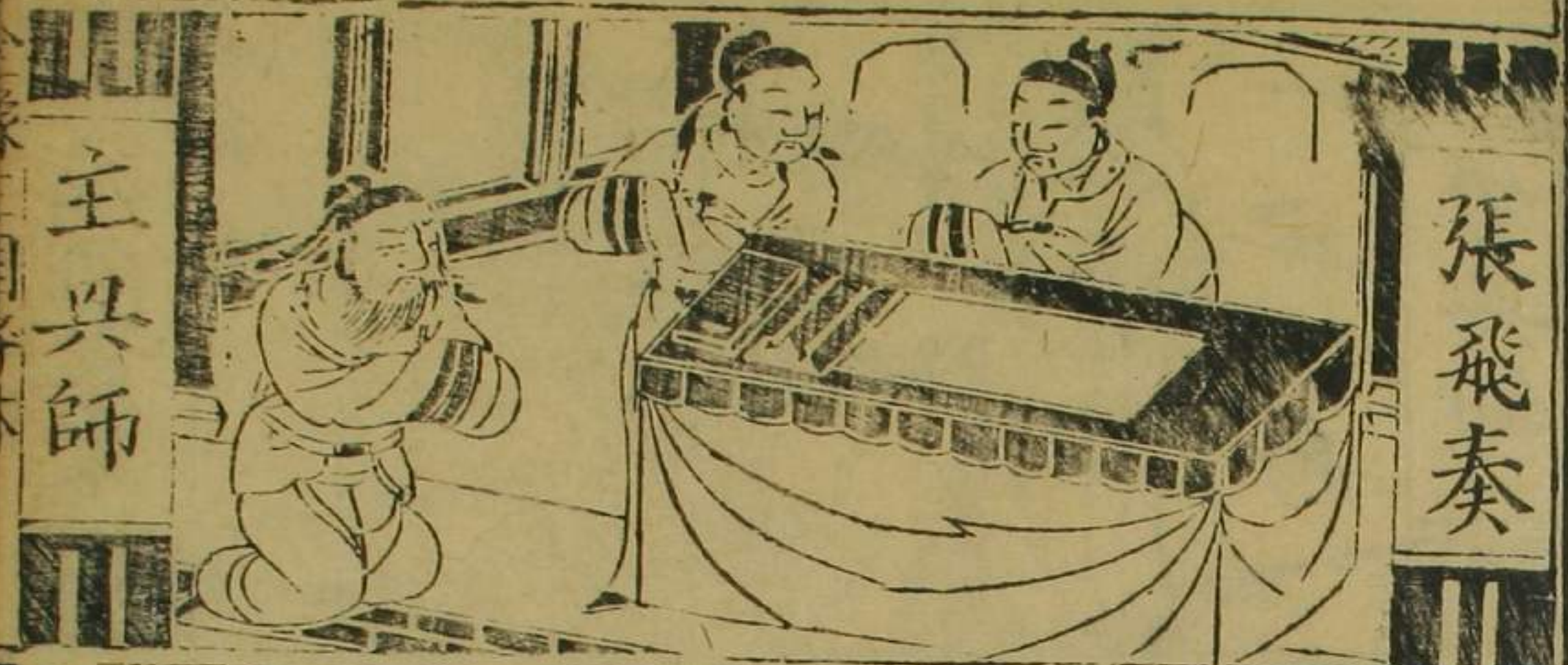
張飛既受官爵乃對使者曰關公之誓重如山海朝廷大臣何不勸早興兵使者曰大臣多有勸主上先伐魏後伐吳者張飛大怒曰是何言也吾當自見天子願為前部



先主御駕

練兵伐吳

先鋒載孝伐吳表吾之意於是同使者赴成都却說先主每日自下御教場教練軍馬分撥陣伍尅日興師衆大臣來稟孔明曰今主上新即大位自臨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丞相秉鈞衡之職當以諫之孔明曰吾已雖諫主上不聽今日汝等隨吾親往教場演武所諫之於是孔明引群臣來奏先主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陛下稟上聖之資傳祖宗之統初登寶位以德服人為一朝之念自統大兵歷山川之險踰江河之阻親冒矢石非所以重宗廟也陛下堅欲復仇可命一大將統兵前進不亦可乎先主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曰朕且罷兵再為良策駕欲起忽張飛至急欲見之令休具朝服飛至演武堂拜罷抱先主而哭先主撫其背而哀之飛曰陛下今日為君忘了桃園之誓關兄之仇如何不報先主曰為群臣苦諫不敢輕舉飛叩頭出血曰他人皆樂富貴豈知昔日之義乎陛下不去臣當捨七尺無用之軀與兄報仇若不能報死不回見陛下



張飛奏

主興師

下先主曰朕與御弟同往飛曰昔日之誓同生死天下共知休教人笑先主曰汝可提本部人馬從閣中出吾與汝會于江州勿得誤期飛曰何敢少待片時先主曰朕素知汝醉後鞭撻士卒此為禍道今後務宜從寬不可逞一時之兇暴也飛拜辭便投閣中起軍去了先主次日整軍馬要行學士秦宓出班奏曰陛下蓋為關公臣切為不可陛下輕萬眾之軀而成小義且雲長輕賢傲士剛而自矜以致喪命此天亡也願陛下思之先主曰關公與朕一体也大義所在安可忘之宓曰陛下此行必有大敗可惜新創之業未全又屬他人矣先主大怒曰吾方欲興師汝故出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出斬之宓神色不變回顧先主而笑曰臣死不爭免見川民受塗炭也諸大臣各出班奏曰宓乃良臣乞賜仁恕先主命囚於獄中待朕往復回都斬之未晚乃囚秦宓於獄中丞相亮知此事即時寫表奏先主以赦秦宓孔明來見先主乃進表以諫表曰

孔明表諫



勿與師

臣亮切以吳賊逞鄙武之心致荊州有覆亡之禍損將星於斗牛摧天柱於深宮龍情哀慟將與問罪之師廟同謀惹起雲忿之義皆以為遷漢鼎者罪由曹賊隔劉祚者過非孫權蓋魏奸計若湯除則寇自然賓伏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抑卞莊刺虎之勇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先主擲表於地曰朕心已決再諫者折劍為令遂命丞相保太子禪守東西兩川驃騎將軍馬超并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共守漢中以當魏兵趙雲為隨後救應必發糧草遂命黃權程畿二人為參謀馬良陳震掌文字黃忠為先鋒馮習張南二人為副將傅彤張翼為中軍護衛趙雲為淳為合後川將數百人共五洞蠻夷等各處軍馬共計十三萬大軍選定章武元年秋七月上旬出師却說張飛回閬中交軍馬皆打白旗人皆穿白掛孝伐吳與兄報仇定了期時要行帳下兩員將一名張達一名范疆二人

張飛怒責



范疆張達

張飛曰將軍尅選日時要行所有戰船白旗白袍急切不能完備須是寬恨方可張飛大怒曰吾欲與兄報仇恨不得明日便到仇人之地汝焉敢違吾將令此軍士將范疆張達皆綁於柳樹上各鞭背四十放下恨曰來日違了吾令先斬汝二人以示其衆范疆張達皆被打綻胸膛口中出血到船中商議曰今日雖然受刑來日如何解得這本官性如烈火來日必然殺我兩箇如之奈何張達曰如此他來殺我不如我先殺他范疆曰我二人如何近傍得他拜達道若我兩人不當死他今夜醉睡於帳中我兩箇只做報机密大事各藏刀一口直入刺之割其首級下船星夜去投吳國就報消息得此功勞進身如我兩箇當死他當晚不醉二人商議已定使人探听是日張飛在中軍帳神思昏亂動止不安乃問部下諸將曰我今好生肉戰心驚不知如何部將曰此是君侯思念關將軍以致如此飛交取酒和部曲飲之不覺大醉卧于帳中范疆探知二人

范疆張達



刺張飛

各藏短刃，夜至初更以後，逕入中軍，說言回避，欲稟机案。大事直至床榻，張飛鼻息如雷，張達下拜，將張飛殺之，藏其頭，便出下船。二人引十數人，星夜投東吳去。張飛亡年五十，有五立廟，贊曰：

豹頭環眼大，燕額虎鬚班，長板橋頭斷。

曹公銖騎還，英雄過孟超，恩義釋嚴顏。

西蜀人瞻仰，功名重劍關。

後來宋賢曾有八句詩贊云：

安喜曾聞鞭督郵，黃巾歸盡動諸侯。

虎牢關下人欽伏，長板橋邊水逆流。

義釋嚴顏開蜀境，武欺張郃鎮中州。

將軍更緩須臾死，吳魏山河總屬劉。

又有古詩一首，哭張車騎云：

瞋目揮矛杜魏軍，解令先主得全身。

不知肘腋能生瘴，謾說英雄敵萬人。

後人有詩詆之云：

予觀漢末張車騎，鎗馬端能敵萬人。

只為平生鞭撻士，致教小卒害其身。

比及軍中得知范疆張達已自順水而下，追趕不上。部將吳班先發喪，然後奏知天子與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令弟張昭守閣中，自來報先主，却說先主於章武元年秋七月丙寅日也，出師大小官僚隨孔明送出十里長亭。方回是夜先主不能寢，步行出中軍，仰觀乾象，忽見南方一星其大如斗，墜下於地。先主大疑，使人連夜去問孔明。孔明曰：「此星折一大將，三日內必有警報。」先主因此按兵不動。忽有近侍奏曰：「閣中張車騎部下吳班遣人進表至先主，頓足言曰：『噫！張飛死矣。』」比及覓表，果然先主放聲大哭。望西祭之。次日，人報約有一隊人馬千餘騎，盡打白旗，穿白袍，騎白馬，粹風般至先主自出營觀之。小將軍下馬伏地而哭，視之乃張苞也。具言范疆張達將父首級投吳去了。

連入吳



范疆張

張苞哭



訃先主

先主哀慟之甚群臣諫曰陛下欲與二弟報仇何自摧殘龍躰先主方始進飲食遂與張苞曰汝與吳班引軍作先鋒與父雪恨苞曰為父為國萬死不辭正欲遣行又報一彪人馬盡皆縞素衣服飛奔而來先主疑怪問是何人

劉先主興兵伐吳

第一百十四回

先主交着時見一少將白袍銀甲哭拜帳下眾視之乃關公次子關興字安國先主見興問曰關索為何不來興曰不想吾兄亦病故矣先主想起雲長父子淪亡放聲大哭近侍奏曰龍淚墮地亢旱三年陛下自將社稷為重不可自棄先主曰朕想布衣中與關張二弟結義之時誓以同死今朕貴為天子與二弟共享富貴今二弟皆死於非命眼前見此二姪鐵石心腸安能免此痛淚乎言訖又哭昏絕數番眾官交小將軍暫退容聖上將息龍體關興張苞退侍臣奏曰陛下年紀六旬若大憂愁恐無所益先主曰二弟已亡吾獨在世負却前誓也言訖以頭頓几而泣眾

先主命使



請李意

官商議馬良曰今主上初登寶位見統七十餘萬大軍去下江南終日為二弟而哭其兆不利陳震曰吾聞蜀中青城山西有二隱士姓李名意人傳此老是漢末帝時人到今三百餘歲上通天文下察地理中知人間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真仙何不奏知主上遣使賫禮備車輶與他請此老到奏上令卜之吉凶抵多少吾等之諫也眾官皆曰斯言甚善遂皆入奏先主具言李意之事先主從之即時差人賫詔前去令陳震為使星夜到本處令里人領入小谷深處遙望仙庄見一童子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陳震大驚曰童子安知吾姓字童子曰師父所言必有大事蜀皇帝詔命來有陳孝起也陳震曰人言真仙信不誣矣於是愈敬拜伏於庄外李意請入震言天子急欲見仙翁之意李意推老不行震曰仙翁不去則震亦無回路矣苦哀告李意遂行震先使飛報到營五里引百官迎之見李意鶴髮童顏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狀先主請入營

李意入



見先主

中自親下拜李意曰老夫荒山村叟何勞聖上厚禮敬焉
先主曰劉備起身間與關張二弟結生死之交遂皆捨戎
馬三十餘載眾皆以備中山靖王之後遂立為帝近者二
弟被害雙在東吳故統大兵會合蠻夷諸長一同伐吳未
知吉凶久聞老仙知興廢休咎之事先請至此望老仙一
決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又問意乃索紙筆
先主親自供之意乃畫畫兵馬器械營寨四十餘張畫訖
片上皆扯為粉碎又畫一大人卧于路邊一道人將一小
兒以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遂打稽首而便行先主大不
喜乃曰此狂人也何以信之遂以火焚之便使人催督軍
馬起程張苞入拜曰吳班軍馬已至臣乞為先鋒先主乃
壯其志而取印與之苞方欲掛印一少年湧出曰且留下
印與我作先鋒去報讐先主視之乃關興也興拜而言曰
臣父被東吳之害寔在東吳臣當損無用之軀上報父仇
下酬已志望陛下付先鋒之職張苞曰吾父仇人亦在東

關興張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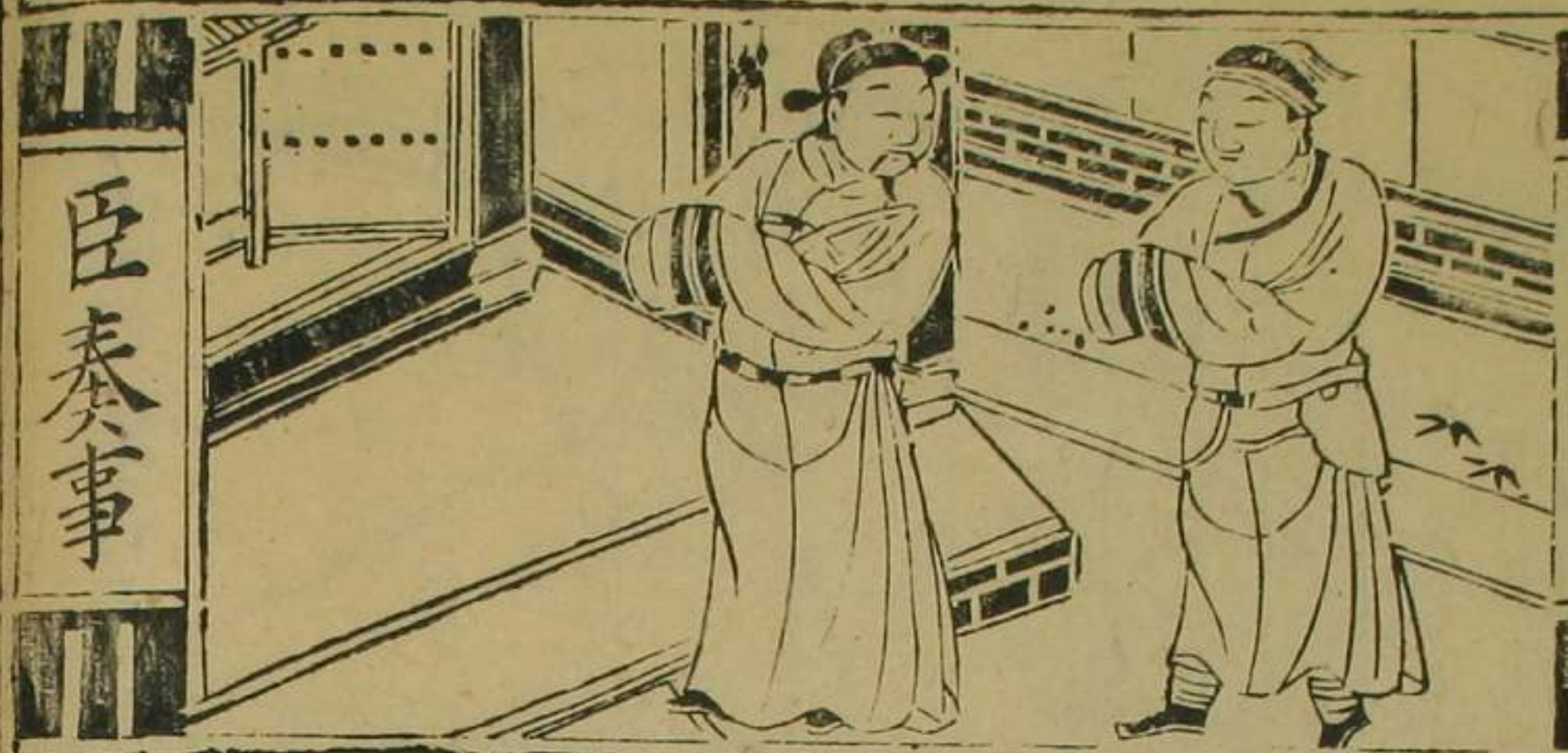


爭先鋒

吳如何不往東吳擒之我已奉詔命矣關興曰偏我不要
報讐汝有何能敢行此職苞曰自幼學習鎗馬並無虛發
先主曰朕試觀賢姪施放以定憂心苞乃取硬弓一張令
軍士於三百步外立一白旗上有紅心苞放三箭射中
紅心眾皆大喜關興亦弯弓在手指而言曰射旗上紅心
何足為奇正說間忽空中一群鴈飛翔興曰吾射行中右
手第三隻言訖弓弦嚮處鴈早落地眾皆驚訝張苞大怒
上馬掣亡父所使丈八純鋼蛇矛驟馬大呼曰敵與比較
武藝麼關興聞知亦飛身上馬綽家傳所使大捍刀縱馬
而出曰汝能使鎗偏我不會使刀二將便欲交鋒先主唱
住曰二子不得無礼來聽約束關興張苞皆下馬棄器械
跪前來先主曰吾自涿州與汝二父結二姓弟兄之交甚
於骨肉未嘗有半點差錯今汝二子乃昆仲之分念今俱
喪礼合吉凶相救患難相扶庶不負其親也何以一言之
別自相開力於吾則其大義安在父喪未遠尚尤如此何

吳國衆

臣奏事



况日後乎。關興張苞悔罪再拜。先主問曰：誰年長？應曰：興長。苞一歲。先主命拜為兄。二人就帝前折箭為誓。永相救護。先主撥吳班為先鋒，自與關興張苞兩個小將軍在帳前各領三千軍，操為左右護衛。先主命水陸並進，船騎双行。浩浩蕩蕩，殺奔吳國來。却說孫權聽知先主提大軍七十餘萬，戰將一千員，御駕親征，急聚文武官將商議。文武聽知先主自來，勢若泰山，人上失色，面上相覷，皆不敢言。惟有諸葛瑾進曰：瑾食君祿久矣，並無報效，愿捨殘生，去見蜀主，陳說利害，使二國連和，共問曹丕篡逆之罪，免生刀兵之危。孫權聞知，即遣諸葛瑾行前去說和。先主還復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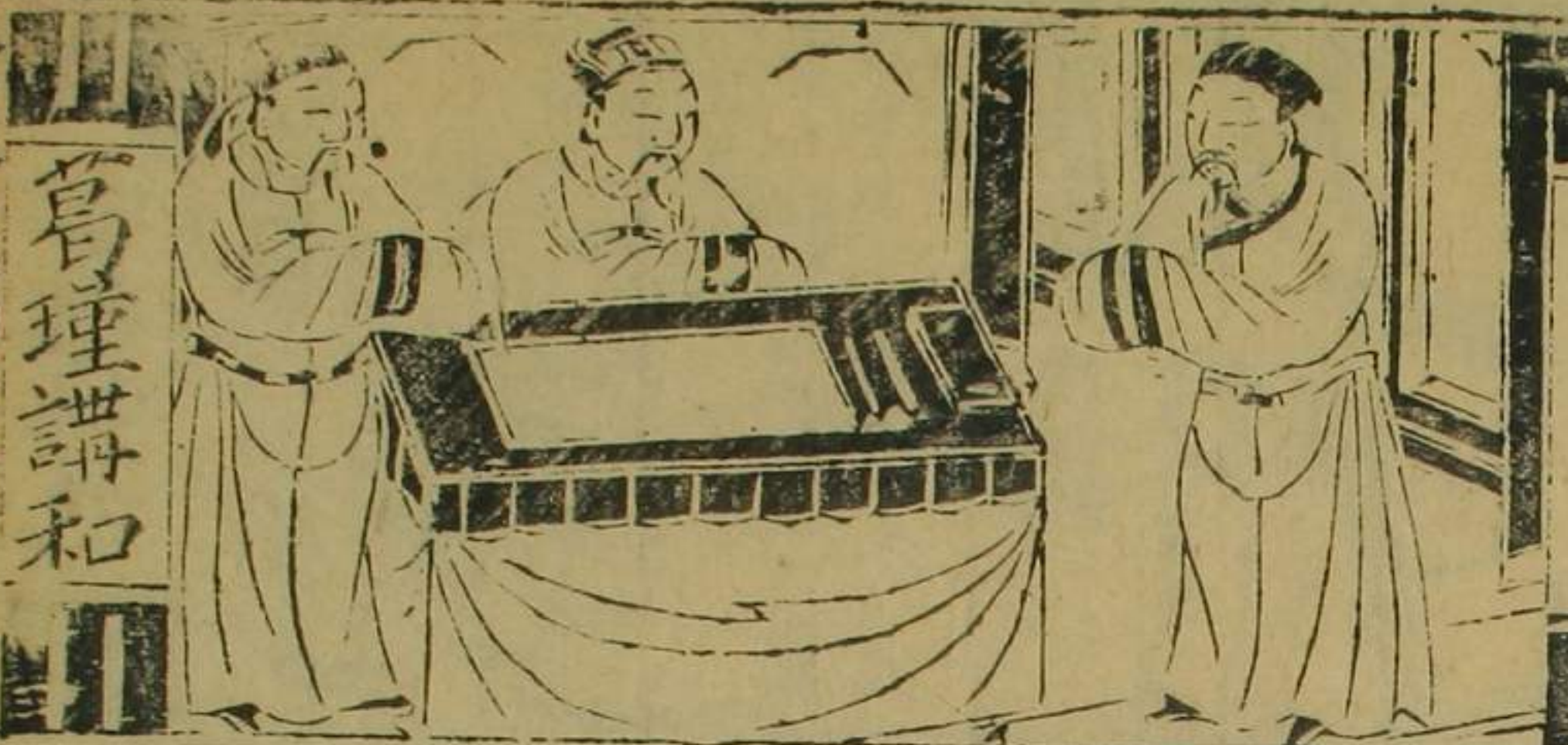
吳臣趙咨說曹丕

第一百零四回

章武元年秋七月，先主大軍已至夔關，駕屯白帝城前隊。軍已出川口，近臣奏曰：吳遣諸葛瑾至先主命休放入城。黃權奏曰：諸葛瑾托以弟在蜀為丞相，故有事來見，何可之。

吳侯遣諸

葛瑾講和



絕之。宣入看其言，可則從之，不可則遣之。就借彼口，問曰：何如？先主從其言，宣入問曰：子瑜此來，必有事故。瑾曰：臣托弟久事陛下，故不避斧鉞之誅，特來告陛下荆州之事。近者雲長居於江北，吳侯數次遣人求親，雲長大罵而不許。此積怒一也。後雲長取襄陽，魏再三遣使者以天子為名，令襲荆州。吳侯不許，後雲長與呂蒙不睦，朦朧啓於吳侯，悔之不及。今呂蒙已死，讐恨已消。吳侯命瑾為使，愿割荆之地歸還陛下，其降將遣歸，並聽區處。夫人孫氏久思見陛下之面，謹當送至。求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篡逆之罪。聖意若何？先主怒曰：汝既殺吾愛弟，是廢吾股肱也。今日尚敢以巧言令色而說朕也。謹曰：臣請以輕重大小與陛下論之。陛下漢室皇叔，今天子被曹丕篡逆，却不報之，而為異姓之親，上率大軍涉江山之險，而與人決雌雄，是舍大義而就小義也。中原海內兩郡皆大漢創業之地，陛下不取而但爭荆州，是棄重而取輕也。天下皆知陛下即

玄德怒叱



諸葛瑾

位與漢恢復山河今却為一將之忿棄却萬眾之尊何不較量也願陛下思之先主大怒曰殺吾弟之仇誓不共天地同日也欲朕罷兵除死方止若不看丞相之面先斬了首回對孫權說知交洗頸受戮踏平江南方雪朕恨萬分之一喝退諸葛瑾瑾知不可自回東吳却說張昭等見孫權而言曰諸葛瑾聽知蜀兵勢大故意推作使而行心降劉備矣權曰子瑜決不負孤彼與孤有生死之交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昔者子瑜在柴桑時孔明至吳孤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孤審子瑜往日之說其言貫通肺腑以此論之子瑜今日焉得負孤降蜀乎此惟孤知其心非外人可知也正說間人報諸葛瑾回權曰孤言若何張昭等皆惶恐瑾回見權備說先主不肯通和之意孫權大驚曰似此奈何皆下一人進曰其有一計可解此危視之乃中大夫趙咨字德度

魏玉細



問趙咨

權曰有何良謀咨曰主公作一表咨請為使往許昌見魏主曹丕陳說利害使魏襲其漢中則劉備之兵自然回矣孫權曰此為大妙卿此一去勿失江東之志氣咨曰某若有小失則當投江而死安有目再覩江東乎權大喜便遣趙咨入魏咨星夜到許昌先見太尉賈翊等眾大臣了次日早朝翊奏吳侯遣中大夫趙咨上表魏王笑曰此次解蜀兵之厄也交宣咨入拜舞已畢呈進表文魏王問趙咨曰吳侯乃何等之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王大笑咨曰陛下何笑乎魏王曰吾笑卿過獎失其真也咨曰臣請一一奏知陛下魏王曰卿言合朕即准奏章咨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以此論之乃為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王又問曰頗知學乎咨曰吳侯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魏王曰朕

魏王命使



加封吳王

誰也 惟怕

吳王下車



接魏使



義 高 祖 未 時 公 沛

欲伐吳可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心小國有備禦之固魏王曰吳難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魏王曰吳國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咨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王嘆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如趙咨者不辱其君也如是降詔命大常卿邢真策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趙咨出大夫劉曄出班奏曰今孫權懼蜀交兵乃天亡也陛下可遣上將提數萬之兵涇渡長江襲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內吳地之危不出旬月吳亡則蜀安能久存乎願主上察之魏王曰孫權既然禮服於朕若攻之乃失信於天下也朕初登大位此等詐謀不可用之劉曄又奏曰孫權雖有雄才乃故漢驃騎將軍矣為南昌侯之賊也官輕則勢微江南士民有畏中國之心不可加之王位也位去天子一階耳禮秩衣冠皆相亂也今信其詐進升王位加以九錫是與虎添翼也孫權若退蜀兵之後必然外盡禮臣事中國而內無禮以怒陛下

若以兵伐則孫權普告江南之民曰我事中國不失臣下之禮今無故起兵而來必欲掠我臣民據我金帛欲得江南子女為僕妾民信其言上下用心而加十倍矣陛下不因此危急之時而併降之後有太悔魏王曰不然但不助攻兵魏居正統安若太山看吳蜀相戰若滅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哉朕已有主見卿勿多言後人有詩曰

無故相關莫遠圖

聖明原有百靈扶

曹丕若聽劉曄諫

安得江東地屬吳

大常卿邢真與趙咨同至吳郡先使人報魏封主公為王宜當遠接顧雍進曰主公只宜自稱上將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封爵權曰沛公當時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權宜耳何足損也乃率百官出郭迎接太常邢真自以為上國天使至郡不下車端坐遍觀吳國文武張昭大怒近前叱曰汝雖上國之使安敢妄自尊大以為江南無人物耶以江東無斧刃乎邢真荒下車與孫權相見並車入國車後

音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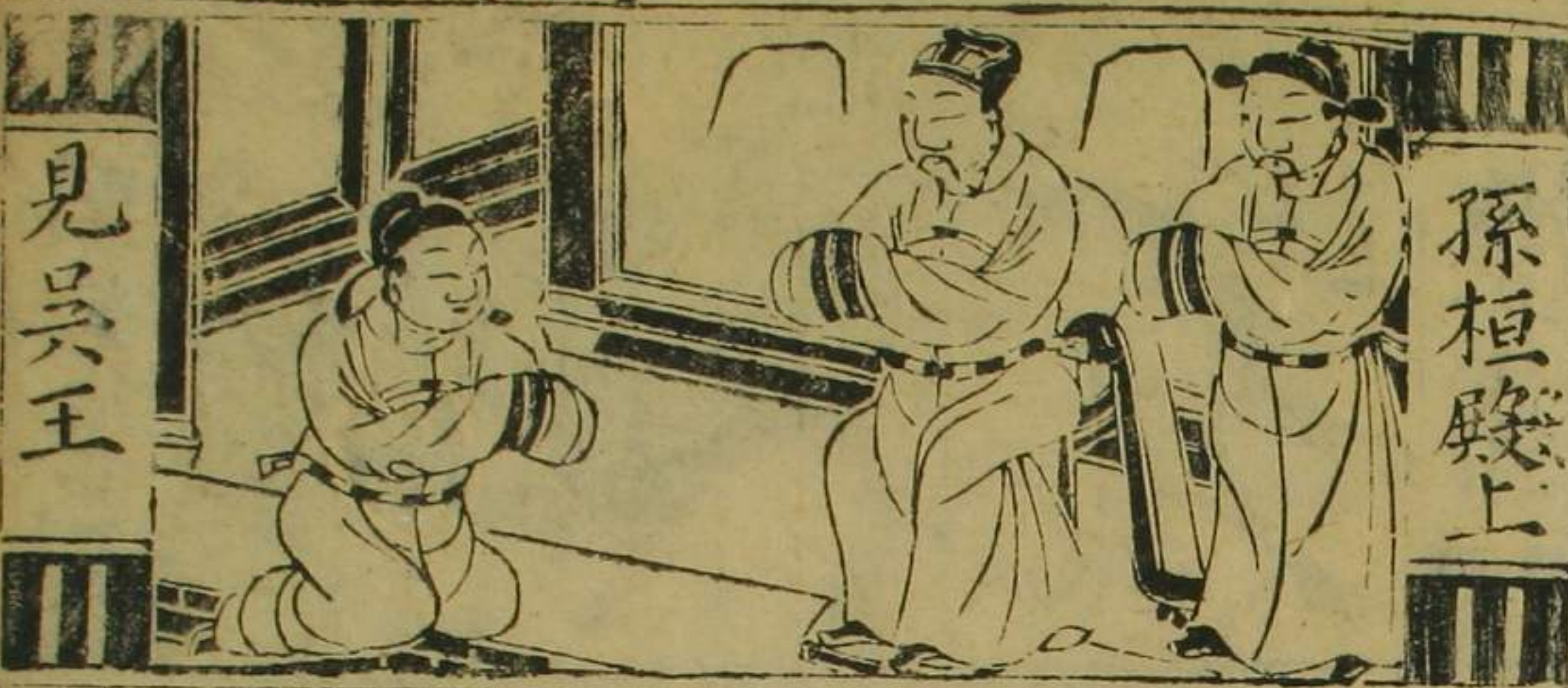


徐盛頭撞

地而哭

一人放聲大哭乃偏將軍徐盛也回顧同列曰五尋不能奮身竭力捨命為國家併許吞蜀而令吾主受人封爵不亦大辱乎言訖下馬以頭撞地而哭刑貞聞知嘆曰江東有如此之才非久下人者也權受命乃以閉鴨長鳴鷄等件遣人進貢於魏張昭曰貢獻之物莫非太過孫權笑曰利足結人心今貢獻之物乃瓦石耳何足惜哉眾官皆嘆之却說先主自白帝城遣諸葛瑾回之後便令大軍依期而進又有蠻王名沙摩相引兵助戰又有五溪路將杜路劉寧兩路軍馬皆到於是水陸並進聲勢吞天前軍水陸已出巫口旱路抄出秭歸孫權已受吳王之位奈何魏兵不來接應問諸文武曰蜀兵勢大何以退之諸將皆默然吳王曰昔有周郎後有魯肅呂蒙繼之今蒙已死無人與孤分憂也忽班部中一少年將軍突然而出曰主上春國士待之如手足今一聞蜀兵至盡皆結口結舌此何理也其雖年幼頗習武藝臣叨君祿敢不效報以損無用之

義都縣即今湖廣



孫桓殿上

見吳王

是誰 顧統 效黃之眾破蜀擒劉倫必矣眾皆見其言大驚此人 關興斬將救張苞 挺身一者乃吳人孫河之子河字伯海本姓俞策愛賜姓孫待之如弟因此得為孫氏宗族生四子河死後軍馬熟閑膽量過人常從孫權出軍有功官封安東中郎將姓孫名桓字叔武時年二十五歲孫桓對權曰姪有大將李異謝琪有萬夫不當之勇乞數萬之眾即擒劉倫孫權曰吾姪勇則勇矣奈何年幼必得一人共相輔助為上忽一人進曰臣與小將軍同破劉備眾視之乃朱浩外甥官帶虎威將軍丹陽故彰人也姓朱名然字義封吳王大喜即點水陸兵五萬與孫桓朱然統領桓為都督然為副都督即日進立所得蜀兵前隊已到宜都下寨孫桓令朱然督二萬五千於大江中結營孫桓引二萬五千人於宜都界口下寨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前隊吳班進出門以

關興張苞

領兵伐吳



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莫能拒敵軍士不曾破刃前到夷
 陵宜都探得孫桓軍馬在彼遂亦下住寨柵使人回稟先
 鋒馮習字休元張南字文進二先鋒亦不敢擅便遣人飛
 奏先主時先主御駕已在秭歸縣當日近臣奏曰吳遣孫
 桓為將在宜都界口拒敵先主怒曰諒此等小兒豈足為
 將與吾敵也時關興出奏曰既孫權令小兒為將何勞伯
 父遣大將軍耶姪請討之先主曰賢姪去走一遭亦可關
 興拜辭欲行張苞出奏曰既安國要去討賊臣亦請同行
 先主曰更得賢姪相助甚妙汝弟兄二人前去不可造次
 倘有疎虞隨雷之銳氣也關興張苞二人進到前軍見了
 先鋒同日俱起却說孫桓哨探得蜀兵至近乃提三寨之
 兵齊起列於宜都山下蜀兵大至漫山寨野鼓聲大振兩
 陣對圓孫桓引太子吳謝琪二將出馬立於陣前遙望蜀兵
 陣中湧出一隊表裏面白旗於上將銀盔甲白馬白袍上
 首張苞手持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駕青龍偃月刀

李異拒

戰張苞



疋馬左右盤旋張苞揚聲大罵孫桓眼已臨頭尤拒
 敵天兵即孫桓亦罵曰量汝劉備乃織蓆販履小輩如何
 妄稱帝位汝父亡作無頭之鬼復敢加兵於此自送死耳
 苞大怒挺鎗躍馬而出孫桓欲自戰謝琪驟馬而出曰主
 公看吾擒之謝琪挺鎗來戰張苞二騎相交約戰三十餘
 合謝琪遮攔不住撈回馬望本陣便走張苞挺鎗拍馬趕
 去李異看見謝琪輸了遂拍坐下馬輪手中金釭斧來迎
 苞騎馬就東吳陣前廝殺兩將戰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
 吳陣中一員裨將姓譚名雄見李異勝不得張苞暗中一
 箭正射中張苞馬胸膛那馬負痛奔回本陣將及到門旗
 邊那馬力盡絕前足便倒把張苞掀在地上人馬俱倒李
 異趕到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劈手未起處眼前一道
 電光李異頭落尸倒元來是關興見張苞馬回却待接應
 忽倒於前因此飛馬斬之故救了張苞乘勢掩殺吳兵大
 敗蜀兵飛報捷音次日孫桓見斬了李異忿怒愈加再引

關興生



擒譚雄

軍前進關興張苞二將雙出關興躍馬提刀立在陣前
搦孫桓出戰桓大怒自揮寶刀來關興二騎相交戰到
二十餘合以上不分勝負張苞挺鎗躍馬便交夾攻孫桓
敗走關興張苞二將殺入吳兵陣中蜀將馮習張南驅兵
掩擊先鋒張苞戰馬當先入陣正遇謝琪一鎗刺於馬下
往來衝突如入無人之境蜀兵大至殺敗吳兵馮習收軍
只不見關興張苞大驚曰若折了安國吾亦不用命矣綽
鎗上馬來尋行不數里見關興就馬上右手提刀左手扭
揪一人而來張苞接着問之關興曰我在亂軍中正逢着
你的雙兄故生擒到此張苞視之乃是夜來陣上射戰馬
的吳將譚雄張苞捉歸本陣斬頭瀝血祭了死的戰馬却
說孫桓折了李異謝琪兩個左右護臂勢孤力窮即時關
興張苞遣人請馮習張南二人商議如今孫桓兵敗將亡
可乘虛劫寨拔去根本則吳兵頓失銳氣不敢拒敵矣張
南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軍將江中朱然水軍不曾搖動

小卒詐



降朱然

一箇倘或去劫寨後水軍登岸截斷魏路兵必自亂馮習
曰此極容易先交關興張苞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如
朱然不來則休倘來時左右兩枝軍於半路間殺出彼兵
自亂矣吳班曰莫若先使小卒只做降吳先將劫寨事告
於朱然見火起必然來救却令伏兵擊之馮習用其計先
交關興張苞去埋伏了却令小卒來行此計却說朱然听
知孫桓折兵損將正欲去救忽然伏路軍引數个小卒來
到然問其故卒曰我等是馮習帳前軍士為習賞罰不明
故來投吳就報機密今晚馮習引軍乘虛去劫孫將軍寨
必然放火故先來報知朱然听了先使人來報孫桓那報
事已被關興軍路上接住殺了朱然點出萬軍去救自要
當先時部下有一將姓崔名禹稟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
倘一踈虞阜路水陸並皆休矣將軍穩守水寨當時將軍
一行朱然准崔禹之言令將一萬軍行是夜馮習張南吳
班分兵三路殺入孫桓寨中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奔

考註 有棄 世者 此時 程普 黃蓋 蔣欽 皆以 病亡 來義 巫峽

全傳三國演義 張苞生



擒崔禹

走却說崔禹正行之間望見火光冲天而起令軍急進遽過山谷兩下鼓響左邊關興冲出右邊張苞殺到兩下夾攻吳兵進退不得張苞把崔禹生擒而回此時吳兵兩路俱休朱然下水寨五六十里孫桓引敗軍走夷陵問前向何處城池堅固有糧草軍士谷曰北夷陵有一城名夷道城可以屯住孫桓引軍便走夷道馮習張南引軍直出追到夷道四面圍住拿了崔禹即時差使解秣歸城見先主命斬之大賞三軍自此威風振動江南吳王大驚荒聚文武商議今孫桓受困於夷道朱然敗退於江中如之奈何此時程普黃蓋蔣欽皆亡張昭進曰今東吳舊將雖有棄世者尚存十數人何慮劉備哉可命韓當為主將周泰為副將潘璋為先鋒凌統為合後其寧為救應起兵十萬拒之何碍權允所奏即時差諸將行時其寧已患痢疾不得已而起却說劉先主自從巫峽建之前屯屯直接至夷陵界分連接七百餘里軍營四十餘所先主知關興張苞

名馬 夷陵 歸州

帝命吳苞



往助黃忠

建奇功差使宣回上賞賜酒喟然嘆曰昔日從朕諸將盡皆老邁無用今復有二賢姪何患東吳乎正說之間忽報江東命韓當為將周泰引兵前來先主便欲遣將忽奏曰老將軍黃忠所知陛下說老將無用引了親隨五六十騎反投東吳去了先主曰黃漢升何肯反朕之人也因朕說口恨言老之一字此人心不伏老奮力而去相持也去必有失二賢姪休辭勞苦可去相助畧有奇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關興張苞辭帝上馬來助黃忠不知如何

劉先主虎亭大戰

第一百零四回

章武二年春正月後將軍黃忠立階下忽聞先主所言老將無用因此激起英雄之氣當夜備了戰馬引親隨五六十騎徑投夷陵寨中馮習吳班接着問曰將軍到此必有事故忠曰吾自長沙跟隨主上到今多負勤勞天子亦不曾虧負於我雖年七十有餘尚食肉十斤臂開二石米弓能騎千里馬何為老矣作者道我無用故來臨陣斬將看

黃忠大



戰潘璋

道老與不老正說間人報東吳前隊已到哨馬在境黃忠奮然而起便出帳上馬馮習吳班二人諫曰將軍且未可輕進黃忠不听上馬逕去馮習吳班引軍助敵黃忠提刀驟馬直至東吳寨前搦戰先鋒潘璋引軍出迎璋手下副將史蹟欺黃忠年老提鎗來迎與忠交馬只一合被黃忠一刀殺之潘璋自出提關公所使寶刀與忠開刀戰不數合黃忠獨奮神威潘璋不及撥回馬走黃忠乘勢趕去吳班助戰大勝一陣而回關吳張苞至曰聖旨令某二人來助老將軍既已斬將速請回御營黃忠不听次日潘璋又出搦戰關吳張苞要出助戰黃忠不許吳班要出忠亦不許自率五六十兵出與潘璋交戰略戰數合拖刀便走黃忠驟馬引軍追趕口中大叫要與雲長報仇殺去三十里喊聲大振四面兵出左邊韓當右邊周泰前面潘璋後面凌統把黃忠圍在垓心喊聲大起黃忠心慌急欲退時山坡上馬忠將着一軍出見黃忠被圍拈弓取箭射中黃忠

馬忠箭



射黃忠

有窩險兒墜馬吳兵見忠力困併力向前忠將危急然喊聲大起兩路兵殺敵吳兵救出黃忠乃是關吳張苞吳兵自退吳苞保護黃忠直送到御營年老難禁箭疼死在旦夕先主車駕親自來看視把其臂曰使老將軍中傷朕之過也忠曰臣乃武夫幸遇陛下今年七十有五死亦足矣陛下善保龍躰以圖中原言訖不省人事是夜卒于御營後人有廟贊曰
老将說黃忠 收川立大功 重披金鎖甲
双挽鉄胎弓 敵斬驚曹操 晋芳振漢中
臨亡頭似雪 尤自顯威風
先主哀傷不已命具棺槨載回葬于成都先主嘆息曰五虎將已亡三人吾尚不能復仇深可痛哉於是先主自引羽林軍直進猓亭大會諸將水陸並進其水路令黃權總兵陸路先主自披黃金甲臨陣程畿馬良等諫皆不听是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先主分兵八路取猓亭韓當周泰

張苞刺



殺夏恂

聽知先主御駕自至二將引諸將出迎兩陣對員韓當周泰出陣見蜀兵門旗開處先主自打黃羅銷金葫蘆頂九曲傘蓋左右列白布黃旗金銀旌節圍遶韓當周泰馬上奏曰陛下今幸臨幸何自輕耶萬一有損切勿懊悔先主以鞭指而罵曰汝等狗輩傷吾手足誓不若天地同日月也早亡來降免汝等死韓當回顧曰汝等敢出衝突蜀兵否言未畢韓當手下一將名夏恂驟馬挺鎗而出先主皆後張苞看見一騎馬一條鎗直取夏恂先主視之曰虎父還生虎子也夏恂只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見夏恂遮欄不住揮刀縱馬而出先主背後關興看見一騎馬一口刀飛出張苞大喊一聲一刺刺夏恂於馬下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之二將拍馬來戰韓當周泰二人荒入本陣先主鞭稍一點大勢軍馬一齊掩殺水陸八路同時俱進各要爭功奮力向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却說甘寧正在船中養病所知蜀兵大至急上馬時一隊胡兵

甘寧死坐



於大樹下

躍至為頭是胡王摩沙柯生得面如噀血碧眼突出黃鬚倒捲使一個蒺藜鐵骨子臂懸弓一張腰箭二袋背後皆是南番軍馬披髮跣足使一口大刀甘寧見勢大不敢交鋒拍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其項寧帶箭而走走到富池口身死時坐於大樹之下上有群鳥數百以遮其屍土人壅之吳王特與立廟直到如今富池口有其吳霸廟來往客商祭之極靈有神鴉送客一程是神之靈也後人有詩云

巴郡甘興霸

長江錦幔舟

關公不敢渡

曹操鎮常憂

劫寨將輕騎

驅兵領巨旆

神鴉今顯聖

香火永千秋

此時先主大獲全勝遂得猓亭吳兵大潰各自逃散却說先主收兵諸將上功不見關興先主荒令四下尋之却說關興殺入吳兵陣中只見潘璋乃殺父仇人如何不報遂驟馬趕潘璋入山谷中不知所在關興尋思只是此山

富池口地
今屬湖廣武
昌府興國
州江口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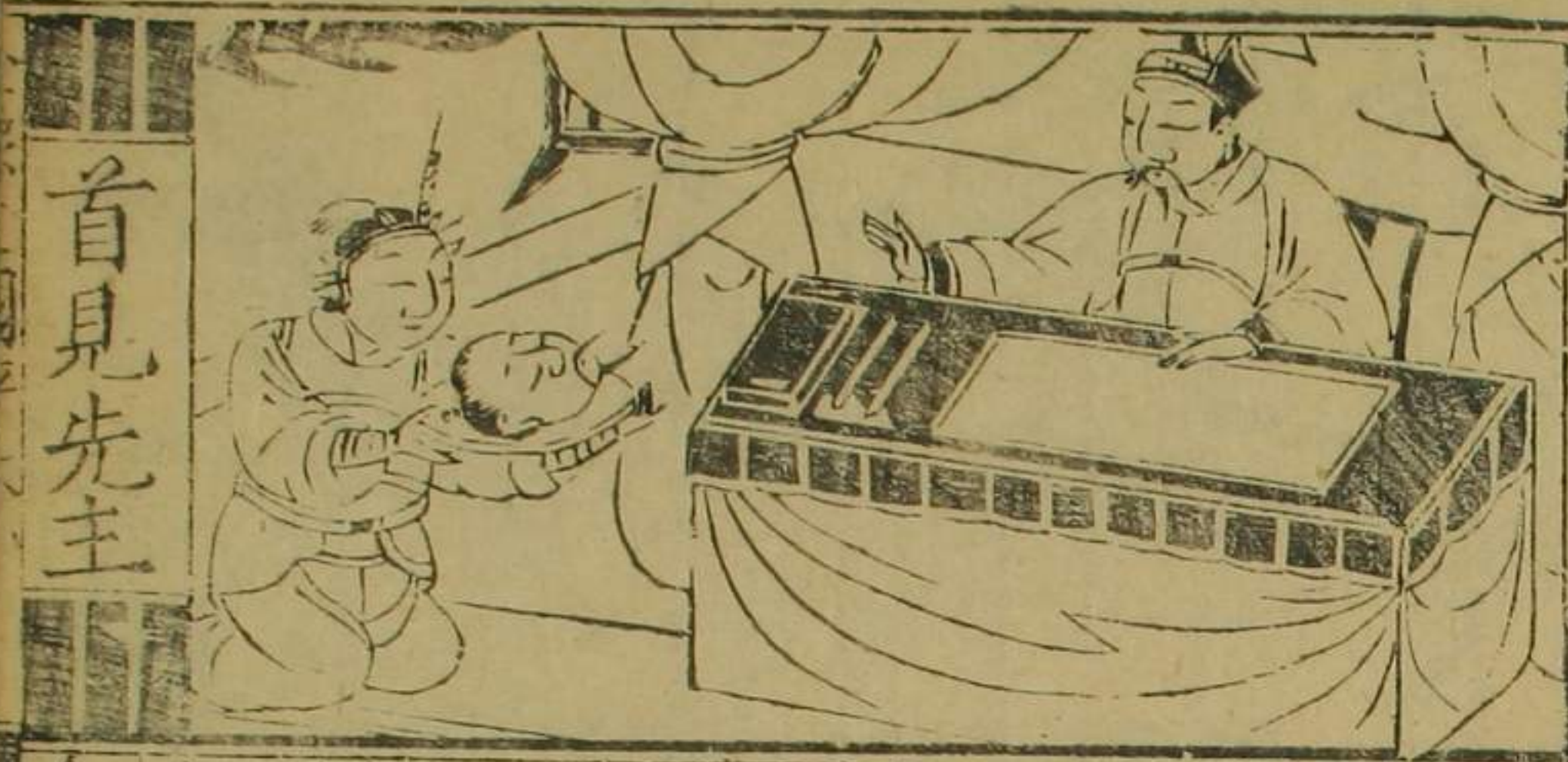
關興劍



斬潘璋

內等看上天晚迷踪失路幸得星月有光至一山僻約二更時到一庄所興乃下馬叩門有一老丈出迎與言我是戰將迷路至此求一飯充饑老丈引入與見庄中神堂燈明視之中間繪畫關公神像與乃大哭老丈問其故與曰此吾父也老丈便拜問與問之老丈曰此間皆是尊神地面在生之日人家尚自依係何況為神老夫只望蜀兵早復仇今將軍到此荆州百姓有福遂乃以酒肉待之與知鞍喂馬約有三更以後忽听有人叩門老丈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也來此投宿却好入庄到草堂關興看見拔劍在手大叫逆賊休走璋固身便走忽一人自外而入潘璋視之乃關公也潘璋驚得痴呆再欲轉身被關興一劍斬之遂取心瀝血以祭其父復得青龍偃月刀關興將潘璋首拴在馬額下便就騎了潘璋馬別了老丈而回庄中自把屍燒化了關興行不數里人語馬嘶一彪軍到盡打吳軍旗號為頭是潘璋部下將馬忠見關興殺了潘璋刀首

關興提璋



首見先主

見在乃驟馬舞刀來問關興曰認得是仇人安得不死戰馬忠雖比不得關興本事手下有三百米軍一齊圍將上來果是寡不敵眾忽然西北上一彪軍到乃是張苞也跟尋到此馬忠見敵軍到荒忙退去關興張苞追趕不上行不數里糜芳傅士仁却引一彪軍到與馬忠相合一處混戰之間背後凌統又引一軍來到關興張苞兵少荒忙撤退兩個自回號亭見先主具言其事先主驚異却說馬忠回尋見韓當周泰收集敗軍各自分投守把其時中傷者不可勝數馬忠帶糜芳傅士仁於江渚屯紮是夜糜芳聞軍士號叫夜哭之聲芳潛聽之皆曰我等皆是荆州關公軍被呂蒙詭計害了我主人今劉皇叔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的是糜芳傅士仁兩個我等何不殺了此二賊去見劉皇叔功劳不小數內一個道不要性急我每看命不久蜀所恨者是我二人何不把馬忠來殺了將頭去

糜傳帳內



刺馬忠

獻告稱我等不得已降了吳今知車駕前來特地到營請罪須免得遭禍也傅士仁曰今主上想國舅之親必然恕之二人商量定了先備下馬疋二更在帳內刺殺馬忠將首級連夜離營引親近十餘人奔魏亭御營伏路軍轉報先鋒見了馮習等訴說備細後來御營見先主二人將首級獻上哭告先主曰臣等實無反心因被呂蒙詭計言稱閉雲長已亡賺開城門不得已降今聞車駕到來故將害雲長之賊馬忠殺了特來請罪先主大怒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不來請罪今日勢危故來巧言令色而說吾也欲全其身朕若赦汝九泉之下何面目見雲長耶隨喚關興來交就御營設雲長靈位將馬忠首級獻呈先主自為享祭哭泣甚切令關興親自下手將糜芳傅士仁二人醢之以享祭靈魂忽帳下一人大哭曰伯父仇人盡皆誅滅吾父被二賊所害何時報之先主撫恤曰賢姪勿憂朕當踏平江南殺盡吳狗必當索此二人令將親醢之以祭汝父

吳送張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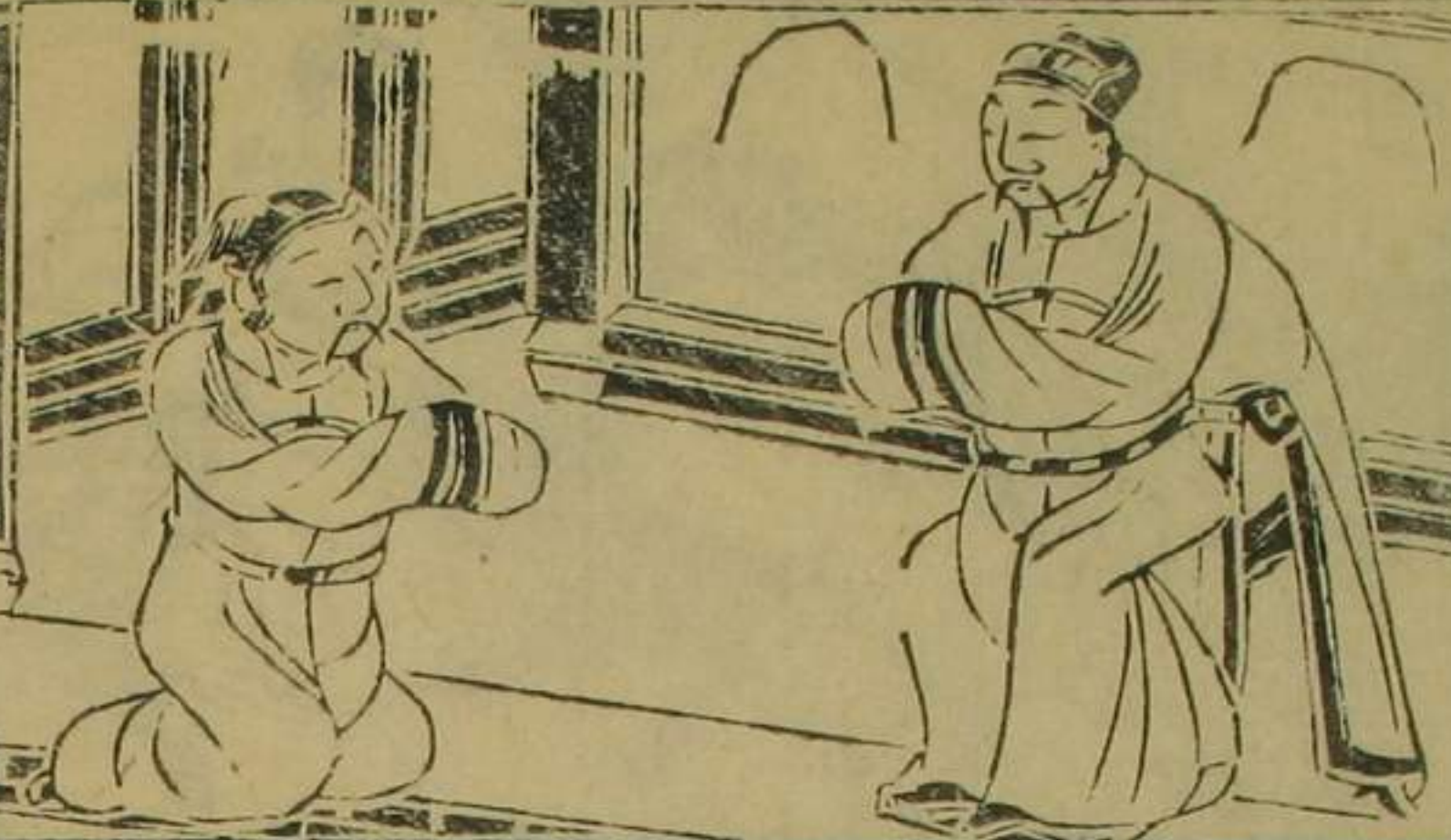
首級還蜀

汝父有靈知我心也張苞泣謝此時先主軍威大振吳地之人心寒膽裂日夜驚惶大小皆號哭歸蜀亦被醢之孫權聚文武商議步騭曰西蜀所恨者乃呂蒙潘璋糜芳傅士仁馬忠皆已結冤關雲長者也今數人已亡獨有范疆張達乃刺殺張飛者也今見在吳何不將此二人并張飛首級送還蜀遣使求和復還荆州再會親情共奮滅魏平分天下有何不可則蜀兵自退矣孫權從其言把沉香木為匣盛貯張飛之首捉范疆張達囚之檻車令程秉為使賫書投魏亭來見先主近臣奏知此事先主以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二弟之靈也即喚張苞設父靈位先主自祭打開匣見飛頭面顏色不改先主哭之甚哀亦令苞將二人醢之有詩曰

范疆張達是仇人
天理昭彰還受報

更有糜芳傅士仁
魏亭分割祭元神

關澤舉



薦陸遜

馬良奏曰今仇人盡皆勦滅可以雪其恨矣今吳大夫程秉在此欲讓還荆土再進孫夫人還陛下永結親好共圖滅魏以分天下伏候勅旨先主怒曰吾切齒之仇乃孫權也今若求和是負二弟當時之盟也朕先掃滅吳次却收魏一統漢室效光武中興朕所願也堅執不聽欲斬程秉以絕之眾臣勸免令程秉回吳見孫權奏知此事權大驚舉手無措忽階下一人進曰東吳有一擎天之柱為何不用眾視之乃關澤也吳王問曰德潤足知其才還是何人看關澤舉誰人

陸遜定計破蜀兵

第一百十四回

關澤曰昔日大事全仗周郎次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次及呂蒙今子明喪須有陸伯言是在荆州此人雖起身是儒生却有雄才大略以澤論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關公皆伯之謀也大王欲能用之破蜀必矣如其失事臣請先納此頭吳王曰非德潤提省孤幾誤大事即時差人召

吳王築



壇拜將

陸遜張昭曰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勁敵也不可用之顧雍亦曰遜年幼德薄恐諸將不伏則生亂矣必誤於大王步騭進曰遜只可以別部下聽使令而已若托大事非其才也關澤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必休矣臣請以全家性命保之吳王曰吾亦素知陸遜乃奇才也孤當托之澤曰若不付以重任其才不能盡展也吳王曰然於是召陸遜上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行己之孫九江都尉陸攸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白玉軀似凝酥此時官帶欽丙將軍勅曰召遜至拜畢吳王曰今蜀兵侵境孤欲命必總督軍馬以破劉備何如遜答曰文官武將皆大王故舊之臣也遜年幼不才安能制之吳王曰關德潤以全家性命保之孤亦素知卿德今拜汝為大都督卿勿推遜曰倘文武中不伏者如何吳王取所佩劍賜之曰如有不遵令者先斬後奏遜曰臣受恩已久固不敢辭大王來日聚文武將以賜之關澤曰古之命大將者必當築壇會眾以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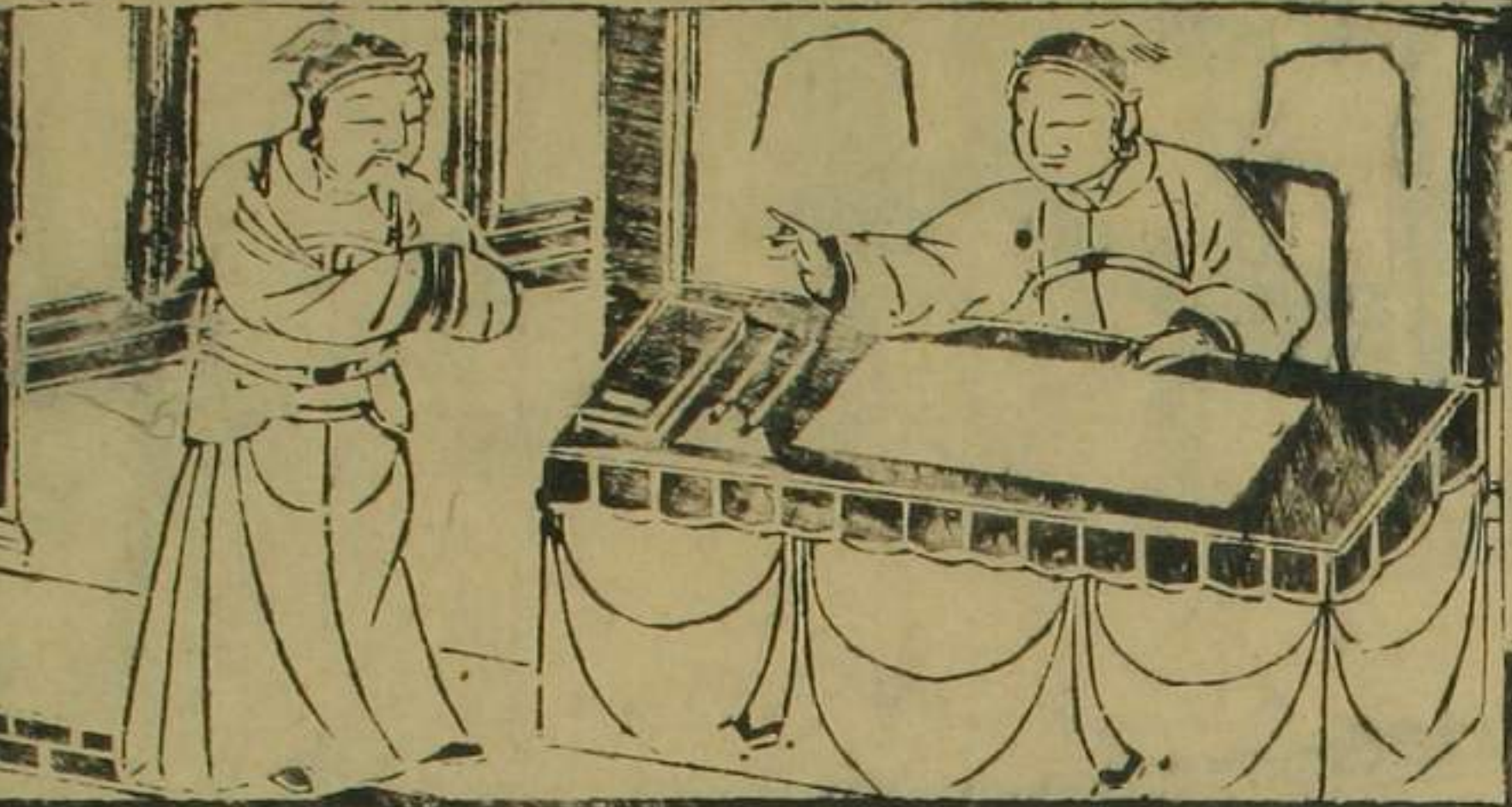
周泰等見



陸遜言事

旄黃鉞即兵符囑曰閫之內者寡人主之閫之外者將軍主之然後名正言順事必成矣大王遵此禮選日築壇拜陸遜為大都督假之以節則眾皆伏矣吳王乃命連夜築壇三日完備大會百官請遜登加為平西招討東吳大都督假節鉞賜以寶劔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諸路軍馬遜領命訖下壇吳王撥徐盛丁奉為護帳軍馬即日起行比及陸遜出師早調諸州軍馬水陸並進先有文字到邊稱陸遜為大都督韓當周泰等各驚訝曰主上如何以小書生總兵耶及遜至時眾皆不伏遜升帳坐眾皆只得恭賀遜曰主上命吾為大將令破蜀兵軍有常刑汝等皆宜遵守王法無親勿令自悔眾皆默然周泰曰即目安東將軍孫桓乃主上之姪見困在夷道城中內缺糧食外無救兵請都督早設良謀救出安東將軍以穩主上之心吾料此圍非都督不可解之請便上馬遜曰吾素知孫安東將軍深得士眾之心必然能守城也不必救之但破

陸遜下



令諸將

了蜀兵彼自出矣眾皆暗笑而退韓當與周泰曰此是吳合休矣命此等孺子為大都督汝見其所行否周泰曰我以此言試之耳早無一計安能退蜀兵耶次日遜傳下號令交諸處多立閑防牢把隘口不得輕進諸將但相聚無不笑懦也陸遜以調兵堅守諸將不伏互相恥笑遜升帳設大會東吳諸將遜下令曰吾領承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吾令汝等各上堅守不遵吾令何也韓當曰吾自跟破虜將軍平定江南大小歷數百戰矣其眼前諸將或跟討逆將軍或跟今上皆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也今主上以汝為大都督今退蜀兵可宜早定大計調撥分兵征進以圖成功今却使守以待天自殺賊何以無謀之甚也吾等非怕死貪生之人使我輩皆隨顏順志此何理也言訖帳前上下皆曰韓將軍是也我等願決一死戰陸遜聽罷掣劔在手指而言曰劉備名聞天下曹操尚自惧怕今在境界此非容易敵也汝等諸將並受國恩當以和順共

馬良奏



劉先主

黃口小雀比人小之知也

面破敵以報主公今吾自有妙美非汝等所能料也今汝等各不相順故違吾令是何道理僕雖一書生今蒙主上受以大任者為吾有尺寸可取頗能任事負重故也各守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令者必斬各宜堅守勿得多言眾皆散去却說先主自猗亭擺布軍馬直至川口連接七百餘里前後四十餘屯夜則明火照天晝則旌旗蔽日細作探知東吳用陸遜為將領大都督總制軍馬各守險要不出近臣奏知先主問陸遜何人也馬良奏曰江東儒生年幼多才昨取荊州皆此人之謀也先主聞知怒曰孺子設謀損吾弟也便令前隊進兵討之馬良曰遜之才學不在周瑜之下不可以輕敵也先主曰吾用兵老矣更不如一黃口孺子也卿勿多疑看朕擒之先主自來前來攻打諸處關隘韓當見先主兵來使人報與陸遜上恐韓當妄動自飛馬到劉口韓當在關上山坡駐馬望蜀兵漫山塞野而來軍中隱隱見黃羅傘蓋知是先主自來奮欲下山

陸遜勸眾



將勿出戰

忽陸遜走馬而至韓當指曰此軍中必有劉備吾欲擊之遜曰不可劉備舉兵下東吳連勝十餘陣其氣正盛且宜乘高守險不可輕出若再輕出而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將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動靜今此兵馳驟於平原曠野之間正得其志彼若求戰不可得必宜屯於山林木石之間此時吾當用奇計也將軍宜息風火之性以圖國家之計韓當面雖應允心實不伏先主使前隊搦戰叫罵陸遜令塞耳休听莫出自偏歷諸處關隘撫慰將士皆令堅守先主見吳兵不出在御營心焦馬良諫曰陸遜雖是書生見識甚遠今自春至夏不出相持此必待吾軍之動也陛下宜細思之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前者數敗於吾今安敢出馮習來奏曰即日天道炎熱軍營俱在赤日之中更且取水遙遠深為不便先主命各處營寨移屯於山林樹木陰密之處馬良曰倘一移營吳兵驟至如之奈何先主曰朕令吳班將萬餘弱兵近吳寨於

蜀兵倚山



起立寨營

平地屯駐朕親選八千精騎伏於山谷中如陸遜知吾移營急出衝突令吳班詐敗而走若遜追之朕從山谷中出絕遜歸路兵皆合可擒此孺子矣江東一鼓而下群臣皆賀陛下神機妙策豈陸遜所能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着各處關隘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處軍營親移處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可乎先主曰朕素知兵法何必問焉馬良曰臨事而俱好謀而成聖人之言也靜軒有詩嘆曰

符堅恃眾曾亡晉

昭烈移兵見敗吳

今古興衰皆有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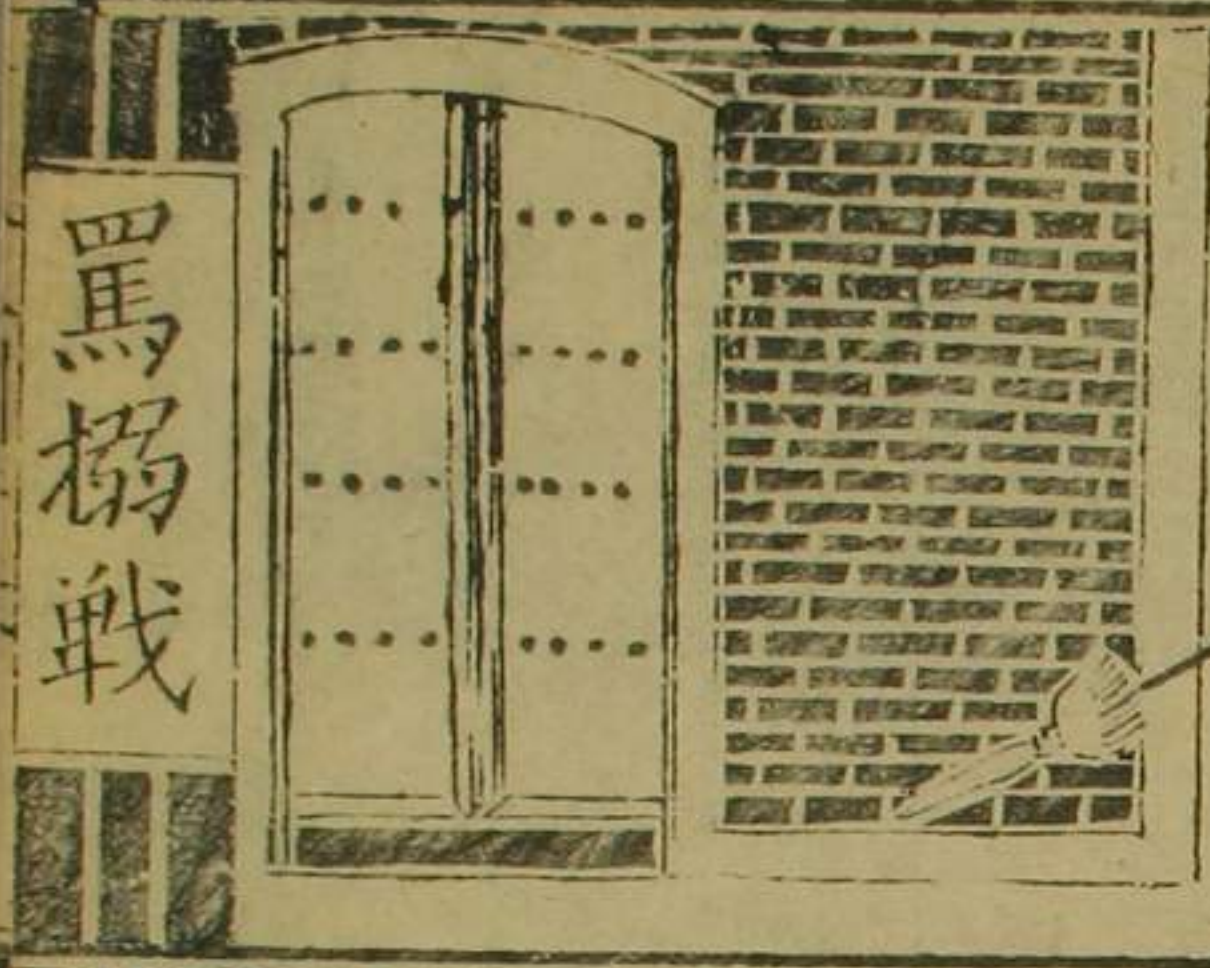
元戎寧不讀兵書

先主曰卿可於諸處觀看處所畫成四至將圖本自往東川問於丞相如有不便可速來報知馬良領命而去却說蜀兵移營避暑早有細作來報韓當等知迎來告遜曰即日蜀兵四十餘屯各移傍山林以就其水可乘勢擊之遜准其計即時起兵來擊勝負如何

蜀兵大



罵搦戰



劉先主夜走白帝城

時章武二年夏六月連晴不雨軍皆畏熱思就陰涼听得聖旨移營眾皆歡喜韓當周泰各請出兵乘虛擊之陸遜亦喜自引軍先來觀其動靜見平地一屯不及萬餘人馬皆老弱之眾大監先鋒吳班旗號周泰曰吾觀此等蜀兵如兒戲耳請與韓當分兵兩路擊之不勝皆斬陸遜看良久以鞭指曰隱隱望山谷之中殺氣冲天而起其下必有伏兵埋於平地絕吾之兵乃勅敵諸公切不可出明日尚一日三日之內此谷中兵必然出矣周泰等皆以陸遜為懦各各自去守隘次日吳班直引軍至關前搦戰軍士或睡或坐半罵不罵多有解甲放馬閑行立身至於出形披膊辱之太甚徐盛丁奉二將請曰蜀兵太甚某等願擊之遜笑曰汝等憑血氣之勇豈知孫吳之兵法耶後日汝等必見詐也徐盛曰三日移營端正不可擊矣遜曰吾正欲彼移營諸將皆大笑後陸遜交聚將於關上觀之見吳班

陸遜遣人



表奏吳王

兵退去遜指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頃果見八千軍馬皆全裝杯帶簇擁先主造關而過吳兵觀之盡皆膽寒遜曰吾之不使汝等攻擊之正遇此兵也今已盡出吾數日內破之諸將曰攻劉備在當初乃今直入五方屯集諸營深根固滯攻之必無利矣遜曰諸公不知兵也劉備是梟雄思慮極多其屋始集法度精專未可平也今已七八月兵困意懶求戰不得計不復生吾却攻之必破也諸將方始嘆服後人有詩為証

主將談兵按六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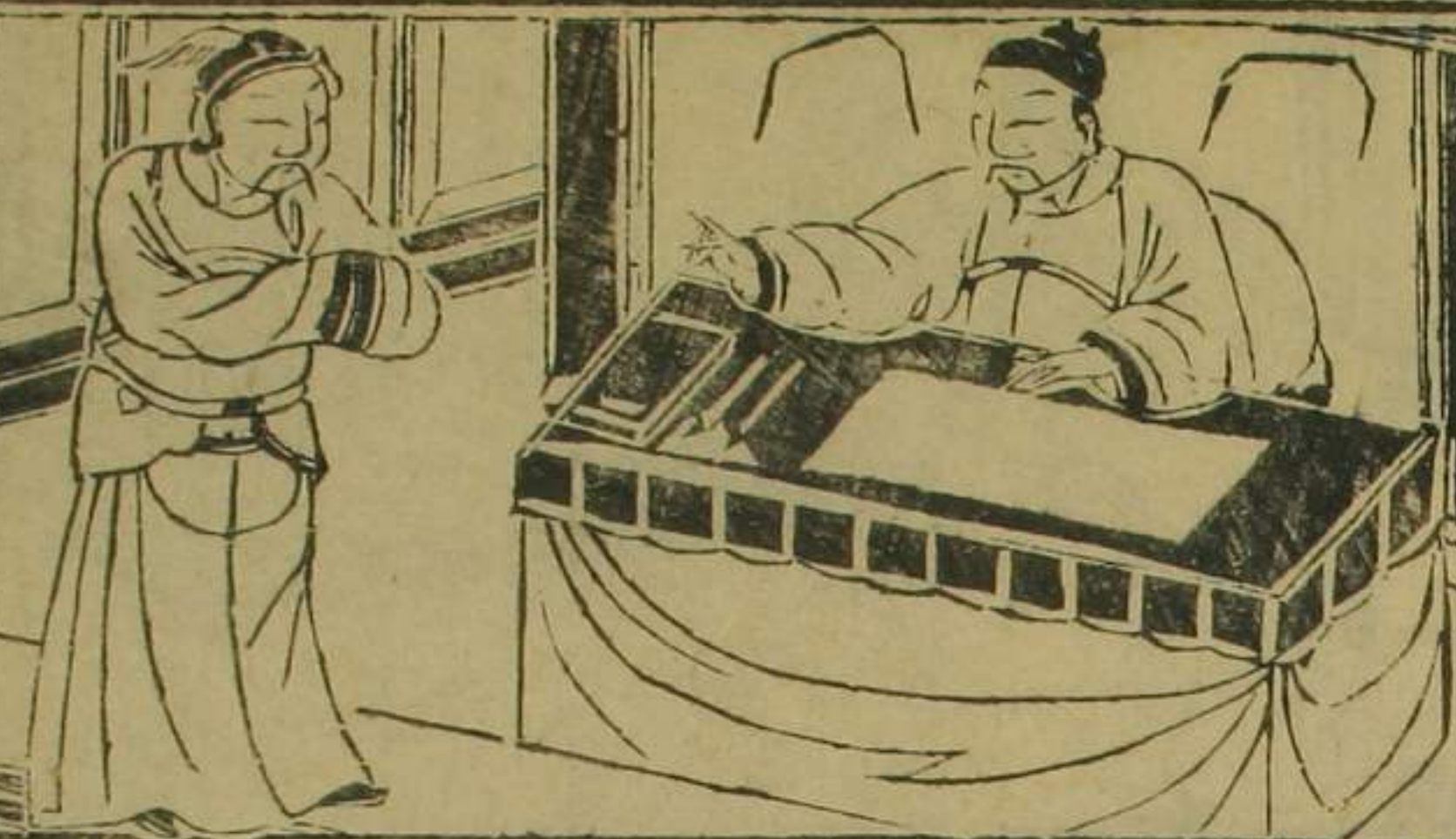
安排香餌釣金鰲

三分自是多英傑

又顯江南陸遜高

陸遜籌策已定遂乃遣人進箋奏於吳王其言曰切以夷道要害之地乃國家之關防也雖為易得亦復易失若一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則荊州可憂矣遜今日爭之必令事諧劉備干冒天常不可窟穴而自送死臣雖不才憑奉天威以順攻逆破敵在即請論

魏主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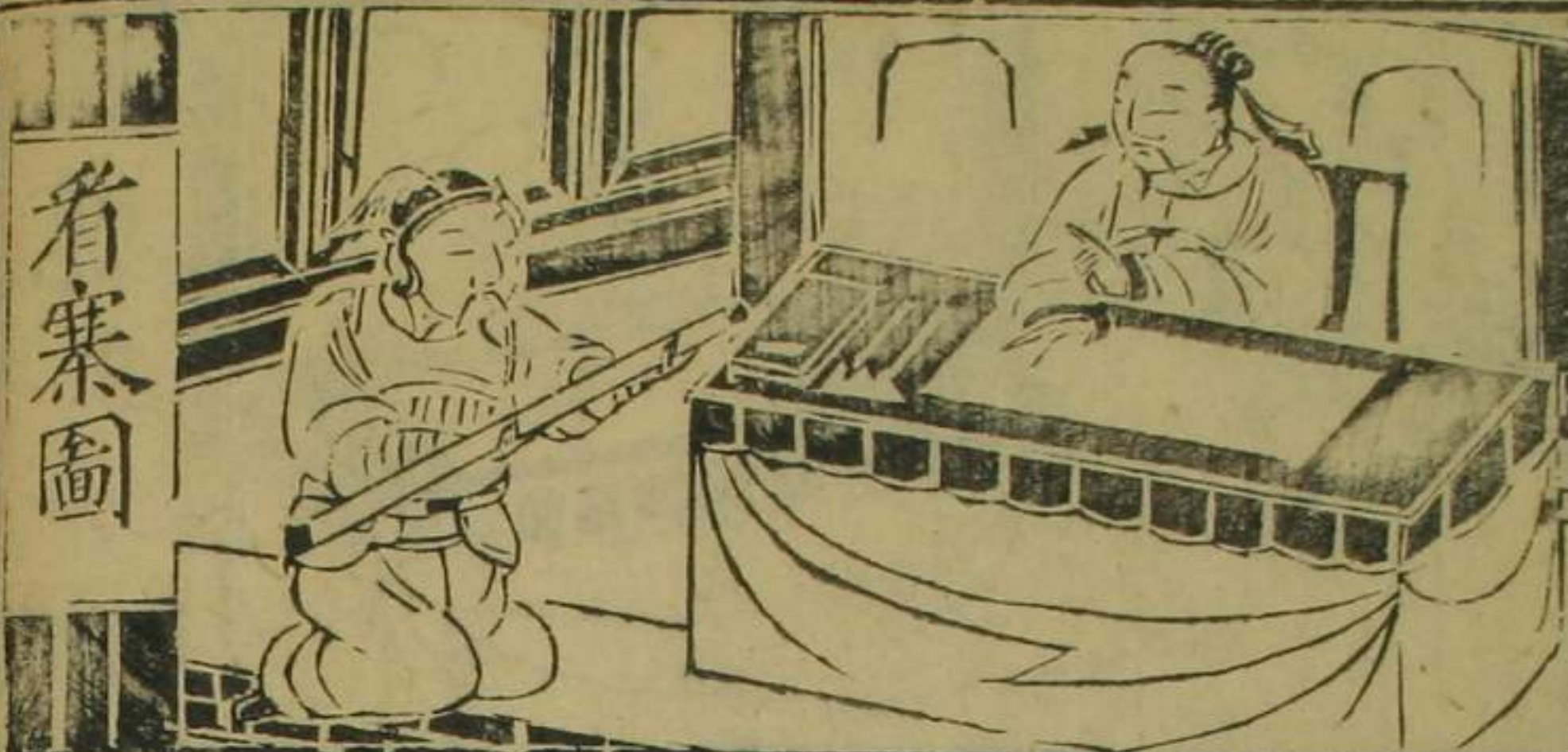


遣兵馬

行軍多敗文武不足為憂臣切疑水陸俱進今棄船就步處結營察其布置必死無良策伏願至尊高枕無憂指報捷勝也遜百拜

吳王曰江東復有此異人孤何憂哉諸將皆上書盡言其懦孤獨不信以此言之真妙論也於是大吳兵前進听調却說先主在猇亭盡驅水軍順流而去下沿江屯札不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容易退則恐難臣請先驅以當其寇陛下宜為後鎮此則萬無一失先主曰吳賊已落胆長驅大進何得只顧延日又何日成功權再三苦諫先主不從遂乃分兵馬兩路令黃權總督兵於大江北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兵以面進取細作探知黃權督兵於大江北岸恐有侵魏之意連夜報入許昌近臣入奏知魏主丕言蜀兵相樹連營橫占七百里餘營寨分四十餘屯皆移山傍林下寨令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里不知何意魏主聞知仰面大笑曰劉

孔明觀



看寨圖

備死限至矣群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備不曉兵法也豈有七百里餘營寨而可拒敵乎包原險阻而屯軍者此兵家之大患也劉備必遭陸遜之手群臣尤未信請撥兵以備之魏王曰陸遜若勝盡率吳地之兵去取西川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托以兵助戰令三路一齊動兵吳國唾手可取矣群臣皆稱神妙之笑魏王下詔差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陸口曹真督一軍取南郡三路兵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隨後自為策應也調遣已畢未說魏兵襲先說馬良到東川見孔明將圖本呈上說今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餘里下四十餘屯皆依山傍林下寨特令具圖本呈上來問孔明看罷拍案叫苦問曰誰教主上如此下寨此人可斬馬良曰此皆今上自為之非他人之謀也孔明嘆曰漢朝氣數休矣馬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險阻兵法大忌而結此營倘一舉火何以解之豈有連營七百餘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者正為此

陸遜撥



兵拒蜀

也汝當速去諫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遙遠則難以救應馬良曰倘吳兵來如之奈何孔明曰必不遠追成都無慮良曰何也孔明曰恐魏兵乘虛而襲之故也主上若有失必投白帝城而避之吾入川時已埋伏下十萬大軍在漢復浦陸遜若來吾必擒之馬良大驚曰良於漢復往還數遭未常有一卒丞相何詐乎孔明曰後必自知更勿多問馬良求了孔明表章星夜還軍前來孔明亦還成都令軍救應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提防乃升帳聚大小將校聽令遜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常出戰今觀蜀兵足見動靜了也今欲先取汝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畢韓當周泰徐盛凌統等一齊出盡言願往陸遜並皆喝退不用獨喚階下一員主將姓淳于名丹听令遜曰與汝五千入馬去攻江南第一屯乃是蜀將傅彤所守今晚便要成功吾自提兵救應淳于丹領軍去了陸遜又令徐盛丁奉二人各引三千軍馬屯于寨外五里如淳于丹敗回有兵

淳于丹



大敗而逃

趕來當以救之却不可趕去二將領軍受令去了却說淳于丹自引軍黃昏進發到蜀寨時三更以後鼓譟而進蜀兵寨內一彪軍馬突出為頭大將傅彤挺鎗躍馬直取淳于丹也敵不過撥回馬走喊聲大起當先一軍擺開為頭隊蠻兵為頭蠻王摩沙柯攔住去路淳于丹死戰得脫止剩百餘人皆後三枝軍馬趕來離寨尚有五里田地兩勢下徐盛丁奉殺出救了淳于丹蜀兵自去了淳于丹中傷回見遜請罪遜曰非汝之過吾故欲試敵人之虛實也吾已曉破敵之法徐盛丁奉曰蜀兵勢大何以破之遜曰此計但瞞不過諸葛亮今天幸此人不在使吾成大功矣於是大集諸將听令朱然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用船載茅草依計而行令韓當領十數枝軍攻江岸周泰領十數枝軍攻江南岸每人各帶茅草一束內藏硫磺硝磺皆帶火種草挑於刀鎗之上但到蜀營順風奉火蜀兵

劉先生



營火發

四十營只燒二十營每燒一屯間一屯則彼兵自亂矣乘亂之時以兵擊之各帶行糧不許暫退連更曉夜直拿住劉備方止諸將得令皆去依計而行却說先主當日在御營中尋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中軍旗幡無風自倒程畿曰此何兆也莫非陸遜以試敵耳先主未信有軍報曰安敢再來畿曰莫非陸遜以試敵耳先主未信有軍報曰山上遠望見吳兵已出沿山而東去了先主曰此疑兵也皆令休動差關興張苞二人各引軍馬五路去巡哨黃昏左側東南風驟起關興回報江北岸寨中火起先主交探視張苞亦來回報望見南邊寨中火起先主便交關興親往江北岸張苞親往直南看取虛實如吳兵到可急回二將領兵去了初更左側御營左屯火起却交便去救御營右邊寨中火起風緊火猛林木皆着喊聲動地西屯軍馬齊奔御營軍自相踏死者無數後面吳兵又殺到正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引軍奔走馮習營中火光連

釋義 馬鞍 山名 在荆 州府 夷陵 十里



關興衝火

救先主

天而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馮習只手下數騎正逢
吳將徐盛軍圍住亂箭射死徐盛引軍又趕先主望西蜀
走前面一軍來到為頭乃是吳將丁奉先主大荒前丁奉
後徐盛兩軍夾攻四下無路忽聞喊聲張苞引軍殺入救
先主出御林軍奔潰正走間前面又一軍到張苞出馬迎
之乃蜀將傅彤合兵一處後面吳兵大至前到一山乃馬
鞍山張苞引軍上山時山下喊聲起陸遜大隊人馬已到
週迴把馬鞍山圍住先主交傅彤張苞死據其山先主逆
望遍野火起不息重疊死屍塞江而下圍至次日吳兵越
厚四面放火燒山軍馬亂竄忽見火光中一將引數千騎
殺上山來先主視之乃關興也興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
久停請陛下走白帝城却再收軍先主曰誰可斷後傅彤
曰臣願舍死以當之其日黃昏張苞在後關興在前冒烟
突火下山雷傅彤當後吳兵見先主走皆要爭功並進軍
突火下吳先主交隨行軍士盡脫衣甲疊於山路而焚之

釋義 江州 今萬 四川 重慶 府江 津縣



先主走入

白帝城

以此後軍正走間江內朱然引一彪軍馬從江岸上而來
截斷先主去路先主曰吾死於此地矣關興張苞前來衝
突被亂箭射回二將各帶重傷斯殺不得皆後喊聲又起
陸遜轉山路殺出來正在危急之際忽然朱然兵紛上落
淵濠上投巖一軍人馬殺到為頭領兵常山真定人姓趙
名雲字子龍且看子龍如何救駕

八陣圖石伏陸遜

此時趙雲在川中江州所知蜀吳交兵故引軍出但見東
吳一帶火光照天故縱兵而來不想於此救駕趙雲殺散
朱然軍馬保護先主走白帝城先主曰朕今走脫諸將柰
何雲曰敵人在後不可少遲陛下但入白帝城臣却領兵
救之於是先主止存手下百餘人入城後人詩贊陸遜曰

陸遜運机籌 能分吳國憂 揮毫關將墮
焚鎧蜀王羞 功業昭千載 声名播九州
至今巫峽地 草木尚深愁

程畿自



刎而亡

又有後人替陸遜當日之功

持兵舉火破連營

玄德窮奔白帝城

一旦威名驚魏蜀

東吳從此振英名

時傅彤斷後被吳兵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將死者無
數降者無數汝主已被解將去了汝何不早降傅彤叱曰
安有漢將軍肯降吳狗言訖戰氣頓生眾軍齊上傳彤乃
戰死吳兵之中後人贊曰

夷狄吳蜀相交戰

陸遜施謀縱火焚

至今尤然罵吳狗

傅彤真乃漢將軍

祭酒程畿時單馬到江邊听水軍赴敵時吳軍驟至水軍
四散有部將叫曰吳兵在後可急走之程畿曰吾隨主上
出軍未嘗會逢敵而走掣劍逢吳兵四下無路自刎而亡
後人有贊曰

江陽剛烈

立輔明君

兵合遇寇

不屈其身

單夫隻後

捨命於君

周泰斬



胡王

全宋三國平本

時張南圍夷道城聞諸營已失遂引兵來救孫桓却從城
中殺出吳兵四下圍住力戰不能出亦死於軍中後馮習
來救不能脫俱亡川人有詩贊馮習張南曰

休元經寇

稍時致害

文進奮身

因此顛沛

患在一人

至於斯大

時胡王摩沙柯奔走正逢周泰戰不數合被泰斬之蜀將
杜路劉寧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械寸尺不存蜀兵
多有降者趙雲恐車駕有失引軍保護白帝城却說陸遜
大獲全勝引得勝之兵直望西追襲前望夔關不遠陸遜
在馬上觀者見前面沿江傍山一陣殺氣起遜勒馬不趕
言曰三軍不得前進前面必有埋伏兵隨郎把軍倒退十
餘里外地勢空闊處擺開以備戰敵使哨馬萬餘騎前去
哨探回報無軍陸遜不信下馬登高觀望殺氣從地起遜
又使人仔細觀望回報江邊止有亂石七八十碓堆着並
無軍馬陸遜大疑尋土人問時須臾尋到數人遜曰

陸遜迷於



八陣圖

作堆何故土人告曰此石乃諸葛丞相入川之時此處驅兵採石壘成陣勢於沙灘之上常氣起從內出此處地名漁復浦是也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亂石乃立馬於山坡上下視之四方八面皆有門戶遜不識笑曰此惑軍之術耳有何異哉遂引從騎下山坡直入石陣中現看部將曰日欲墜請都督早回陸遜却要出陣忽然怪風四起飛沙走石四面八方皆無出路但見怪石嗟牙似劍重疊如墻江濤洶湧却似戰鼓之聲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正無奈何忽一老人立於馬前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遜曰願引出之老人策杖徐行引出石陣並無所碍至山坡上遜問老人姓名老人曰老夫乃黃承彥也吾婿諸葛孔明舊入川時於此排下石陣名八陣圖及覆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日時變化無窮可比十萬之精兵也去時分付老夫久後東吳一負大將迷於陣中汝可指而出之老夫隱居於此多時矣適來在山岩

陸遜辭



謝老人

上看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然迷也老夫特來於生門中引出之遜曰還可幸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可幸也遜遂拜謝黃承彥而回左右曰何不殺之遜曰非仁者之人也史官有詩贊八陣圖曰
孔明施妙策 布陣向沙堤 已許桓桓識
先教陸遜迷 江声喧鼓角 山景吐雲霓
廟貌今猶在 應須不用疑
後來宋賢晁堯臣為成都制置因賦八陣圖詩云
惟石成堆敵萬軍 孔明布陣在江濱
三略六韜驚鬼神 鳥蛇龍虎按經綸
天地風雲生變化 妙策如公有幾人
歷觀自古英雄者 總不如杜工部有二十字妙極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天

吳軍



班師

陸遜嘆曰諸葛孔明真卧龍也於是下令使班師還吳
左右曰劉備兵敗勢危困守一城正好乘勢而擒之今見
石陣而退兵何也遜曰吾非惧石陣而退兵也曹丕為人
與父無異奸詐明知吾勝料必追襲深入西川急退不及
後必乘虛而襲我根本用何人可當之於是退軍未及三
日飛報曹仁出濡須曹休出陸口曹真出南郡三路軍數
數十萬星夜至近陸遜曰不出吾之所料諸將拜伏曰真
神武妙美也如何迎敵且看下來分解

京板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十四卷終

